

列传三百六

藩部二

敖汉 柰曼 巴林 扎噜特 阿噜 科尔沁 翁牛特
克什克腾 喀尔喀左翼 乌珠穆沁 浩齐特
苏尼特 阿巴噶 阿巴哈纳尔

敖汉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十里。东西距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东柰曼，西喀喇沁，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内扎萨克二十四部，自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左翼、阿噜科尔沁、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外，皆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之裔。达延车臣汗子十一：长图噜博罗特，其嗣为敖汉、柰曼、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五部；第三子巴尔苏博罗特，其嗣为土默特右翼一旗及鄂尔多斯部；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其嗣为巴林、扎噜特二部；第六子鄂齐尔博罗特，其嗣为克什克腾部；第十一子格噶森扎扎赉尔琿台吉，其嗣为喀尔喀左翼、喀尔喀右翼二部；馀皆不著。图噜博罗特子二：长博第阿喇克，详乌珠穆沁传；次纳密克，生贝玛土谢图。子二：长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额森伟徵诺颜，详柰曼传。

岱青杜楞子索诺木杜楞及塞臣卓哩克图，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柰曼部长衮楚克率属来归，诏索诺木杜楞居开原，塞臣卓哩克图还旧牧。二年，偕柰曼、巴林、扎噜特诸台吉剿察哈尔，谕勿妄杀降，严汛哨。后索诺

木杜棱以私猎哈达、叶赫山罪，议夺开原地。塞臣卓哩克图卒，子旺第继为部长。八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扎哈苏台、囊嘉台为敖汉界。崇德元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以旺第领之，爵多罗郡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三年，请选兵随剿逆藩吴三桂，诏还牧听调。十四年，随大军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十五年，徵兵赴河南，寻调荆州。越三年，凯旋。二十八年秋，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三十七年冬，遣官往教之耕，曰：“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柰曼诸部田土甚嘉，百穀可种。如种穀多穫，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余，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穀之地不可牧马，未曾垦耕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柰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益於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雍正五年，以所部灾，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

所部一旗，驻固尔班图尔噶山，与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是旗垦事最在先。嘉庆以后，屡申严禁。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杨悦春等纠众为乱。十月，攻贝子德克沁府踞之，戕德克沁，四出纷扰，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柰曼诸部皆被兵。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等剿之，至十二月始平。诏赈恤之，凡敖汉等五部八旗，为银十七万两有奇，全济民、蒙三十万口有奇。李鸿章会都统奎斌奏：“蒙古、客民结怨已深，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应更定新章，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徵收，

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货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此敖汉诸部蒙古、客民结隙根本所在，故鸿章等欲更张救之。二十四年，扎萨克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以充昭乌达盟长扰累属下，违例科派，夺盟长及扎萨克。三十一年，扎萨克郡王勒恩扎勒诺尔赞复被护卫刺死。三十三年，都统廷杰以置嗣未定，请理藩院慎择亲贤，速为承袭。宣统元年，以族人棍布札布袭。二年，分置左、右二旗，以原有扎萨克者为左旗，别授郡王色凌端鲁布为右旗扎萨克。左旗有佐领三十五，右旗有佐领二十。

柰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喀尔喀左翼，西敖汉，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元太祖尝偕弟哈布图哈萨尔平柰曼部，三传至额森伟徵诺颜，即以为所部号。子袞楚克嗣，称巴图鲁台吉，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从子鄂齐尔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鄂齐尔以卒巡徼，斩察哈尔兵百，获牲畜百馀献，赐号和硕齐，赉甲一。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巴克阿尔和硕、巴噶什鲁苏台为柰曼界。崇德元年，授扎萨克，爵多罗达尔汉郡王。先是，所部阿邦和硕齐从大军剿茂明安部逃贼有功，至是以宣谕朝鲜，袞楚克遣属岱都齐赉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之，斩贼二，被创还，悉蒙奖赉。五年，遣属扎丹随大军征索伦，凯旋，得优赐。七年，复遣属善丹、萨尔图随征明，由黄崖口入边，下蓟州，趋山东，攻克袞州。八年，善丹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扎萨克郡王扎木三应之，徙察罕郭勒，与布尔尼贼垒联声援，且遣党煽诸扎萨克。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扎

率师讨，至达禄，布尔尼败遁，为科尔沁额驸沙津阵斩。扎木三蹙缚乞罪，特旨贷死。更优奖不附逆诸台吉，鄂齐尔由一等台吉袭扎萨克郡王爵，乌勒木济由二等台吉晋贝子，格呼尔由二等台吉晋辅国公，乌尔图纳素图由三等台吉晋一等台吉，鄂齐尔长子额尔德尼授三等台吉。二十年，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雍正五年，所部歉收，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初，柰曼与敖汉逢国家典礼及征伐事，先后偕来，位秩如一。独扎木三怀贰，遂不齿於敖汉。迨鄂齐尔重膺锡封，奉职惟谨，而荷恩亦如故焉。

所部一旗，驻彰武台，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道光二十七年，以寿安固伦公主指配柰曼扎萨克郡王阿完都洼第扎布之子德木楚克扎布，授固伦额驸。旋袭爵职。同治四年，卒，追赐亲王衔。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亦被扰。事平，赈恤之。有佐领五十。

巴林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五十一里，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东阿鲁科尔沁，西克什克腾，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楚博罗特生和尔朔齐哈萨尔。子苏巴海，称达尔汉诺颜，号所部曰巴林。子巴噶巴图尔嗣。有子三：长额布格岱洪巴图鲁，次和托果尔昂哈，次色特尔。初皆服属於喀尔喀。

天命四年，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乞盟，允之。十一年春，以背盟私与明和，大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冬，讨扎鲁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会察哈尔林丹汗掠其诸部，台吉皆奔依科尔沁。天聪二年，色特尔率子色布腾及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子色棱、和托果尔昂哈子满珠习礼等，自科尔沁来归，优赉抚辑之。三年，从征明，由养息

穆河入大安口，克遵化。四年，攻昌黎，与扎噜特兵围城北。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五月，会兵扎木哈克征察哈尔，赐宰桑布兑山津雕鞍良马，遂由独石口征明朔州，克堡八。十月，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扈拉瑚琥、呼布里都、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巴林界。崇德元年，选兵从征明。三年，自墙子岭入明边，树云梯攻城，台吉阿玉什属索尔古先登，克之。四年，围锦州。六年，围松山。七年，献俘，赉将弁币。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以满珠习礼掌左翼，爵固山贝子；色布腾掌右翼，爵多罗郡王；各授扎萨克。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驻蹕乌拉岱，两翼扎萨克率诸台吉来朝，赐冠服、弓矢、银币有差。二十八年，诏发古北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二十九年，命额駙阿喇布坦率两翼兵四百，赴葫芦郭勒侦噶勒丹。是役也，色布腾子格呼尔图、纳木扎，孙纳木达克、桑哩达、乌尔袞，暨族台吉沙克塔尔等皆从。格呼尔图尤冲锋奋击，师旋，得优赉。三十四年，以噶勒丹掠喀尔喀至巴颜乌兰，诏檄敖汉、柰曼兵赴阿喇布坦军，并命纳木达克、乌尔袞等防乌珠穆沁汛。是年所部歉收，诏发坡赖屯米赈之。三十八年，命护军统领鄂克济哈、学士苏赫纳往会扎萨克等，将现贮巴林米千石散赈。若人众米寡，再运坡赖米赈给。雍正九年，随大军剿噶勒丹策凌。二等台吉璘瞻追贼察巴罕河，护驼马；又击之於塔尔勒图、固尔班什勒诸处。叙功，晋授一等台吉。

所部二旗：右翼驻托钵山，左翼驻阿察图拖罗海。爵四：亲王品级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附固山贝子二。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扰至是部那林沟地，叶志超遣军击平之。三十三年，以是部垦地置林西县，隶

赤峰直隶州。左翼有佐领十六，右翼有佐领二十六。

扎噜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五百一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四百六十里。东科尔沁，西界阿噜科尔沁，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称伟徵诺颜，号所部曰扎噜特。子二：长巴颜达尔伊勒登，次都喇勒诺颜。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传子内齐，相继称汗；次赉根；次忠嫩；次果弼尔图，次昂安。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次玛尼。初皆服属于喀尔喀。

太祖高皇帝甲寅年，内齐以其妹归我贝勒莽古尔泰；忠嫩及从弟额尔济格亦来缔媿。天命四年秋，大军征明铁岭，从。色本偕从兄巴克等随喀尔喀台吉宰赛以兵万馀助明，为我军阵擒。冬，内齐、额尔济格、额腾、鄂尔斋图、多尔济桑、阿尔斋弼登图偕喀尔卓哩克图洪巴图鲁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其宰桑扣肯属有来奔者，上以盟不可渝，拒弗纳。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俱归。而忠喇、昂安等屡以兵掠我使赉往科尔沁之服物及马牛。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於汉察喇及辽河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率师往讨，斩鄂尔斋图，擒巴克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

天聪二年，内齐、色本等先后率属来归。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徵。三年，奉敕定随征军令。以越界驻牧自议罪，内齐、色本、玛尼及果弼尔图、巴雅尔图、岱青，请各罚驼十、马百，诏宽之，各罚马一。是年冬，随征明，入龙井关，克遵化，围其都。明兵屯城东，蒙古

诸部不俟整队，骤进失利，惟色本及玛尼败敌，得优赉。五年春，诏议台吉岱青罪。先是大贝勒代善阵擒岱青子善都，往奔科尔沁。越二年归，诏留赡养。嗣从大军征明，贝勒莽古尔泰与明兵战都城东，岱青、善都遁走。又诬讦贝勒阿济格纵属杀人。至是，论罪应斩，上特宥之，夺所属人户分给莽古尔泰、阿济格。六年，内齐、色本、玛尼、喀巴海等从征察哈尔，谕奖其实心效力。寻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由独石口进攻朔州。是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诺绰噶尔多布图乌鲁木为扎噜特界。崇德二年，由朝鲜进征瓦尔喀。三年，随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五年春，从征索伦，赐台吉桑古尔及阿玉什、琥赖、阿尔苏瑚、岳博果等蟒服、貂裘、甲胄、弓矢。冬，以台吉肯哲赫追擒茂明安逃人功，赐号达尔汉。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时内齐、色本卒，以内齐子尚嘉布掌左翼，色本子桑噶尔掌右翼，各授扎萨克贝勒。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且阴煽诸部。二等台吉根翼什希布以不附逆，封镇国公。后停袭。二十九年，随大军征噶尔丹，二等台吉科克晋、四等台吉衮楚克色尔济额尔德尼阵歿，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雍正元年，所部歉收，诏发帑赈之。十一年，选兵随剿噶尔丹策凌，隶敖汉台吉罗卜藏军。

所部二旗，左翼驻齐齐灵花拖罗海山北，右翼驻图尔山南。爵四：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是部产硷，初禁开取。光绪二十一年，都统松寿以部议主开，奏定纳课章程，由各旗选派公正蒙员试办。三十三年，都统廷杰奏，以是部及阿噜科尔沁垦地置开鲁县，隶赤峰直隶州。是部左右翼旗各有佐领十六。

阿噜科尔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三百四十里。东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东扎噜特，西巴林，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传至图美尼雅哈齐。子三：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号嫩科尔沁；次巴袞诺颜；次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巴袞诺颜子三：长昆都伦岱青，号所部曰阿噜科尔沁，以别於嫩科尔沁。子达赉，称楚琥尔，嗣为部长；次哈贝，子巴图尔，裔不著；次诺颜泰，子四，号四子部落。布尔海裔号乌喇特，详各部传。

阿噜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及喀尔喀内外扎萨克统号阿噜蒙古，初皆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四年，达赉暨子穆彰率属来归，命诸贝勒郊迎五里，赐宴。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两白旗外塔拉布拉克逊岛为其部界。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德赫拜达尔赉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败之。还，得优赉。先是阿噜科尔沁设两旗，达赉、穆彰各领一。至是始并两旗为一，以穆彰领之。嗣从征朝鲜、瓦尔喀、索伦、喀尔喀，及明济南、锦州、松山、蓟州。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叙功授扎萨克，爵固山贝子。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所部兵防苏尼特汛。二十八年，部众乏食，赐粟赈之。二十九年，二等台吉栋纽特从征噶尔丹，见贼势炽，慷慨谓众曰：“我等受恩深，若稍退，何面目见圣颜乎？”率兵三百趋前战，皆歿。三十年，赠一等台吉，世袭达尔汉号。是冬，理藩院议给所部贫户米穀。谕曰：“赏给米穀，应调蒙古驼马运送。时值隆冬，输輓殊艰，恐领米之人不能运到，必致沿边私糶，不如量米给银，到彼甚易，贫人得霑实惠。”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侦贼沿克噜

伦河至额哲特图哈布齐尔地，谕严防汛界。

四十三年，遣大臣往讯盗案，宣谕扎萨克戡所部，务令无盗。四十八年，固山额驸巴特玛妻县君以属人不遵令，请献户口，谕暂遣官理，后不为例。雍正五年，赐所部贫户银。九年，从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遣官赉银赈饥。

所部一旗，驻牧琿图山东，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是部亦产硷。光绪三十一年，定蒙员自办纳课章程。是部一旗，有佐领五十。

翁牛特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东阿鲁科尔沁，西承德府，南喀喇沁及敖汉，北巴林及克什克腾。

元太祖弟谔楚因，称乌真诺颜。其裔蒙克察罕诺颜。有子二：长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鲁蒙古。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再传至图兰，号杜棱汗。子七：长逊杜棱，次阿巴噶图琿台吉，次栋岱青，次班第伟徵，次达拉海诺木齐，次萨扬墨尔根，次本巴楚琥尔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皆初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暨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是年，上亲征察哈尔，各选兵从。林丹汗遁；复从贝勒阿济格赴大同、宣府，收察哈尔部众之窜入明边者。师旋，优赉遣归。自是其部称翁牛特，以喀喇齐哩克附之，不复冠阿鲁旧称。

七年春，栋岱青、噶尔玛来朝，班第伟徵等相继献驼马。冬，逊杜棱复率众来朝。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扈拉瑚、琥呼布哩都为翁牛特部界。是冬，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以越界游牧罪，议罚驼百、马千。诏从宽，罚十之一。复以罚奈曼部驼马命分给逊杜棱、栋岱青。崇德元年，诏编新

部佐领，以逊杜棱掌右翼，爵多罗杜棱郡王；栋岱青掌左翼，子多罗达尔汉岱青，各授扎萨克。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亲征之，栋岱青、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等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四年，栋岱青率宰桑乌巴什和尼齐等从大军征明。六年，围锦州、松山，设伏高桥大路及桑阿尔斋堡，遇杏山逃卒，追击之，斩获甚众。七年，叙功，赐栋岱青、噶尔玛、和尼齐等布币有差。复追议松山掘壕时，宰桑乌巴什以诵经故不亲督兵，及暮又失守望罪，论死，诏宥之。达拉海诺木齐及绰克图巴木布等复从贝勒阿巴泰征明。八年，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复追叙部将噶勒嘛从征明功，赐号达尔汉。康熙十五年，以剿逆藩吴三桂，诏选兵赴河南驻防。十六年，调荆州。十八年，撤还。二十二年，以其部多盗，谕抚众及弭盗法。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选兵赴苏尼特汛防御噶尔丹。三十四年，所部乏食，遣官往赈。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徵兵五百，运中路军糈给器备。三十六年，朔漠平，赉运粮兵银。五十六年，理藩院奏翁牛特及克什克腾诸扎萨克请令公勘地址有越界伐木者论罪，从之。雍正五年，赐银赈所属贫户。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乾隆二十年，从征达瓦齐。

所部二旗，右翼驻英什尔哈齐特呼朗，左翼驻扎喇峰西。爵四，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一。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等扰是部，焚王府，踞乌丹城，即元全宁路治，实热河北路门户。叶志超遣副将潘万才等率军先克之，馀遂迎刃而解。是部二旗，蹂躏均重。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三十八。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翁牛特及巴林，西浩齐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子达尔玛，有子三：长索诺木，次巴本，次图垒。服属于察哈尔。天聪八年，索诺木率属来归。崇德六年，台吉沙哩、博罗和、云敦等奉命赴董家、喜峰诸口侦明兵，俘斩甚众。顺治九年，诏编所部佐领，以索诺木领之，授扎萨克。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防苏尼特汛。二十九年，四等台吉穆伦噶尔弼以侦击噶尔丹功，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凯旋，以其部设站兵无误驿务，赉银币。雍正五年，赐银赈其属贫户。

所部一旗，驻牧吉拉巴斯峰，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一等台吉。是部垦事最早。嘉庆中，设白岔巡检治之。同治中，回匪东窜热河，设戍其地。

又经棚当直隶多伦诺尔 东北，商民萃处，号称蕃盛。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曾以兵协剿乌丹城等处之匪，得捷。有佐领十。

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三十里。东科尔沁，西奈曼，南土默特，北扎噜特及翁牛特。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呼森札扎赉尔琿台吉居杭爱山，始号喀尔喀。有子七，部族繁衍，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诺颜。生子二：长巴颜达喇，为西路扎萨克图汗祖；次图打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琿台吉。生子三：长俄木布额尔德尼，次杭图岱，次衮布伊勒登，皆为喀尔喀西

路台吉，隶扎萨克图汗。

康熙三年，衮布伊勒登以其汗旺舒克为同族罗卜藏台吉额璘沁所戕，部众溃，穷无依，乃越瀚海来归。先是喀尔喀中路土谢图汗下台吉本塔尔携众内附，封扎萨克亲王爵，驻牧张家口外。至是诏衮布伊勒登扎萨克多罗贝勒赐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以所居地分东西，故本塔尔称喀尔喀右翼，衮布伊勒登称喀尔喀左翼。盖自国初以来，喀尔喀相继归诚，名凡三：曰旧喀尔喀，归诚最早，后编入蒙古八旗；曰内喀尔喀，即今隶内扎萨克之喀尔喀左右翼二部；曰外喀尔喀，其归诚较后，即今隶外扎萨克之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四部。二十九年，以额鲁特台吉噶尔丹侵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所居皆被掠，先后乞降。诏衮布伊勒登备兵要汛，侦御噶尔丹。三十五年，上由克噜伦河亲征，谕其部选兵赴乌勒辉听调。噶尔丹败遁，撤兵还。雍正元年，所属歉收，赐帑赈之。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选兵赴归化城驻防。寻以护外扎萨克游牧，移驻克噜伦河。乾隆初撤之。

所部一旗，驻察罕和硕图。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有佐领一。是部与敖汉、柰曼、巴林、翁牛特、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七部十一旗，统盟於卓索图。道光末筹海防，咸丰中剿粤匪，皆徵其兵。至同治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阵亡，乃撤归。清代蒙古留京王公，以是盟与哲里木、卓索图为多，大都额驸子孙。锡林郭勒、乌察布、伊克昭三盟则鲜见焉。

乌珠穆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一百六十三里。东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五里。东索伦，西浩齐特，南巴林，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喇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齐特部传。

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传。次翁衮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子五：长绰克图，号巴图尔诺颜；次巴雅，号赛音冰图诺颜；次纳延泰，号伊勒登诺颜；次彰锦，号达尔汉诺颜。皆早卒。次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偕绰克图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多尔济偕喀尔喀部车臣汗硕垒、浩齐特部策 麦伊勒登土谢图、苏尼特部叟塞巴图鲁济农、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扎萨克图巴图尔济农等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命旧自察哈尔来归之伟宰桑等赉敕往谕，遂偕其使纳木浑津等至。自是贡物不绝。二年八月，台吉伊什喀布、乌喇垓增格、阿津、铿特克等来贡，赉冠服、甲胄、弓矢、布币。十一月，多尔济、色棱各率属由克噜伦来归。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统师亲征，多尔济、色棱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赐贡马台吉巴甘冠服、鞞带。五年，赐来朝台吉固穆、塔布囊阿哈图等蟒服、采币。六年，诏授多尔济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顺治三年，诏授色棱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以多尔济掌左翼，色棱掌右翼。是年大军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至喀尔喀，以多尔济属达喇海乡导功，赐号达尔汉。

康熙二十年，以所部牧邻喀尔喀，因互窃驼马，王大臣等遵旨议边汛形胜处各屯兵百许，按旗设哨，嗣后扎萨克能抚众戢盗者予叙，否则论罪。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遣大臣赴乌珠穆沁宣谕扎萨克等防汛。三十年，阿巴噶台吉奔塔尔首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语涉扎萨克王素达尼妻。命大臣往勘，得车根等私给噶尔丹驼马，又令部校阿尔塔等往通信状，罪应死。素达尼妻预知，应削封号、夺所属人户。素达尼已故，应除爵。议上，诏治车根等罪，免夺人户。素达尼未

预谋，免除爵，袭如初。三十一年，素达尼弟协理台吉乌达喇希妻以乌达喇希证车根等从逆状，乞予叙。理藩院议乌达喇希故，应赠辅国公，令子衮布扎侦袭，从之。后停袭。三十四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诏所部选兵驻汛。三十五年，侦噶尔丹至额哲特图，哈卜济尔赴乌尔辉听调。是年，上亲征噶尔丹还，赐坐塘诸弁兵银。五十五年，选兵随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雍正九年，议剿噶尔丹策凌，诏徵乌珠穆沁西各扎萨克兵三千驻乌喇特汛防四十九旗游牧，复谕乌珠穆沁别以兵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诏嘉两翼扎萨克，值所属灾，贍贫户二万馀，王贝勒以下各赐俸半年，无俸台吉俱赐币有差。

所部二旗：右翼驻巴克苏尔哈台山，左翼驻魁苏陀罗海，与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统盟於锡林郭勒。爵四：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一。左旗扎萨克贝勒色楞传至达克丹都克雅扎布。咸丰十年，以报效军需驼马，予郡王衔。是部左翼有固尔班泊，产盐，由巴林桥乌丹城运售内地，西出围场，分销承德、丰、灤各属；东出建平，分销建昌、朝阳各属；远者更可销至奉天突泉诸县，西南可由多伦至山西丰镇、宁远诸。光绪三十二年，都统廷杰奏定试办蒙盐章程。宣统二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奏定山西蒙盐办法，谓东路以乌珠穆沁蒙盐为主，以苏尼特部盐附之。左翼有佐领二十一，右翼有佐领九。

浩齐特部，在独石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一十五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三百七十五里。东及北乌珠穆沁，西阿巴噶，南克什克腾。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库登汗孙德格类，号额尔德尼珲台吉。子五：长奇塔特

扎幹杜棱士谢图，次巴斯琿士谢图，次策凌伊勒登士谢图，次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次茂海墨尔根。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八年，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桑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携户口驼马自喀尔喀内附，遣使迎宴，赉甲冑、雕鞍、蟒服、银币。额琳臣属有先附者五十三户，仍命辖之。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策凌伊勒登士谢图偕乌珠穆沁诸部长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巴斯琿士谢图偕苏尼特部来贡。二年，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子博罗特率属来归。顺治三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后晋封郡王。八年，奇塔特扎幹杜棱士谢图子噶尔玛色旺携众至。十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博罗特掌左翼，噶尔玛色旺掌右翼。

康熙二十七年，诏发拜察储粟赈其部贫户，复命给银。三十四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两翼扎萨克选兵驻界侦御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苏尼特、阿巴哈纳尔部长董牧务。凯旋，两翼扎萨克率台吉等欢迎道左，谕奖饲秣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唐三营储粟赈之，并遣官往教之渔。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选兵分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左翼驻特古哩克呼都克瑚钦，右翼驻乌默赫塞哩，隶锡林郭勒盟。爵二：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五。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四百六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东阿巴噶，西四子部落，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

吉，号其部曰苏尼特。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子四：长布延琿台吉，子绰尔袞，居苏尼特西路；次布尔海楚琥尔，子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居苏尼特东路。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绰尔袞子叟塞偕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遣使贡方物。崇德二年，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子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偕台吉、伟徵等，各遣使来朝，赐朝鲜贡物。三年，台吉务善伊勒登、多尔济喀喇巴图鲁、色棱、达尔玛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仍还。四年春，台吉超察海、噶尔楚、塘古特、卓特巴、什达喇、莽古思、鄂尔斋、巴图赖、额思赫尔、僧格等来朝，赉冠服、甲冑、弓矢。冬，腾机思、叟塞各率属自喀尔喀来归，入觐，献驼马。五年正月，赐叟塞、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及台吉布达什希布、阿玉什、噶尔玛色棱、额尔克、辰宝、茂海、伊勒毕斯等甲冑、银币。十月，台吉乌班岱、栋果尔、鄂尔齐、博希、沙津等来贡马，赉冠服、鞍辔。六年，授腾机思扎萨克多罗郡王。七年，授叟塞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以腾机思掌左翼，叟塞掌右翼。

顺治三年，腾机思以车臣汗硕垒诱叛，率弟腾机特及台吉乌班岱、多尔济斯喀等逃喀尔喀。上遣师偕外藩军由克噜伦追剿至谔特克山及图拉河，腾机思、腾机特遁，获其孥。乌班岱、多尔济斯喀为四子部落军阵斩。师旋，以乌班岱从子托济弗从叛，且随剿，赐所俘。五年，腾机思及腾机特悔罪乞降，诏宥死，仍袭爵如初。康熙十年，所部款收，诏发宣化府及归化城赈粟储之，复酌给马牛羊。二十年，遣官察给两翼灾户银米。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二千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新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寻噶尔丹入乌珠穆沁界，谕还驻本旗要汛。三

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选兵赴乌勒辉听调，以牧马郭和苏台，偕浩齐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以右翼扎萨克属旺舒克、左翼扎萨克属博罗扎布乡导功，赐号达尔汉。复诏郡王萨穆扎之第三子多尔济思喀布贝勒、博木布之长子素岱会师图拉河，缉噶尔丹。寻分右翼兵赴珠勒辉克尔阿济尔罕、左翼兵赴伊察扎罕，以不见贼踪，撤回。五十四年，灾，诏发张家口储粟并帑十万，自台吉下六万四千九百余丁遍贍之。

雍正元年，右翼二等台吉进达克以追捕叛贼遇害，晋赠一等台吉，命视公爵致祭。子三：长噶尔玛逊多布，封辅国公；次噶尔玛策布腾；次恭格垂穆丕勒。以随捕贼功，各晋台吉秩有差。噶尔玛逊多布爵后停袭。二年，所部灾，赐银赈之。九年，调兵屯克噜伦河，防御噶尔丹策凌。十年，有奏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应移苏尼特汛者，上飭止之，令各居其牧。十二年，所部兵驻防达哩刚爱。十三年，撤回。乾隆十二年，以灾告饥，遣官往赈。

所部二旗：左翼驻和林图察伯台冈，右翼驻萨敏西勒山，隶锡林郭勒盟。爵四：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辅国公一，由贝勒降袭。洎五十六年，以是部连年被旱，又特赈之。道光十三年，右翼郡王与喀尔喀亲王争界，诏察哈尔都统凯音布往勘。寻以喀尔喀灾，缓之。其地当漠南北之冲，历代由漠南用兵漠北者，多出其途。光绪末，于苏尼特右翼王府东北七十里置电报局，曰滂江，以通乌得叻林之电。是部亦产盐，西南行销山西丰宁诸。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十三。

阿巴噶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二百有十里。东阿巴哈纳尔，西苏尼特，南察哈尔正蓝旗

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七传至巴雅思瑚布尔古特。子二，长塔尔尼库同，号所部曰阿巴噶。塔尔尼库同子二：长素僧克伟徵，子额尔德尼图扪，号扎萨克图诺颜；次扬古岱卓哩克图，子多尔济，号额齐格诺颜。初称阿鲁蒙古，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克噜伦河界，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

天聪二年，偕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长击察哈尔众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复约喀尔喀偕喀喇沁乞师问察哈尔罪。六年，台吉奇塔特楚琥尔携众五百内附。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额尔德尼图扪孙都思噶尔等附车臣汗硕垒表贡方物。崇德四年，额齐格诺颜多尔济自喀尔喀来归。时有同名多尔济者，号达尔汉诺颜，率众皆至。六年，诏授额齐格诺颜多尔济为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顺治八年，都思噶尔自喀尔喀来归，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多尔济掌左翼，都思噶尔掌右翼，遣官定牧地。康熙六年，阿巴哈纳尔部乞降，以阿巴噶牧地赐之。遣官视浩齐特、苏尼特界外水草丰美地，指给阿巴噶移牧。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所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复谕偕阿巴哈纳尔供军糈，兼防新降喀尔喀掠诸内扎萨克牧产。三十一年，以台吉班第额尔德尼岱青、根敦、巴雅尔、纳木塔尔、扎木素、齐达什等导乌梁海众内附，均授二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复以所部达济桑阿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三十六年，王、贝子、台吉等朝正，请备马从军，慰令各归所部。时有二等台吉图把扎布色臣楚琥尔者，年八十八，谕嘉其奋志报效，优赉之。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

粟賑之，复賜无产台吉牧牲。雍正二年，遣官赉银賑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徵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一年，旱灾，賑之。五十四年，扎萨克卓里克图郡王喇特纳什第以事夺扎萨克，予其弟巴勒丹僧格一等台吉扎萨克。

所部二旗，左翼驻科布尔塞哩，右翼驻巴颜额伦。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卓里克图郡王一；固山达尔汉贝子一；辅国达尔汉公一，由贝子降袭。右翼扎萨克巴勒丹僧格三传至杜噶尔布木。咸丰七年，以报效军需，予镇国公銜。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十一。

阿巴哈纳尔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五十里。东西距百八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六里。东浩齐特，西阿巴噶，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八传至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曰阿巴哈纳尔。再传至多尔济伊勒登。子二：长色棱墨尔根，次栋伊思喇布。初称阿噜蒙古，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驻牧克噜伦河界，其地在瀚海北。

崇德七年，有和硕泰者，台吉达喇务巴三察属也，携孥内附。嗣托克托伊达噜噶、达赖等至，皆优养之。康熙元年，台吉阿喇纳、噶尔玛，宰桑固英等越瀚海南牧绰诺陀罗海近内汛。三年，色棱墨尔根复如之。守臣以闻，上知为喀尔喀所胁，宥罪遣归。因谕喀尔喀以噶尔拜、瀚海为牧界，继此有越者留勿遣。四年，喀尔喀复违谕，令阿巴哈纳尔台吉牧瀚海南。栋伊思喇布弗之从。寻偕台吉阿喇纳、噶尔玛等率众来归，诏授扎萨克固山贝子。阿喇纳、噶尔玛以各携丁七百馀，均授一等台吉。五年，色棱墨尔根亦来归。六年，诏授扎萨克多罗贝勒，遣官指示阿巴噶部移牧他所，以旧牧地给阿巴哈纳尔。色棱墨尔根掌左翼，栋伊思喇布掌右翼。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

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奔赴内汛，所部班第岱青、车凌岱青奉诏督兵二百往护，复选兵千三百由瀚海侦噶尔丹。先是色棱墨尔根、栋伊思喇布来归，阿巴哈纳尔诸台吉有留居喀尔喀者，至是随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台吉纳木扎勒等至，曰根敦额尔克，曰阿海乌巴什，曰伊克岱青，曰额尔克乌巴什，挈属户千馀，诏纳之。二十九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至乌勒札河，所部选兵四千，从大军迎击。复以所部索诺木伊噜尔图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牲牧。雍正二年，遣官赉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檄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右翼驻昌图山，左翼驻乌勒扈陀罗海。爵二：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扎萨克贝子栋伊思喇布十传至东林多尔济。宣统元年，以报效军需，赐郡王衔，世袭贝勒。左翼有佐领九，右翼有佐领七。

是部与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部合为十旗，统盟於锡林郭勒。於内扎萨克东四盟中距京稍远，风气独守旧，迄清季无招垦之事。察哈尔都统行文令办新政，其盟覆文颇不逊。咸丰中，尝徵其兵备防，旋以不得力，撤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徵其盟驼只济军。

列传三百七

藩部三

四子部落 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 乌喇特
鄂尔多斯 阿拉善 额济讷

四子部落，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苏尼特，西归化城土默特，南察哈尔镶红旗牧厂。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其兄昆都伦岱青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鲁蒙古。昆都伦岱青裔详阿鲁科尔沁部传。诺延泰子四：长僧格，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木布，号布库台吉；次伊尔札木，号墨尔根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其部称。

天聪四年，阿鲁诸部长内附，伊尔札木来献驼马貂皮，赐宴，命坐大贝勒代善右以优异之。五年，僧格从征明大凌河，败锦州援兵，献俘百馀。赐酒劳饮，给阵获甲仗。六年，僧格从征察哈尔。七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札木相继献驼马，赉甲胄、雕鞍、鞵带及币。八年，鄂木布、伊尔札木复献驼马，命诸贝勒以次宴之。寻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其部牧界。九年夏，伊尔札木随大军收察哈尔汗子额哲，尽降其众。冬，献驼马、貂皮。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伊尔逊德赉书从，遇明皮岛兵，击斩二人，还得优赉。是年，授鄂木布扎萨克，俾统四子部落。三年，伊尔

扎木从征明山东。四年，从征松山。师旋，以前遣兵不及额，又弗朝正，议夺所属人户。诏从宽罚牲畜。五年，来朝，赉甲冑、弓矢、采币。六年，上亲征明，围松山，其部将都尔拜随大军设伏高桥及桑阿尔斋堡，追杏山逃卒，获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四月，追叙所属昂安导鄂木布等来归功，予世职。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以宣府及归化城储粟赈之。十三年，调兵协剿陕西叛贼王辅臣，谕嘉其闻命即赴。十四年，由宁夏进剿，寻分防太原、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藩吴三桂。十七年，以厄鲁特额尔德尼和硕齐等掠乌喇特牧，谕严防汛。二十一年，诏发大同、宣府储粟赈所属贫户，复以察哈尔牧产贍之。二十九年，选兵赴图拉河侦噶尔丹。会噶尔丹由喀尔喀河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移兵驻归化城，寻撤还。二十四年，谕备兵听西路军调。三十五年，随大将军费扬古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复简兵百与茂明安兵百防喀尔喀亲王善巴汛。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及坐塘监牧诸弁兵银。

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乾隆十一年，赈是部灾。十八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一旗，驻乌兰额尔济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命副都统杜嘎尔军择驻其地，以当漠南北之冲。徵驼马备防戍襄台差，皆较他部为亟。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绍祺以勘土默特、达拉特争界事经其部，奏：“四子王旗帮台驼马，自同治年间藉词西北军兴，差役繁重，潜自回旗，至今十馀年之久，屡催罔应。所属部落，闻私垦者十已七八。请下理藩院严催。”诏从之。二十六年，拳、教相仇，是部酿祸颇钜。事定，议给教堂赔款银十一万两。二十九年，置山西武川同知，以是部及茂明安、喀尔喀右翼

寄居人民村落隶之。自回匪平，山西大同镇练军驻其地，设防卡。其后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贻穀屡奏请饬认垦。三十一年，是部呈因债作抵之忽济尔图地一段，请由官局放垦。三十二年，呈所部之察罕依噜格勒图地段认垦。有佐领二十。是部与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乌喇特同盟于乌兰察布。绥远城将军节制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故重大事件皆由将军专奏焉。

茂明安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四十里。东西距百里，南北距百九十里。东喀尔喀右翼，西乌喇特，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世孙鄂尔图鼐布延图子锡喇奇塔特，号土谢图汗。有子三：长多尔济，次固穆巴图鲁，次桑阿尔济洪果尔，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多尔济号布颜图汗。子车根，嗣为茂明安部长。天聪七年，偕固伦巴图鲁暨台吉达尔玛岱衮、乌巴什等携户千馀来归，献驼马。八年，台吉扬固海杜凌、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瑚棱、都喇勒、巴特玛、额尔忻岱青、阿布泰继至，均赐宴，赉甲冑、雕鞍、银币。九年，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都喇勒叛逃喀尔喀，遣兵由鄂诺河往剿，至阿古库克特勒，斩叛属千馀；追至喀木尼哈，尽俘以还。崇德三年，巴特玛、瑚棱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乃还。嗣征明山东，及苏尼特、喀尔喀，皆以兵从。

康熙三年，授车根长子僧格扎萨克，俾统其众。十三年，调兵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驻防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藩吴三桂。十九年，以厄鲁特罗卜

藏丹台吉等掠其部牧产，遣官谕厄鲁特察归所掠。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诏选兵驻归化城。三十五

年，从西路大军击噶尔丹。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弁兵银。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分兵赴固尔班赛堪驻防。十年，移驻伯格儿。十三年，撤还。

所部一旗，驻牧彻特塞哩，隶乌兰察布盟。爵二：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贝勒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命松筠往勘。八月，覆奏茂明安及达尔汉贝勒等所争土默特游牧，有乾隆年间原案、原图，并所设封堆鄂博，向该台吉等逐加指示，心俱输服。令按旧定界址各守游牧，毋相侵越。同治中，回匪东窜，是部被扰。九年十二月，绥远城将军定安奏获茂明安等旗肆掠马贼巴噶安尔等，诛之。十年，茂明安扎萨克绰克巴达尔琥等，以违砲台站议处。是年，肃州回匪东窜乌拉特境，定安遣侍卫成山统吉林马队驻是部。光绪末，绥远城将军贻穀督垦，劝谕报地。三十三年，呈交水壕、帐房塔两处地段认垦。实则是部租给商民垦地颇多，境内汉民村落亦众。有佐领四。

喀尔喀右翼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一百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里，南北距百三十

里。东四子部落，西茂明安，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噶森扎扎赉尔琿台吉，有子七，号喀尔喀七旗，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第三子诺诺和伟徵诺颜，有子二：长阿巴泰，号鄂齐赖赛因汗，为中路土谢图汗祖；次阿布琥，号墨尔根诺颜。子三：长昂噶海，袭父墨尔根号；次喇琥里，号达赖诺颜，生本塔尔、巴什希、色尔济、扎木素、额磷沁；次图豪肯，号昆都伦诺楞，子车颜都朗，生衮布，皆为喀尔喀中路台吉，隶土谢图汗。

顺治十年二月，本塔尔以与土谢图汗衮布隙，偕弟巴什希、扎木素、额磷沁及衮布，率户千馀来归。色尔济独留喀尔喀，

其孙礼塔尔后来归，授扎萨克台吉。见土谢图汗部传。三月，诏封本塔尔为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统其众，赐牧塔鲁浑河，与内扎萨克诸部列，是为喀尔喀右翼。其称左翼者，为贝勒衮布伊勒登，亦自喀尔喀来归，受封在本塔尔后，互见其传。

康熙二十五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沙喇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构衅，遣大臣莅盟於库伦伯勒齐尔，由归化城赍粮往，诏所部扎萨克选驼助运。二十七年，选兵驻边侦噶尔丹。二十九年，调赴图拉河，酌留兵之半驻归化城。三十一年，诏发杀虎口仓粟赈其属贫户。三十五年五月，从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诏留军营馀米给部众。十月，发军前马瘠者留其地饲牧。三十六年，费扬古檄所部兵会大军於喀尔喀郡王善巴界。师旋，赉从征兵银。五十四年三月，因久雪伤牧产，诏发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简兵驻归化城。十年，复随鄂尔多斯郡王扎木扬驻乌喇特西界。十三年，撤还。乾隆四年，遣大臣察阅备调兵，颁赏有差。

所部一旗，驻牧塔鲁浑河。爵四：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亲王降袭；附固山卓哩克图贝子一，由郡王降袭；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松筠往勘，仍如旧界定之。同治十一年，肃州回匪东窜乌喇特，杜嘎尔遣侍卫永德率兵进驻是部和林果尔一带堵截之。四月，杜嘎尔进军剿窜赛盟阿尔必特公等旗之匪，饬是部与四子部落委员雇觅民驼趣应军需。光绪末，议兴西盟垦务。是部报卓克苏拉塔一带地段认垦。有佐领四。

乌喇特部，在归化城西，至京师千五百二十里。东西距二百十五里，南北距三百里。东茂明安及归化城土默特，西及南鄂尔多斯，北喀尔喀右翼。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

号所部曰乌喇特。子五：长赖噶，次布扬武，次阿尔萨瑚，次布噜图，次巴尔赛。后分乌喇特为三，赖噶孙鄂木布，巴尔赛次子哈尼斯青台吉之孙色棱，及第五子哈尼泰冰图台吉之子图巴，分领其众，统号阿噜蒙古。

天聪七年，率属来归，贡驼马。八年，从大军征明，由喀喇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克堡三、台一。师旋，以柰曼、翁牛特部违令罪各罚驼马，诏分给所部。嗣征朝鲜、喀尔喀及明锦州、松山、蓟州，皆以兵从。顺治五年，叙功，时鄂木布、色棱已卒，以图巴掌中旗，鄂木布子谔班掌前旗，色棱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各授扎萨克，封镇国公、辅国公爵有差。

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命选兵驻归化城。三十年，以自厄鲁特来归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叛逃，诏备兵五百侦剿。三十一年，和啰理降，撤所备兵归。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三十六年，朔漠平，上由宁夏凯旋。四等台吉南春迎觐贺捷，称旨，晋授一等台吉，并优赉从征及坐塘、监牧、凿井诸弁兵。三十八年，以其属有贫为盗者，谕诸扎萨克教养之。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谕选兵防游牧。乾隆十九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三旗，驻牧哈达玛尔。爵三：扎萨克镇国公二，辅国公一。是部垦事最先。乾隆三十年，即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五十七年，以积欠商人二万两，允佃种五年之限。道光十二年，扎萨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充乌兰察布盟盟长，以茂明安等旗争地不报归化城副都统，辄向理藩院越诉，夺盟长。咸丰三年，绥远城将军盛坝奏：“乌拉特三公旗生齿日繁，渐形穷

苦。除欠民人债物，及备办军台差使借贷银钱，无力偿还，陆续私租地亩数十处，每处宽长百十里或数十里。酌拟变通，分别应禁应开。”下所司议行。

同治七年，回匪东窜，扰后套，山西大同镇总兵马升督兵往昆都仑、沟台梁一带防剿。九年，将军定安奏：“乌拉特河北后套夙称产粮之区，而粮所由产，皆出於内地民人私种蒙古游牧之地。现金顺、张曜、老湘、卓胜各营军粮无不购买於此。拟请将三公旗游牧垦出地亩，无论应开应禁，均暂准种耕，责令每亩收租，留备各项差使之用。所产粮石供各路军精。”时回匪陷磴口，扰及是部后套一带。二月，谕定安遣宋庆一军赴舍太一带剿除北路窜匪。寻鄂尔多斯贝子乌尔那逊督队击退。六月，谕定安等劝乌拉特居民赶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十二月，谕金顺防范乌拉特三旗地方游弋回匪。十年三月，回匪复自赛音诺颜之阿米尔毕特公旗扰是部中公旗洪库勒塔拉地方。六月，匪又扰中公旗之什巴克台。杜嘎尔奏：“吉额、洪额等军大败之于布特地方，金运昌遣提督王凤鸣剿前窜洪库勒塔拉之匪于奔巴庙、察洪噶尔庙，皆殄之。其后肃州回匪平，乌拉特始息警。自征回军兴，西路文报及军需驼马，皆由是部设台分段接替，至阿拉善而止。西陲肃清，始复旧制。”

二十三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开乌拉特三湖湾地方屯垦。既得俞旨，理藩院以蒙盟呈有碍游牧，格其议。二十九年，护山西巡抚赵尔巽、吴廷斌先后奏置五原同知，以是暨鄂尔多斯之达拉特、杭锦两旗寄居民人村落隶之。时兵部侍郎贻穀督垦，派员劝报地。三十三年，奏乌拉特前旗以达拉特旗东之什拉胡鲁素、红门兔等地段，后旗以黄河西岸之红洞湾地段，中旗以黄河西岸熟地莫多、噶鲁泰两段报垦，并修坝工，扩渠道，防冲突，畅引灌。仍以民多官少，防范难周，蒙人时有争渠阻

垦情事入告。是部中旗有佐领十六，前旗十二，后旗六。

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内，至京师千一百里。东归化城土默特，西阿拉善，南陕西长城，北乌喇特。东西北三面皆距河，袤延二千馀里。

元太祖十六世孙巴尔苏博罗特始居河套，为鄂尔多斯济农。子衮弼哩克图墨尔根继之。有子九，分牧而处，今鄂尔多斯七扎萨克皆其裔。长诺颜达喇袭济农号，为扎萨克郡王额璘臣一旗祖；次巴雅斯呼朗诺颜，为扎萨克贝勒善丹一旗祖；次伟达尔玛诺颜，为扎萨克贝子沙克扎、镇国公小扎木素二旗祖；次诺扪塔喇尼华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额琳沁一旗祖；次玻扬呼哩都噶尔岱青，为扎萨克台吉定咱喇什一旗祖；次巴雅喇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贝子色棱一旗祖；次巴特玛萨木巴斡；次纳穆达喇达尔汉诺颜；次翁拉罕伊勒登台吉：皆为济农，属察哈尔。

林丹汗虐，其部济农额璘臣与喀喇沁、阿巴噶诸部长败察哈尔兵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天聪九年，大军收林丹汗子额哲於黄河西托里图地，未至，额璘臣私要额哲盟，分其众以行。我军追及之，索所获，额璘臣惧，献察哈尔户千馀。自是所部内附，颁授条约。

顺治元年，选兵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剿流贼李自成。二年，师旋，得优赉。六年，台吉大扎木素及多尔济叛劫我使图噜锡。敕曰：“闻尔等背叛，即欲加兵。但念受朕恩有年，且生灵堪惜，故不忍遽用干戈。尔能悔过来朝，即宥罪恩养。倘恃险不即归顺，当发兵穷尔踪迹，必不容尔偷生。”时额璘臣偕同族固噜岱青善丹、小扎木素、沙克扎、额琳沁、色棱等，携自额济内阿喇克鄂拉徙牧博罗陀海。上嘉其不助逆，诏封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有差，各授扎萨克，凡六旗。七年，大扎木素降，诏宥其罪。谕多尔济降，不从。九年，遣兵擒斩

多尔济於阿拉善。

康熙十三年冬，调所部兵三千五百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复神木、定边、花马池各城堡，叙功，晋扎萨克等爵，台吉各加一级。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奉诏简兵二千防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至所部界，扎萨克等率属渡河朝御营，献马。上手谕皇太子曰：“朕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蕃盛，较他蒙古殷富。围猎嫺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竿，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相宜。”三十六年，允扎萨克等请设站阿都海，军奏及粮运俱由其地行。时扎萨克等率兵扈蹕，颁赉白金。是年冬，理藩院劾运米迟误罪，诏宽免。五十一年，谕曰：“鄂尔多斯饥馑洊臻，户口流散，可速遣官察覈，务令各遂生业。”五十二年，诏定其部牧界。先是郡王松喇布请暂牧察罕托辉，尚书穆和伦等往勘，议於柳苾、刚柳苾、房苾、西苾四台外，暂令驻牧。至是宁夏总兵范时捷奏：“察罕托辉系版图内地，蒙古游牧与民樵采混杂，不便。请令仍以黄河为界。”遣官勘，议从时捷所请。五十四年，诏简兵二千从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五年，所部歉收，遣官往赈，凡七千九百馀户，三万一千馀丁。雍正元年，复命赈恤。十年，以调赴固尔班赛堪兵三千，不堪用者五百，又中途逃归四百馀，为将军达尔济所劾，论王、贝勒、贝子等罪，各降爵。寻以次予复。

乾隆元年，诏增设一旗，以一等台吉定咱喇什领之，授扎萨克。是年，允陕西榆林、神木等处民边种鄂尔多斯馀閒套地完租。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贪利，滥以现行黄河为界，谓民人占据所部游牧地方。”命侍郎赛音博尔克图往勘，仍如

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椿立碑。

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与哲哩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五盟同列内扎萨克。左翼前旗，一名准噶尔旗，驻札勒谷。左翼中旗，一名郡王旗，驻敖西喜峰。左翼后旗，一名达拉特旗，驻巴尔哈逊湖。右翼前旗，一名乌审旗，驻巴哈池。右翼中旗，一名鄂拓克旗，驻西喇布哩都池。右翼后旗，一名杭锦旗，驻鄂尔吉虎泊。后增一旗，曰左翼前未旗，一名扎萨克旗。爵八：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四，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是部垦事最早。乾隆以后，是部招垦民人近陕西者，分隶陕西神木、定边两理事同知，及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定边等县。近山西者，分隶萨拉齐、托克托城、清水河三，偏关、河曲等县。而因地滋争之案亦时有。道光八年，达拉特旗之才吉、波罗塔拉地方，以抵还债项，奏准租给商种五年。十四年，绥远城将军彦德奏：“达拉特旗台吉人等招民私垦驿站草地，致越界侵种，其旗游牧地方贝子亲往驱逐。民人恃众，砍伤二等台吉萨音吉雅等。”诏山西巡抚鄂顺安派员捕治之。其后相沿奉部文而承种者有之，由台吉私放者有之，由各庙喇嘛公放者有之。开垦颇多，产粮亦盛。

同治初元，回匪役兴，办团练，购粮储，皆取济於此。是年，调鄂尔多斯兵赴甘协剿。六年，回匪屡入境，皆为贝子扎那格尔第兵所败。七年正月，陕西宁条梁之陷，匪遂大入游牧，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根柴达木，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答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四月，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奏饬扎那格尔第简精壮蒙兵五百，合准噶尔旗壮丁及察哈尔马队各五百，均归统带，择驻神木要隘，

相机迎剿。别以达拉特旗兵五百驻適中草地。朝旨飭宁夏副都统金顺一军援之。六月，金顺深入蒙地，遇匪于野狐井、门家梁、王家沟，皆捷。嵩武军统领提督张曜一军亦赴援，屡挫之，古城、十里长滩之匪皆遁。张曜又败匪于达拉特旗，进驻古城。而窜杭锦、乌审、郡王等旗之匪，亦为绥远城将军所遣达尔济一军所败。是为鄂部七旗初次肃清。绥远城将军定安遂奏撤伊克昭盟兵一千九百回本游牧防守，仍留前挑兵五百，令扎那格第统带探贼进剿。十二月，阿拉善之磴口不守，回匪又大入，昭盐海子、缠金一带皆被扰。时匪自磴口水路进扑，副都统杜嘎尔派参领成山等合乌尔图那逊兵分往缠金及阿拉善旗乌兰木头地方剿之，匪皆败遁。六月，张曜自古城进剿，屡败匪于察罕诺尔、沙金托海，追至贺兰山，达尔济、扎那格第两军击殄杭锦、达拉特、郡王诸旗之匪。朝旨又增遣宋庆一军西援。八月，败扰郡王旗之匪于东岭，击退扰乌审、鄂拓克等旗之匪，进至哈拉寨。金顺军磴口，张曜军宁夏，沿途自舍太至三道河、石嘴山皆驻官军。宋庆是冬追剿逆于准噶尔、昭盐海子诸处，悉殄之。九年，金积回匪以官军攻急，自石嘴北犯，冀梗我运道。於是沙金托海以西匪骑出没，而准噶尔、杭锦、鄂拓克诸旗复扰。宋庆、达尔济诸军复进剿，迭捷。七月，乌审旗管带官赤楼多尔济以剿匪阵亡于霍里木庙，然各旗亦屡挫来扰之匪。梅楞章京扎栋巴等以剿挫陕西怀远边外之匪，予优奖。是部再告奠定。至金积荡平，而警报始息。历次阵亡蒙旗官兵及出力者，均时予恤奖。其缠金诸地，则山西仍置防戍。

光绪二年，边外马贼肆扰，是部达拉特、杭锦等旗地户商人蹂躏特重，渠废田芜，迄不可复。十年，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济尔迪呈：“准噶尔旗以频年荒歉，请开垦空閒牧场一段，东西八十里，南北十五里，收租散赈，接济穷蒙。”下理藩院

议行。以招种民人分隶山西河曲、陕西府谷。时归化城土默特与达拉特旗以黄河改道争界，署山西巡抚奎斌、大理寺少卿郭勒敏布以绥远城将军断分之案偏袒土默特，奏劾。命察哈尔都统绍祺往勘，援乾隆五十一年黄河旧漕为断之谕，以南之地四成归达拉特，以北之地六成归土默特。寻经勘定，北自乌拉特界，南至准噶尔界，达拉特应分地周六百四十八里。十二年，伊犁领队大臣长庚奏缠金等处宜开屯田。山西巡抚刚毅覆奏：“缠金即才吉地，在河北外套伊克昭盟之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河自改行南道，蒙古始招商租种分佃，修成渠道。西则缠金，计共五渠，东则后套，计共三渠，纡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数。后遭马贼之扰，不特缠金、牛坝商号不过数家，即后套左右亦只二百馀家。达拉特旗昔岁收租银十万，近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阅伍至萨拉齐之包头，面与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吉尔迪筹商，谓当明示各旗，断不使该旗牧界日久归於民人。”因上议屯三端：曰分段，曰修渠，曰设官。下所司议，格。二十六年拳匪之案，鄂尔多斯七旗，如达拉特、鄂拓克、乌审、准噶尔各旗，酿祸均重。事定，议有赔款。达拉特一旗至三十七万两。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

二十八年，命兵部侍郎贻穀办晋边垦务，咨调乌、伊两盟长诣归化商订，迄未至，而呈理藩院请免开办。廷旨下院严饬盟长迅与贻穀等会商，不得推诿。於是贻穀等先以赎还达拉特旗教案熟地二千顷给银十七万两者，为垦务入手之策。二十九年，达拉特、杭锦两旗始派员就议报垦，郡王、鄂拓克、乌审、准噶尔、扎萨克五旗亦相继报地，而杭锦旗贝子阿尔宾巴雅尔时充盟长，仍请缓办，坚拒出具交地印文。三十年，贻穀以抗不遵办，掣动全局劾之，以副盟长乌审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代署。三月，套匪滋事，山西练军平之。九月，察克都尔色楞等

以乌审、扎萨克两旗公中之地，北起阿拜素、南至巴盖补拉克一段，归官报垦，祝皇太后七旬万寿。予察克都尔色楞郡王衔，沙克都尔扎布镇国公衔。三十一年二月，阿尔宾巴雅尔复呈悔过情形，报出杭锦旗中巴噶地一段。贻穀奏乌、伊两盟地皆封建，与察哈尔之比於郡县者不同，定押荒岁租皆一半归官，一半归蒙，别提修渠费。旨下所司知之。七月，贻穀奏：“杭锦、达拉特两旗地户将原有各渠报垦归公，因改长胜渠名长济，缠金渠名永济，挑濬深通，老郭等渠以次及之，计可溉田万顷。后套地必附渠，渠日加多，即地日广。就现在应收之款，悉归工作，回环挹注，务竟其功。请各旗押荒地租各款应归公者，均暂缓提拨，备渠工大修之费。”九月，准噶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不悦於垦，纠众抗阻，攻劫局所，贻穀遣兵捕治之。三十二年，贻穀奏定郡王等五旗旱地押荒岁租。陕西巡抚恩寿会奏以郡王、扎萨克两旗垦地置东胜，隶山西归绥道。三十三年，贻穀蒙谴，复阿尔宾巴雅尔盟长。信勤、瑞良等相继为垦务大臣。

是部垦事进行未废。佐领即左翼中旗十七，右翼中旗八十四，左右翼前旗各四十二，左翼后旗四十，右翼后旗三十六，左翼前末旗十三。

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京师五千里。东鄂尔多斯，西额济讷，南宁夏、凉州、甘州，北逾瀚海接赛音诺颜、扎萨克图盟。袤延七百馀里，即贺兰山地驻牧蒙古。

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与和硕特同族。和硕特旧为四额鲁特之一，故称额鲁特部。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传至图鲁拜琥，号顾实汗。有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兄拜巴噶斯初育以为子。后自生子二：长鄂齐尔图，次阿巴赖。游牧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子十六，居西套

者，曰和啰理，曰墨尔根，曰额尔克，曰都喇勒，曰哈什哈，曰陀音，曰土谢图罗卜藏，曰博第，曰多尔济扎布，曰诺尔布扎木素，曰爱博果特，曰鄂木布。和啰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来归授扎萨克，赐牧阿拉善，诸昆弟子姓隶之。其居青海者，曰扎布，曰阿南达，曰伊特格勒，曰巴特巴。扎布授扎萨克，领其族。见青海厄鲁特部传。鄂齐尔图号车臣汗，子三：长额尔德尼，子噶勒丹多尔济；次噶尔第巴，子罗卜藏衮布阿拉喇布坦；次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后皆绝嗣。阿巴赖裔为准噶尔所掠，故不著。

顺治四年，鄂齐尔图遣使贡驼马。六年，阿巴赖继至。七年，鄂齐尔图使至，以喀尔喀煽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奏称：“力能锄逆，当相机为之。否则亦必修贡如初，不敢稍萌异志。”谕绝喀尔喀，勿私通好。嗣因额尔德尼、噶尔第巴、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及所部台吉、宰桑等朝贡，至者相接。

准噶尔台吉噶尔丹游牧阿尔台，号博硕克图汗，凯为厄鲁特长。鄂齐尔图妻以孙女阿努，寻与隙。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戕鄂齐尔图，破其部。鄂齐尔图妻曰多尔济喇布坦，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妻，皆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女兄也。额列克孙察珅多尔济号土谢图济汗，侦噶尔丹侵鄂齐尔图兵援之不及，多尔济喇布坦奔土尔扈特。噶尔丹遣使献俘，谕曰：“鄂齐尔图汗与噶尔丹向俱纳贡。今噶尔丹侵杀鄂齐尔图，献所获弓矢等物，朕不忍纳也。其却之！”西套厄鲁特既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和啰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幙万馀，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徒恋处边外。

有楚琥尔乌巴什者，噶尔丹叔父也。子五：长巴哈班第，次阿南达，次罗卜藏呼图克图，次萃章，次罗卜藏额琳沁。噶尔丹以私憾袭杀巴哈班第，执楚琥尔乌巴什及罗卜藏额琳沁等

禁之。巴哈班第子罕都为和啰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喇特户畜，窜就和啰理，居额济纳河。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侦以告。会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察献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遣使诘知为准噶尔属，谕噶尔丹捕额尔德尼和硕齐治罪，并收和啰理归牧，或非所属当以告。二十二年，噶尔丹奏和啰理等归，达赖喇嘛已遣使召请，以丑年四月为限。是年盖岁在亥。二十三年，罕都偕额尔德尼和硕齐遣使贡，请宥掠乌喇特罪，而和啰理戚属尝掠茂明安诸部牧产，前以服罪故宥之。至是谕曰：“和啰理既免罪，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著一体赦。所贡准上纳。”

先是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避噶尔丹，走唐古特。以达赖喇嘛言，表请赐居龙头山，辖西套遗众。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岷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已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上可其奏。

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土谢图汗琿多尔济以女妻之。事闻，谕廷臣曰：“前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所戕，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往求达赖喇嘛指授所居之地，达赖喇嘛令驻牧阿拉克鄂拉，因以为请。鄂齐尔图汗从子和啰理前沿边驻牧晋曾，檄噶尔丹收取之，令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喀尔喀互为犄角。噶尔丹欲以兵向和啰理等，则恐喀尔喀蹙之；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和啰理等袭之。此必非噶尔丹所能收取也。”二十四年，和啰理请赐敕印钐部众。廷臣以游牧未定，议不允。谕曰：“和啰理等以避乱，故离其旧牧，来至边境，劫掠茂明安、乌喇特诸部，本应即行殄灭。朕俯念鄂齐尔图汗世奉职责，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迫於饥困，是以宥其罪戾。又罗卜

藏衮布阿喇布坦系鄂尔齐图汗孙，为和啰理从子，应令聚合一处。其遣官往谕朕旨，度可居地归并安置，封授名号，给赐金印玺书，以示朕兴灭继绝至意。”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遵旨往谕。和啰理奏：“皇上令臣等聚处，乃殊恩。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居布隆吉尔，地隘草恶，不若与臣同处。臣等欲环居阿喇克山阴，遏寇盗，靖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牧地，由噶尔拜瀚海、额济讷河、姑喇柰河、雅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特、洪果尔鄂隆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牧，西极高河居之。”

奏至，遣使谕达赖喇嘛曰：“噶尔丹灭鄂齐尔图汗时，和啰理及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等纷纭离散，来至边境，又以生计窘迫，妄行劫掠。朕宥其罪，不即发兵剿灭。和啰理等亦戴朕恩，屡请敕印，依朕为命。朕前谕噶尔丹收取，彼约以丑年四月为期，今逾期已数月矣。伊等骨肉分离，散处失所，朕心殊为惻然！鄂齐尔图汗於尔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漠视其子孙宗族至於穷困？今朕欲将伊等归并安置，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偕往定义！”

二十五年，达赖喇嘛奏已遣使，上遣拉都琥往会勘。拉都琥偕达赖喇嘛使约和啰理至东大山北，语之曰：“尔所谓噶尔拜瀚海地，听尔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口，又自宁夏所属倭波岭塞口北努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北沿陶兰泰、萨喇、椿济、雷琿、希理等地，西南至额济讷河，俱以距边六十里为界，画地识之。”定义：蒙古杀边民论死；盗牲畜、夺食物者鞭之；私入边游牧者，台吉、宰桑各罚牲畜有差；所属犯科一次，罚济农牲畜以五九。时罕都及额尔德尼和硕齐请与和啰理同牧。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侦其女兄阿努携兵千赴藏，道嘉峪关外，

惧袭已，备之，以故未即徙。拉都琥奏至，诏以所定地域及罚例檄甘肃守臣知之。盖自是和啰理属始定牧阿

拉善。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和啰理欲往援，察珅多尔济乞师於朝。时谕噶尔丹罢兵。使已就道，诏不允和啰理请。而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自率兵援喀尔喀，遇我使於道，宣谕之，亦撤归布隆吉尔。察珅多尔济寻为噶尔丹所败，上复遣使谕噶尔丹，将行，命之曰：“噶尔丹若问和啰理事，尔等宜述丑年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虽遣使定义，令和啰理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归并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啰理虽居游牧边地，亦未编设旗队。前喀尔喀与额鲁特交恶，和啰理曾请兵讨尔。朕仍谕遣之曰：‘朕欲使尔等安处游牧而已，岂肯给尔兵耶？’其以是告之，令罢兵。”噶尔丹不从。

二十八年，以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卒，赐祭。其妻及宰桑等请召噶尔丹多尔济辖部众，允之。时噶尔丹多尔济游牧准噶尔界，谕曰：“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属内附，所遗部众恐致流亡。噶尔丹多尔济尚幼，召之恐未即至。著和啰理前往布隆吉尔，暂为约束人民。俟噶尔丹多尔济至，仍归本地。务期共相扶掖，勿侵据所部。”噶尔丹多尔济以所部饥，告不克即徙。诏授诺颜号，遣侍读学士达琥谕恤所部贫民。其母扎木苏携噶尔丹多尔济至，诏辖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众，附阿拉善牧。

有拜达者，罕都属也，偕额尔德尼和硕齐诱其主弃和啰理，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守汛者责之，为所戕，且抗官军。甘肃提督孙思克以兵屯边，将剿之。罕都惧，乃降诏宥罪，仍驻牧阿拉善。其叔父罗卜藏额琳沁寻自准噶尔至，奏为噶尔丹所禁十馀年，以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乘间脱，挈孥属千馀至，乞与兄子罕都同居，允之。

三十年，和啰理以不遵旨徙牧归化城，惧大兵讨，叛遁。噶尔丹多尔济、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从之，分道窜。将军尼雅汉等招降噶尔丹多尔济属纳木喀班尔等五十馀户、和啰理女弟之夫克奇及从者二十一人以闻，诏安置归化城。时和啰理弟博第游牧中卫边外，距阿拉善三百馀里，闻其兄叛遁，欲往会侦。副将军陈祚昌等屯昌宁湖，遣子索诺木至军，诡称假道询南山，否则请牧马昌宁湖。祚昌知为缓军计，令挈属至归化城。不从，击之，斩五百馀级，博第仅以身免，走伊巴赖，遇和啰理属台吉齐奇克假粮马，窜额济讷河。三十一年，和 罗理悔罪，降，命仍牧阿拉善。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齐奇克等从和啰理降。寻复叛走。提督孙思克以兵追至库勒图，斩四十馀级。齐奇克就擒，诏宥死，附和啰理牧。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逸，遇自青海来归之喀尔喀台吉阿海岱青班第，掠其货，复窜哈密。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有女弟曰阿海，始与策妄阿喇布坦议婚，噶尔丹夺之。策妄阿喇布坦怒，噶尔丹徙额琳哈毕尔噶。上闻之，遣员外郎马迪赉敕谕令绝噶尔丹。道哈密，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偕噶尔丹属图克齐哈萨哈、哈尔海达颜额尔克以兵劫之，由大草滩毁边垣遁，为青海台吉额尔德尼纳木扎勒所击，走死。三十三年，和啰理弟博第率属百馀降，乞仍与兄同牧，许之，命辑所属溃散者。未几，齐奇克复叛遁。和啰理遣所部莽奈哈什哈等以兵追诸耨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

三十五年，所部兵随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副都统阿南达奉命设哨，以和啰理属布尔噶齐达尔汉宰桑玛赖额尔克哈什哈、齐劳墨尔根萨里呼纳沁齐伦琿塔汉占哈什哈、布达哩杜喇勒和硕齐等，分屯额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伦、额济讷及布隆吉尔之博罗椿济敖齐、喀喇莽奈诸地。时噶尔丹多尔济窜徙嘉峪关外。有哨卒拜格者，其属也。阿南达召至，遣归说

噶尔丹多尔济曰：“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顾叛逃可乎？和啰理弃牧时，汝不能辑属，故从往。上灼知汝情，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汝其思之！”噶尔丹多尔济遣告曰：“上念臣祖兄，令臣与和啰理接壤居。臣无知，从和啰理叛遁，今悔罪欲死。臣幼，臣母一妇人，未能达。乞以情代奏。”阿南达欲坚内附志，遣使归，约如期会肃州，谕设哨援哈密，复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曰：“噶尔丹至汝地，汝即召噶尔丹多尔济援，勿复疑。”噶尔丹多尔济遣宰桑阿约等赍降表，表至肃州。会上视师宁夏，阿南达驰疏至，诏优恤所部众。未几，唐古特部第巴煽青海诸台吉盟察罕托罗海，缮军械助之。檄噶尔丹多尔济以兵往，辞不赴，遣使俄济通问策妄阿喇布坦，自携兵百会阿南达於布隆吉尔。阿南达侦噶尔丹死，其从子丹济拉窜瀚海，遣噶尔丹多尔济属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驼赴噶斯，而自偕噶尔丹多尔济以兵继之。至色尔滕，值俄济归，以丹济拉将自郭蛮喇嘛所往附策妄阿喇布坦告。因撤噶斯兵，遣噶尔丹多尔济仍赴布隆设哨，其属阿勒达尔喀什哈、恭格等煽之叛，至西欣驿劫驼马，奉母札木苏由吉尔喀喇乌苏遁。阿南达遣兵四百追之，不及，招降其属茂海、乌纳恩巴图尔、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把及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遣归阿拉善。罗卜藏后徙牧喀尔喀，即附扎萨克图汗部之厄鲁特扎萨克也。是年，和啰理以所部数叛，请视四十九旗例编佐领。廷臣议徙乌喇特界，谕曰：“若将和啰理移牧近地，则沿边别部蒙古甚多，岂可尽徙？且治蒙古贵得其道，不系地之远近。著停徙，仍游牧阿拉善地。”诏和啰理为多罗贝勒，给扎萨克印。复以噶尔丹多尔济窜赴准噶尔，敕策妄阿喇布坦曰：“噶尔丹多尔济率属来降，安置耕种。今忽留其属人，弃众私遁，其中必有不得已之情，务即查明具奏。朕於噶尔丹多尔济略无责备之意，且降旨收集其遗

众。徬往汝地，汝可善为抚恤。如欲内徙，即行遣归。”时噶尔丹多尔济阳附策妄阿喇布坦，阴贰之。策妄阿喇布坦将侵哈萨克，噶尔丹多尔济诡以兵从，中道遁库车，为回众所杀。母札木苏携属九百馀奔青海部，青海诸台吉以献。诏安置什巴尔台，隶察哈尔。

四十三年，和啰理子阿宝尚郡王，授和硕额駙，赐第京师。四十八年，袭贝勒。五十四年，以参赞往会西安将军广柱等，驻巴里坤，袭击准噶尔於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乌鲁木齐诸地，皆捷。五十九年，参赞平逆将军延信军败准噶尔，有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诸捷，护达赖喇嘛入藏。年羹尧奉谕遣归游牧。未几，来朝，上悯其劳，诏封多罗郡王。

雍正二年，大军定青海，王大臣等议阿拉善为宁夏边外要地，青海顾实汗诸子裔旧皆游牧山后，今或徙山前，请敕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众归牧山后，允之。阿宝奏：“臣祖顾实汗归诚内附，百年於兹，受天朝恩甚厚。前青海昆弟阻兵构乱，上千天讨，臣当束身受诛。重荷恩宥，令安游牧，感激莫报。乞赐青海旷地，令臣钤诸部，不复萌异志。”诏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啰充克克牧地给之，并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遣员赉饷助徙牧。博啰充克克者，即汉书地理志所称潢水也。七年，阿宝以博啰充克克牧地隘，擅请徙乌兰穆伦及额济讷河界，议罪削爵。寻命复之。诏仍归阿拉善牧，不复居青海。阿宝子衮布，八年，以所部兵赴巴里坤防准噶尔援樊廷，贼遁。九年，录其劳，封辅国公。十年，晋贝子。

乾隆六年，降袭爵之索诺木多尔济为镇国公。二十一年，二等台吉达瓦车凌从大军剿危鲁特窜党，遇伏於博啰齐，奋击之，阵歿。诏议恤，入祀昭忠祠。先是阿宝属达玛琳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於和通呼尔哈诺尔，为所掠。至是携孥及

属布库勒等四十户诣都统雅尔哈善军，请归阿拉善旧牧。诏如所请，徒众仍置伊犁。

所部一旗。爵三：曰扎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初袭贝勒。乾隆二十一年，诏以兵赴北路。二十二年，以俘逆贼巴雅尔功，晋郡王，授参赞大臣。二十三年，以剿俘已叛宰桑恩克图功，予双眼花翎。二十四年，以台吉达瓦、佐领布岱等剿玛哈沁及逆回布拉呢敦功，优赉之。三十年，晋罗卜藏多尔济亲王。三十七年十一月，以甘肃民人私挖阿拉善旗哈布塔哈拉山金沙，命勒尔谨捕治之。四十六年，大军剿萨拉尔逆回於华林寺，四十九年，又剿逆回於石峰堡邸店。是部皆以兵从，均有功。五十一年，允阿拉善盐由水路运至山西临县磴口。五十六年，是部盐入银八千两。罗卜藏多尔济子旺沁班巴尔袭亲王。后尝一为宁夏将军，以袒庇属人争勘地界，罢之。

嘉庆四年，陕甘总督长麟奏徵是部征教匪兵归其部。五年，甘肃按察使姜开阳疏言：“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大约甘肃全省食阿拉善盐者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闻阿拉善王但於两池置官收税，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故於民甚便。私贩甚多，骆驼牛骡什佰成群，持挺格斗，吏役不敢呵止。今拟令沿边各州县於各隘口盐所从入之处，设局收税，亦计所驮多少为税之轻重。彼所收者池税，我所收者过税，既无碍於阿拉善王，又易私贩为官贩，两便之道。”十一年，阿拉善王因回民私贩丽法，献其池归官办，置运判於磴口。每年予阿拉善王银八千两，池属宁夏道专管。十七年，改归商办，酌定口岸，示以限制，改磴口大使为皇甫川大使，专司稽察。吉盐水贩止准运至皇甫川，以盐池敕还阿拉善王，停其偿岁，而以吉盐八万

七千餘引配於潞引，由潞商包納吉課。咸豐四年七月，親王呈捐輸開採哈勒津庫察地方銀礦。定甘肅收阿拉善鹽商稅濟軍餉。同治初年，回匪滋事，屢徵是部兵協剿。三年，阿拉善親王貢桑珠爾默特以匪擾寧夏，呈理藩院乞援。時西路多警，是部設台遞送，南自甘、涼，西自額濟納土爾扈特，軍報至烏拉特以達歸化。四年四月，都興阿軍大破回匪於平羅、寶豐，是旗協理台吉阿布哩亦敗撲入磨石口之匪。諭嘉獎貢桑珠爾默特，仍飭嚴防各口，兼辦駝運。七年，貢桑珠爾默特採買米麥濟穆圖善中鋪之軍，解耕牛一百餘只酌借貧民，俾時耕種。四月奏入，上復嘉獎之。十二月，回匪由平羅窺是部，大肆劫掠，至磴口踞之，攻圍王府，殺傷官兵。貢桑珠爾默特復咨穆圖善乞援。八年，定安派蒙員烏爾岡那遜往是部烏蘭木頭地方剿陸路回匪。四月，屢敗回匪於下永和姜、上永和姜。磴口踞匪還窺陝境。是月董馬原回匪窺是部境，圍定遠營城，毀冢茔、府第、寺廟。鄂爾多斯與額濟納河土爾扈特文報路斷，貢桑珠爾默特督蒙古官兵嬰城固守。七月九日，提督張曜遣部將楊春祥等率兵解定遠城之圍，匪退廣宗寺，又敗之，越山遁。次日，楊春祥等進軍賀蘭山。八月，金順進軍磴口，遂次平羅。九月，張曜抵寧夏，沿途之沙金托海、三道河、磴口、石嘴山等處皆駐官軍。九年十一月，回匪復窺阿拉善南界之紅井一帶，貢桑珠爾默特派副佐領鄂肯會官軍副將郝永剛等敗之。匪窺永磴口，掠阿拉善，復設台站十一處。十年五月，金順奏：“寧夏山後阿拉善旗有西來窺賊劫掠。現籌於南北要衝磴口、橫城等處派隊扼扎。”十一年，賽盟阿爾米畢特旗窺來回匪至沙爾雜一帶，張曜以阿拉善王請兵剿辦，令孫金彪分扎柳林湖一帶，兼顧蒙地。是年八月，陝甘總督左宗棠奏准蒙鹽仍祇從一條山、五卡寺至皋蘭、靖遠、條城，經安定、會寧、隴西、秦州，轉

运汉南一带销售，每百斤收税银、釐银各八分。十三年四月，袁保恆奏：“宁夏采运，须取道阿拉善额济纳蒙古草地，以达巴里坤。而额济纳牧地近年被匪蹂躏最深，无可藉资，必以阿拉善驼只为主。当饬阿拉善协理台吉派员来宁商办。臣与管旗章京玛呢阿尔得那筹拟，按程设立三十四台，专司带领道路。另雇蒙驼一千五百，民驼五百，各以五百任运一段，班转递运，每次可运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月运至巴里坤，间二十日由宁夏发运一次。”谕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员赴宁夏接办。光绪四年七月，以关内外肃清，裁阿拉善所设台站。

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以富饶。宣统二年，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奏：“山西行销蒙盐，西路以阿拉善为主，以鄂尔多斯辅之。有矿，有林木，幅员广阔。其北毗连赛盟南境各旗，南邻甘肃镇番等九县，为漠南蒙古大部落。自为一部，不设盟，受宁夏将军节制。”有佐领八。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在阿拉善旗之西。东古尔霸，南甘肃毛目县丞地，北阿济山，东南合黎山，南与东北、西北皆大戈壁，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

系出翁罕六世孙，曰玛哈齐蒙古。有子二：长曰贝果鄂尔勒克，有曾孙曰书库尔岱青。第四子曰纳木第凌，生纳扎尔玛穆特，为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族弟。阿玉奇汗游牧额勒济河。康熙四年，诏封纳扎尔玛木特之子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先是阿喇布珠尔尝假道准噶尔谒达赖喇嘛，既而阿玉奇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修怨，阿喇布珠尔自唐古特还，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上悯其无归，故有是命。

五十五年，阿喇布珠尔奏请从军效力，诏率兵五百驻噶斯。旋卒，子丹衷袭。

雍正七年，来朝，晋贝勒。九年，以色列腾牧通噶斯之察罕齐老图，惧准噶尔掠，乞内徙。陕甘总督查郎阿令携戚属游牧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处，寻定牧额济讷河。乾隆四十八年，予世袭罔替。

同治中，回匪滋事，陷肃州。是部与连境，蹂躏特重。时西路文报梗，是部设台站，递至阿拉善以达归化。九年以后，肃州回匪累出扰是部境以北，窜赛、扎两盟，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福济、定安、张廷岳先后奏：“贼匪皆来自土尔扈特贝勒游牧，请饬左宗棠拨军防剿。”十二年，是部贝勒达什车凌以防堵回匪阵亡。光绪五年，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请恤。十二月，赠郡王衔，予恤银一千一百两。三十年，延祉等迎护达赖喇嘛往西宁，经是部。地杂戈壁，较诸部为瘠苦，北接扎盟南境。各旗有佐领一，不设盟长，受陕甘总督节制。

列传三百八

藩部四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喀尔喀车臣汗部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

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馀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

元太祖十一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杭爱山界。子十一，格呼森扎扎赉尔琿台吉其季也。兄图噜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敖汉、柰曼、巴林、扎噜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部祖，详各传。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众万馀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其掌左翼者，为第三子诺诺和及第五子阿敏都喇勒。诺诺和号伟徵诺颜，子五：长阿巴岱，号斡齐赖赛因汗；次阿布瑚，号墨尔根诺颜，徙牧图拉河界，今土谢图汗部二十扎萨克皆其裔。阿巴岱子二：长锡布固泰，号鄂尔斋图琿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辅国公巴海、台吉车凌扎布、青多尔济四旗祖；次额列克，号墨尔根汗，为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扎萨克郡王噶勒丹多尔济、贝勒西第什哩、车木楚克纳木扎勒、辅国公车凌巴勒、三达克多尔济、台吉巴朗、班珠尔多尔济、辰丕勒多尔济、朋素克喇布坦十旗祖。阿布瑚子三：长昂噶海，继墨尔根诺颜号，为扎萨克郡王固噜什喜，台吉车凌、开木楚克、

成衮扎布、逊笃布五旗祖；次喇瑚里，号达赖诺颜，为扎萨克台吉礼塔尔一旗祖；次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初喀尔喀无汗号，自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继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衮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

崇德二年，衮布偕硕垒上书通好。三年，遣使贡驼、马、貂皮、雕翎及俄罗斯鸟枪，命喀尔喀三汗岁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

顺治三年，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逃，豫亲王多铎率师追剿，至扎济布喇克，衮布遣喇瑚里等以兵二万援腾机思，为大军所败，弃驼马千馀窜额尔克。楚琥尔者衮布族也，复私掠巴林部人畜，诏使责之。会所部额尔德尼陀音贡马至，敕归谕其汗等擒献腾机思，并以所掠归巴林。五年，腾机思降，衮布等表乞罪，诏各遣子弟来朝，不从。八年，以其部不归巴林人畜，仅献驼十、马百入谢，严谕诘责。十年，命侍郎毕哩克图往察巴林被掠人畜，衮布等匿不尽给。会喇瑚里之子台吉木塔尔携众来归，封扎萨克亲王，驻牧张家口外塔鲁浑河，因诡言巴林人畜木塔尔尽携往，应就彼取，并乞遣木塔尔等还。谕曰：“尔等不遵旨遣子弟来朝，不进本年九白常贡，不尽偿巴林人畜。冒此三罪，反请遣还来归之人，是何理耶？今即各遣子弟来朝，尽偿巴林人畜，朕亦弗使木塔尔等还，尔自择之！”是年秋，遣使补贡九白，至张家口，诏勿纳。十二年夏，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继其父衮布为左翼长，约同族墨尔根诺颜、达尔汉诺颜、丹津喇嘛等，表遣子弟来朝。谕曰：“尔等遵旨服罪，朕不咎既往，其应归巴林人畜缺少之数，悉从宽免。嗣后逃人至此，当即遣还。”冬，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于宗人府。是年，

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命土谢图汗及墨尔根诺颜各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贖之。

康熙二十三年，以其部与右翼扎萨克图汗成袞构衅，命阿齐图格隆偕达赖喇嘛使谕解之。二十六年，察珅多尔济偕车臣汗诺尔布等疏上尊号，谕曰：“尔等恪恭敬顺，具见悃忱，但宜仰体朕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至意。自今以后，亲睦雍和，毋相侵扰，永享安乐，庶慰朕怀，胜於受尊号也。”

二十七年，厄鲁特噶尔丹掠喀尔喀，察珅多尔济拒弗胜，偕族弟固噜什喜等携属来归，诏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贖之。二十八年，复遣内大臣费扬古往赈，谕廷臣曰：“朕闻土谢图汗属众有乏食致毙者，深为轸念。费扬古采买牲畜尚须时日，著速发张家口仓米运往散给，计支一月，牲畜继之，则众命可活矣。”二十九年，诏察所属贫户，遣就食张家口。

三十年春，上以察珅多尔济来归后，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图汗成袞子策旺扎布踵至，喀尔喀全部内附，封爵官制宜更，且降众数十万错处，应示法制俾遵守，将幸多伦诺尔行会阅礼，诏理藩院檄察珅多尔济等随四十九旗扎萨克先集以俟。尚书马齐奉命往议礼，定赏格九等，坐次七行，以察珅多尔济为之首。夏四月，驾至，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三十五人以次朝见，谕曰：“尔等以兄弟之亲，自相侵夺，启衅召侮，至全部溃散。其时若令四十九旗扎萨克将尔人众收取，尔部早已散亡。朕好生之心出於天性，不忍视尔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糗粮以资贖养，用是亲临教诲，普加赏赉。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特沛恩施，俾与四十九旗同列，以示一体抚育，罔分中外，尔等其知朕意。”寻命改所部济农、诺颜旧号，封王、贝勒、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佐领，仍留察珅多尔济汗号统其众，自是始称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改喀尔喀左

右翼为三路，土谢图汗称北路。

三十五年四月，上亲征噶尔丹，所部诸扎萨克奏：“臣等被噶尔丹掠，全部溃，赖圣主天威正其罪，请从征效力。”谕毋庸尽行随往。五月，大军既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大赉之。明年，噶尔丹窜死，朔漠平，诏所部归图拉河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贍给。五十四年，以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煽众喀尔喀，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军赴推河侦御。廷议屯田鄂尔坤、图拉裕军食，诏询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附近鄂尔坤、图拉之苏呼图喀喇乌苏、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呼、扎布堪河、察罕度尔、布拉罕口、乌兰固木及额尔德尼昭十馀处俱可耕，命公傅尔丹选善耕人往屯种。是年，诏简所部兵驻防阿尔泰。六十年，命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

雍正二年，北路军营移驻察罕度尔及扎克拜达哩克。三年，以增设赛因诺颜部，定所部为喀尔喀后路。四年，旺扎勒多尔济等因额尔德尼昭乏相宜穀种，遣人购之俄罗斯，并请助屯田兵粮。谕廷臣曰：“前议屯田时，曾有奏言喀尔喀未必踊跃从事者。朕思此举正为伊等计及久远，岂有反不乐从之理？今果感恩抒诚，与朕意相符，殊可嘉尚，交理藩院议叙。”寻各予纪录，并赉币有差，诏如议。五年，以库伦及恰克图为所部与俄罗斯互市地，诏非市朝毋许俄罗斯逾楚库河界。是年，赛音诺颜亲王额驸与俄罗斯定界。九年，选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撤大军还，诏所部兵留驻鄂尔坤及乌里雅苏台。

乾隆元年，复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乌克兰图尔济尔哈朗。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库伦，命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驻守其地护视之。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命土谢图汗延丕勒多

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十七年，增防鄂尔坤兵。十九年，移驻鄂尔海喀喇乌苏。是部扎萨克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授西路参赞大臣。二十年，进剿达瓦齐於伊犁。时降酋阿睦尔撒纳谋据伊犁，上烛其奸，诏入觐。定北将军班第由尼楚袞军营遣额琳沁多尔济护之行。至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印授之，诡称归治装，由额尔齐斯河驰遁。翌日，额琳沁多尔济追之弗及，论罪削爵拟斩，谕赐自尽。多罗贝勒车布登亦以驻防库克岭，不力追叛遁之巴朗，降贝子。而扎萨克辅国公车布登三丕勒以俘青衮咱卜功，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旺勒以擒叛遁之和硕特讷默库功，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以获阿睦尔撒纳旗纛甲冑功，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以赴扎布堪获阿睦纳撒纳之孛及班珠尔等，并诛叛贼固尔班和卓辈功，均进爵赉赏有差。

先是，土谢图汗部编佐领，积三十七旗。以分置赛因诺颜部，析二十一旗，留十六旗，仍隶土谢图汗部。寻增四旗。扎萨克凡二十，盟於汗阿林，设正副盟长及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一：土谢图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贝勒晋袭；附公品级一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三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一由贝子降袭。

是部本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乾隆二十七年，於是部中旗汗山北之库伦置办事大臣，以满洲大员任之；别选蒙古汗、王、公、扎萨克一人作为办事大臣，同釐其务。和硕亲王多罗额驸桑斋多尔济以乾隆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二十七年，停互市。二十九年，桑斋多尔济请

增库伦卡坐，派兵屯田依琿、布尔噶勒台等处，不许。三十年六月，命阿里衮索琳查办恰克图潜通贸易一案，以桑斋多尔济私听蒙人仍与俄商贸易，论罪削爵；办事大臣丑达以私市得贿正法。十月，以是盟扎萨克贝子伊达木什布管俄罗斯卡坐。三十三年，库伦办事大臣庆桂等奏俄罗斯遣使乞开关交易，允之。仍申内地商人图增价值之禁。寻命桑斋多尔济复任。

四十二年，定库伦办事大臣兼辖办事章京，民、蒙交涉事件均具报办理例。四十三年，桑斋多尔济奏俄罗斯人私越边口卖马，俄员玛玉尔不肯前来，暂停贸易，即咨示俄固毕纳托尔，上是之。七月，谕桑斋多尔济会同办事大臣博清额，商办内地商人给还俄罗斯欠货。十一月，桑斋多尔济卒，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往库伦协同博清额办事。四十五年，复开市。四十八年，以车登多尔济私给乘骑乌拉黄缎照票，罢库伦办事大臣，命赛因诺颜亲王拉旺多尔济代之，仍命桑斋多尔济之子郡王蕴端多尔济随同办事，定喀尔喀四部乌拉章程。十二月，命蕴端多尔济列名在办事大臣勒保之前。四十九年，以俄罗斯属布里雅特人劫内地往乌梁海贸易商民，赔货而不交犯，屡檄其国。五十年春，以俄罗斯覆文支吾推宕，复停恰克图互市。办事大臣松筠因定沿边蒙古需用烟茶布疋章程。

五十一年九月，定土、车两部及赛、扎两部每年各带一部人入围场，土、车两盟部落人交库伦办事王大臣带领习围，赛、扎两盟部落人仍交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带领习围，并令部落每年自汗、王至公各拣派一人，台吉内各拣派四人，领职衔较大者二名，微末台吉二名，仍作十名善射赴木兰围场例。五十四年，俄属布里雅特人伤我出卡巡兵，松筠檄俄固毕纳托尔捕送置之。適有自俄归之土尔扈特喇嘛萨麻林言俄将兴兵构衅。廷旨命松筠檄询。五十五年，是部戈壁数旗灾，扎萨克台吉乌

尔湛扎布报以应收赋及自畜牛羊赈给，并令有力台吉官兵周恤贫者。事闻，上嘉之。五十六年，松筠奏俄守边目力辨其诬，诏诛萨麻林，许俄复市。松筠与接任办事大臣普福、协办贝子逊都布多尔济赴恰克图，晓谕俄固毕纳托尔，嗣后如遇会办事件，应如例迅速完结，命盗案犯，应送恰克图鞫实正法，彼此约束商贩，毋有积欠，因与立约，永为遵守。

嘉庆七年三月，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备行围进哨马匹，上嘉之。八月，定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在库伦会集，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例。自是土、车二部重大事件，皆由库伦办事大臣专奏。允蕴端多尔济请，每逾十年巡察俄罗斯交界卡伦一次。八年八月，允蕴端多尔济请，土谢图汗部扎萨克齐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等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地方，免驱逐种地民人禁。嗣后另垦地亩，添建房屋，侵占游牧，并令从前租种者，按地纳租。娶蒙女为妻者，身故之后，妻子给该处扎萨克为奴隶。呼图克图徒众地方即为其所属。并定该处居民按人给照，每年由蕴端多尔济派员检查，造册报院；及再有无照之民任意栖止，盟长、扎萨克等治罪例。二十三年，库伦遣蒙员同俄员勘明疆界。

道光四年三月，以库伦章京尚安泰查验伊琿等处种地民人不能核事，致民人等盘踞游牧，署车凌多尔济扎萨克印务之台吉贡苏伦呈报驱逐，又误毁领照人民房屋，命夺职，蕴端多尔济等议处。仍申各旗容留无票民人之禁。七年，蕴端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十二年，多尔济拉布坦代之。十五年，多尔济拉布坦奏喀尔喀招民垦复抛荒地亩章程，谕不许。十二月，命德勒克多尔济为库伦学习帮办大臣。十八年，多尔济拉布坦奏管卡伦扎萨克那木济勒多尔济擅以奇尔浑卡伦兵丁与明济卡伦兵丁互相移驻，撤差，仍议处。十九年，允

哲布尊丹巴往库伦之北伊鲁格河温泉坐汤，命办事大臣福英护视。四月，多尔济拉布坦卒，以德勒克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一年六月，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咨理藩院，闻中国严禁鸦片入界，已谆饬所属不得在交界之处互相贩带偷运。谕库伦办事大臣严禁内地贸易人等在交界处所私行贩运烟土，以绥外藩、除积弊。二十二年九月，德勒克多尔济以库伦地方商民盘踞一案，下部议处。

咸丰四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汗、王、公、台吉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八年，允俄罗斯使人由库伦至张家口入京。十一年，德勒克多尔济迁，以多尔济那木凯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寻令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代之。以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带操演鸟枪兵丁赴恰克图，命多尔济那木凯妥办库伦事件。四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欲於库伦贸易，行文阻止。六月，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奏准俄人在库伦修理公馆。十一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擅往蒙古各旗贸易。谕守约开导，并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禁阻。十二月，撤恰克图习枪官兵。

同治元年，定俄国陆路通商章程条款。三年，以新疆回乱，调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蒙兵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四年三月，以土、车两盟蒙兵溃散回旗，谕文盛等不必再令赴营。以图盟援古城蒙兵逗留，扎萨克达尔玛僧格严议。五年，命办喀尔喀四盟捐输。六年，调土、车两盟兵一千五百名驻防卡伦。八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许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该商欲前往贸易，亦不拦阻，惟该商应有边界官执照。

九年二月，回匪东窜，自三音诺颜左翼右旗扎萨克阿巴尔米特游牧扰是部左翼后旗镇国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蒙古地方幅员辽阔，蒙众皆择水草旺处游

牧，相距数十里始有氈庐。且百余年安享太平，久不知兵。贼知蒙古易欺，是以百数成群，纵横肆扰。拟调驻卡伦蒙兵，檄两部落盟长等带往西南一带，与各旗官兵协剿。库伦地方塔庙甲于各旗，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现派桑卓特巴等调集喇嘛、鄂拓克防护庙宇。又令商民办理保甲，以资守御。”六月，张廷岳等奏以土盟兵九百名交扎萨克公奈当等防守额尔德尼昭。七月，俄调马队在库伦操演，谕张廷岳等查察。寻以乌里雅苏台危急，张廷岳等奏调土、车两盟兵会剿。十二月，请以赛、扎两盟协防库伦官兵二百名归并赛、扎两盟，派兵分防要隘。

十年二月，回匪复窜额哲呢河一带，图犯库伦。张廷岳等奏迅檄达尔济等军赴哈尔尼敦西北地方防剿。十一年，张廷岳奏：“前调土、车两盟官兵饷糈，上年由两盟捐输支給。乌城被陷，复奏调内地官兵来库防剿，檄土、车两盟及沙毕捐备马三千匹，资汉兵骑乘，又借雇驼马数千只，分赴各台。两盟官兵自上年遣散，改征作防，应需驼马三千馀只，亦系各旗摊派。“四月，回匪窜是部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焚掠府庙，东犯莫霍尔、嘎顺等台。张廷岳遣蒙员札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等追败之於乌拉特中旗沙巴克乌苏地方。六月，副都统杜嘎尔奏回匪於四月由图盟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窜出顺新地方。五月，窜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之巴尔图叟吉地方。派吉尔洪额带队改道蹶贼。时回匪复西窜左翼中左旗扎萨克达尔玛僧格游牧，至乌拉特中公旗之布特拉地方。吉尔洪额会伯克瓦齐尔进击，大胜之。

八月，回匪复窜是部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直趋翁吉河一带。别股窜哲林等台，赛尔乌苏西北台路断。张廷岳等奏察哈尔所派达尔济一军抵翁吉河之乌勒幹呼秀地方，与是部左翼中左旗公齐莫特多尔济及伯克瓦齐尔二营相犄角。是

月二十一日，伯克瓦齐尔败贼於察布察尔台之察罕吉哩玛地方。二十六日卯刻，伯克瓦齐尔星夜由间道穷追，绕出东犯库伦匪前，败之于阿达哈楚克山额里音华地方。午申刻连再捷，获驼千馀、马四百，围贼于毕留庙，相持六昼夜。九月二日，达尔济军至毕留庙西北驻营，匪以投诚诳之，达尔济遽阻伯克瓦齐尔军巡逻，匪于是夜轻骑西遁。十二月，张廷岳等奏前窜乌、库两城回匪，现均返肃州老巢。宣化、古北口二军於本年到库，择要设防，足资捍卫。土、车两盟官兵拟裁半留半，每届半年，轮换防护官署昭庙，撤沙毕兵。

十二年二月，回匪复扰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寻遁。三月，张廷岳等奏：“库伦事务较繁，请土、车两盟之协理将军，飭令每年轮班在库听候差委，勿赴乌城。”下金顺等会商覆奏。谕催山东於五月前解清库伦饷银十万两，赉库伦商民团勇。定变通办理库伦军需章程。十三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阿尔塔什达卒，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

光绪元年，以库伦解严，撤回直隶古北口练军。四年十一月，以库伦、哈拉河等处游匪尚多，仍拨直隶宣化练军二百五十名驻之。五年二月，以穆图善奏，谕饬土谢图汗迅将撤回托里布拉克、图固里克二台帮台官兵驼马，催令仍回本台。五月，予捐输银两之士谢图汗那逊绰克图等奖。六年正月，以改议俄国归还伊犁条约，筹备边防，派土、车二盟兵二千蒙兵驻库伦，拨军火及备蒙古包银。十二月，给库伦防兵月饷。七年二月，撤驻库伦蒙兵。四月，以库伦为俄人来往冲途，调喜昌为库伦办事大臣，统新军千人赴之。是年，中俄订续改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民往蒙古贸易者，祇能由章程附清单内。卡伦过界，应有本国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文执照，註明姓名、货色、包件、牲畜数目，於入中国边界时，在卡伦呈验。其无

执照商民过界，任凭中国官扣留。

八年四月，喜昌奏考察库伦时势边防情形，量议变通。一、库伦与恰克图屯军分驻。一、恰克图改设道员镇守边塞。一、库伦选练土著学试屯垦。一、库伦属境暨接连邻省地方酌量屯兵。下所司议，格。寻以喜昌奏劾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罢之，并下理藩院，议注销土、车两盟王公等驻班乌里雅苏台会盟之案。八月，喜昌等奏库伦近与俄邻，为漠北第一咽喉。现驻兵设防，馈运转输，旧站绕远，亟宜变通，改设捷径。谕飭乌里雅苏台将军、察哈尔都统迅速妥筹覆奏。

九年二月，喜昌奏台站迟滞，拟飭运草养驼，以资供应，并陈报灾不实等情。谕绥远城将军丰绅等按照原奏斟酌妥办。三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穆霍尔、噶顺等九台之官兵潜逃，诏喜昌等飭各旗竭力供差，不准推卸，仍严禁兵丁骚扰台站。八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抚恤灾荒，安设台站。喜昌又劾车林多尔济权势太重，把持公事，串通各旗虚报灾荒，遣撤官兵需用驼只，复为掣肘，各旗派拨帮台，延不到差。谕新任办事大臣桂祥密查具覆。时俄势日盛，诸部王公渐生携贰。喜昌所议置官、驻军、屯田、改台诸大端，皆以消患未萌。中朝重更张，致所请无一行者，卒以病去，并撤其军。辛亥之变，实酿於此，识者惜之。九月，喜昌奏飭图什业图汗部未被灾各旗暂行帮台。寻库伦办事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免，以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代之。

十年正月，以土谢图汗部左翼中郡王阿木噶巴扎尔等四旗被灾特重，谕桂祥等妥筹减缓差徭，予劝捐赈灾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扁额。十二年，桂祥劾哲布尊丹巴之商卓特巴索纳木多尔济居心巧诈，意构边衅，革之。十六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安德等奏库伦所属恰克图等处开办金矿，华商既无可招，洋

商则断不可招集，陈窒碍难行情形，下所司知之。十二月，御史联 奏库伦商卓特巴喇嘛达什多尔济欺朦把持，擅权科敛，下理藩院。十八年七月，定联接中俄陆路电线。哲布尊丹巴所住之庙被火，佛像经卷胥毁。土盟等四盟王公捐助重建，而商卓特巴以此假贷商人，摊派沙毕者遂重。二十年九月，安德奏日本变动，民情惶惑，请仍调官兵驻库伦，谕李鸿章酌度。

二十二年六月，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沙毕一项困苦特甚，流亡过多。呼图克图忠厚存心，用人失当，一任喇嘛等勾通内地商民以及在官人等百方诈取，若罔闻知。迨用度过窘，不得不加倍苛派，所由欠负累累，上下交困。体访其属堪布喇嘛诺们汗巴勒党吹木巴勒为僧俗所仰慕，应责成清理已檄署商卓特巴巴特多尔济等，凡一切商上应办事宜，悉心谘商，妥为筹画。先将沙毕等应派光绪二十二年分摊款，查照十年以前，各按牲畜多寡，秉公匀摊，不准加派，核实酌裁。近年增添浮费，务量所摊撙节动用，俾纾民力。并请将东营台市甲首各商，每遇两大臣节寿酬款项不减不增，按年代哲布尊丹巴归商欠。”下所司知之。寻又奏定恰克图规费，化私为公，提满、蒙大臣经费。七月，奏请定库伦大臣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往还体制是否平行，有曰：“公事之间，备极融洽；相见之际，多似参商。实则哲布尊丹巴已骄蹇跋扈，与办事大臣积不相能。”十一月，桂斌奏：“土盟所属西北旗界哈喇河一带，向有开垦地亩，播种杂粮，曾经奏明不准续垦。每届台市章京更换实任，由库伦大臣扎委会同扎萨克等前往清查有无续垦。兹届应查之期，照章派委台市章京理藩院员外郎奎显往查，将所得陋规呈请核办，约计二千数百两。当将两大臣此次款费全发商人收还，其余各项，暂照成案分资各员，俾资津贴。”

二十三年六月，办事大臣连顺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蒙古办事大臣图什业图汗那逊绰克图两不相能，请革办事大臣之任，谕从之，并饬嗣后遇有此等事件，务妥为斟酌，勿听呼图克图一面之词。以土盟中旗贝子朋楚克车林为库伦办事大臣。连顺以：“桂斌所奏归还哲布尊丹巴商欠办法，四成实银，分年带销，虽恤蒙情，未恤商情，致该商等亏累太多，不敢与沙毕内外两仓及鄂拓克交易。而两仓鄂拓克虽有牲畜，无处易换，市井萧条，诸货不能畅销。现呼图克图之庙工久竣，应照桂斌所奏，不得苛派，休息蒙众。两仓所用货物银茶及鄂拓克息借之款，应循旧日章程，设法算拨。”又奏：“据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转据各旗呈报，现查各旗呈报，并无未领限票民人种地之事。其由库伦台市章京衙门请领限票来旗贸易者，均随来随往，或搭盖土房存货收账，牛羊并不孳生。垦荒民人建房养畜，每年交地租茶数十箱或百箱不等。复据商民元顺明等七家呈，认种荒地，每年有地租茶，牲畜存厂，每年有草厂茶。请将认交前大臣桂斌罚款原茶交还。”旨均如所请。并将查地陋规化私为公，裁台市章京查地之差。

二十四年，劝办昭信股票。连顺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两步落王公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情原报效市平银共二十万两。五月，土、车两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沙毕、喇嘛等陈请不原领昭信股票，温谕嘉之，仍饬一并给奖。以设库伦、恰克图电线，理藩院奏采伐土盟各旗官山木植。

先是，库伦西北各旗至恰克图一带内地人民，率以租地垦荒为名，偷挖金沙，俄人亦多越界潜采，查禁驱逐，具文而已。至是连顺奏：“土、车两盟各旗界内库伦东北六台地，约合三百四十馀里，西自鄂尔河、哈拉河至额能河，共有金矿三处。又西北九台地，约合五百三十馀里，北自色埒河至伊鲁河，共

有金矿二处，周围二百馀里，金苗甚旺，以伊鲁河所产为最佳。惟产自河内，水势颇深，人力掬取，所得有限。必用西法以机器汲水，雇工开挖，其利方厚。拟招集钜款，延聘矿师，购运机器，相地开采。宜同时举办，於居中扼要之处，设一总厂。综计成本约需银三百万两。”复据天津税务司俄人柯乐德利库西称蒙古金矿，中国集款兴办时，俄人亦原附股，仍可代为招集，严遵中国章程。如用俄人，应听中国官员约束，通盘筹画。鄂尔河等五处金矿，拟请招商集款，合力开采，由中国自行举办，并准附招俄股，请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矿务大臣议行。寻命连顺督办蒙古鄂尔河等矿。

是年，李鸿章等奏中俄会订条约。俄国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照旧不纳税。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易货均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在库伦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俟商务兴旺添设。

二十五年十月，奏集股开采，以土、车两盟同时共举为宜，即集土、车两盟长切实劝谕，俾知开矿之举，不特保卫边疆，且开蒙古生计，报闻。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以连顺等劾阻挠开矿，罢之。十一月，洛布桑达什面谩哲布尊丹巴，以玩褻黄教议处。理藩院奏蒙古王公等请停办矿务，命昆冈、裕德往查办，并谕连顺缓办库伦矿务。十二月，库伦、恰克图电线工竣。二十六年，昆冈等奏停办矿务，连顺下部议处。拳匪事起，命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备边。

二十七年三月，丰升阿、朋楚克车林奏图什业图汗部落盟长贝子栋多布等呈，驾幸西安，请捐本年应得俸银缎疋，并量力捐马备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呈捐马千匹，均允纳之。六月，丰升阿等奏：“上年内地拳匪肇祸，猝启兵端，库伦、

恰克图等处中外各商，纷纷迁徙，互相疑惧。当与驻库俄领事官施什玛勒福等再三晤商，均能奉约惟谨，力顾邦交。彼时虽有俄兵防守，尤能实力保护中外商民、蒙众等性命资财，两不相扰，请予宝星。”允之。

二十九年二月，以防守边疆异常出力，予土盟盟长扎萨克敦都布多尔济双眼花翎，土盟参赞郡王阿囊达瓦齐尔紫缰，土盟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土盟副将军亲王杭达多尔济、总管西卡伦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乾清门行走，馀给奖有差。闰五月，土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等报效修正阳门工程银，允核给奖叙。丰升阿等奏覆改设行省，以外蒙地方与内地边疆情形不同，一例办理，多有窒碍。得旨：“是。下所司知之。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奏土、车二盟金矿续议开办，参酌外蒙等情形，详订章程，妥筹布置。请准派税务司洋员柯乐德为总办，并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部议。十一月，以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自庚子以来，慎固边圉，辑睦外人，恤商抚蒙，勤劳足录，予紫缰。

三十年，办事大臣德麟奏库伦后地蒙民租佃，拟设清垦局，以杜与外人私垦，下部议。三月，德麟等奏办库伦统捐。达赖喇嘛以印藏启衅，避之库伦，诏延祉迎，令赴西宁。九月，予驻库伦直隶练军官弁奖，以保卫蒙商，防护外人。十月，德麟奏结图盟左翼中旗扎萨克郡王阿囊塔瓦齐尔债案。

三十一年，办事大臣朴寿奏创办釐金，委差官贾得胜等分往头台暨恰克图等处带兵稽查偷漏，分段弹压。七月，以理藩院奏，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女徒寮汗达拉额尔德尼车臣名号。十二月，设库伦巡警兵丁，由蒙人拣选。三十二年六月，以土盟王公等承购练兵战马，依限选齐，予盟长公衔扎萨克一等台吉敦都布多尔济等奖有差。

三十三年四月，允开库伦金矿，定权限章程。以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会同延祉督办矿务。三十四年二月，办事大臣延祉以派员勘丈各旗垦地，亲王杭达多尔济旗台吉巴图巴鲁抗不备台，请严加议处，允之。五月，增开依拉裕格伦南之克勒司。八月，试办库伦土药统税。设蒙养学堂，就选土、车两盟及沙毕幼童，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以兴办新政，蒙古通晓汉文汉语少，易致隔阂。

宣统元年闰二月，延祉等奏准设库伦理刑司员。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捐学堂经费八千两，延祉为请赏带膝貂褂。得旨，下理藩院核给奖叙。十一月，以库伦各厂所出金沙较往年暢旺，给监办官等花红。

二年五月，办事大臣三多以土、车两盟沙毕等三处屡报灾侵，供亿过繁，历年息借华、俄债款，迭经报官索欠者，约计不下百馀万两，竟有估一旗之牲畜不足抵债者。而自供哲布尊丹巴外，光绪二十九年宣统元年，库伦大臣等修理衙署及器具铺垫等项，已合银十八万馀两，支应马匹、食羊、柴炭等项尚不在内。因奏核定土、车两盟沙毕供库伦大小衙门柴炭、羊数目，及限制各官调任修署添物章程。其馀差使，统由各员自为筹备，并以物价昂贵，费用竭蹶，请加各员公费银一万二千两。先俸库伦外销公款项下开支，倘有不敷，由库伦金矿税款暂拨，仍言金矿逐年渐有起色，蒙困一苏，商务亦可兴旺，税额自必加增，解部之款，不至较往年为绌，下度支部议行。清中叶后，诸边将军、大臣以下俸给过薄，皆倚藩部供应为生计，三多此疏，可以例之。十月，三多奏喇嘛登尊曾犯拒捕一案，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迄不交出首要，历次呈文，无理取闹，要挟具奏，恐国家法令，官长政权，将难行於蒙地，请予斥革；哲布尊丹巴自二月奉严加约束电旨后，库属喇嘛安分守法，为

近年所未有，请传旨嘉奖：均允之。二年四月，是部亲王朋楚克车林为资政院钦选议员。

三年，设库伦审判各。军谘府亦於库伦设陆军兵备处，派员统兵驻之。是年正月，三多奏宣统二年金矿应缴官税计金砂易银十九万三千两有奇，全数作为库伦办军事的款。是月，开图盟扎萨克那木萨赖旗奎腾河金矿。四月，开雅勒弼克金矿。闰六月，已革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报效办理新政银二万两，三多请赏还原衔，饬回库伦署商卓特巴篆务，以是款作为修汽车路之需。八月，奏：“近来边事日急，今沿途台站，於来库伦官员，则多方留难，於递库要件，则任意玩忽。请饬该管台站认真整顿。”允之。九月，三多等以额尔德尼车臣报效银一万两，奏准用杏黄围车。时哲布尊丹巴与三多不协，是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以债务素密结俄人，不悦新政。於是俄照会外务部，有不驻兵、不派官、不殖民之要求。

泊武昌事起，各省鼎沸，杭达多尔济等遂於十月初九日拥哲布尊丹巴称尊号，建元立国，置内阁。以喀尔喀八十六扎萨克名义通牒中外，指斥清廷，兴复元业，驱逐在外蒙之满清官兵。三多被迫去职，赛尔乌苏管站站员亦于十二月去职。於是喀尔喀四部举非清有。

是部地兼耕牧，矿产林木，均称饶富。佐领共有四十九。

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西界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界温都尔罕。

元太祖十七世孙阿敏都喇勒有子谟啰贝玛，驻牧克噜伦河，生子硕垒，始号车臣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子十一，今车臣汗部二十三扎萨克皆其裔。长嘛察哩，号伊勒登土谢图，为扎萨克贝子达哩、台吉旺

扎勒扎布二旗祖；次察布哩，号额尔德尼台吉，为扎萨克台吉吹音珠尔一旗祖；次拉布哩，号额尔克台吉，为扎萨克台吉色棱达什一旗祖。次本巴，号巴图尔达尔琿台吉，为扎萨克镇国公车布登一旗祖；次巴布，号父汗号，为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郡王纳木扎勒、朋素克，台吉韬賚、罗卜藏、垂木扎素、额尔德尼、根敦八旗祖；次绰斯喜布，号额尔德尼琿台吉，为扎萨克辅国公车凌达什，台吉多尔济达什、固噜扎布三旗祖；次巴特玛什，号达賚琿台吉，为扎萨克贝勒车布登、辅国公车凌旺布、台吉车凌多岳特三旗祖；次车布登，号车臣济农；次阿南达，号达賚济农；次布达扎布，号额尔德尼济农：均封扎萨克贝子。阿南达子贡楚克，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

初，喀尔喀服属于察哈尔。天聪九年，大军平察哈尔，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春，以其部私与明市马，谕责之曰：“明，朕仇也。前者察哈尔林丹汗贪明岁币，沮朕伐明，且欲助之，朕故移师往征。天以察哈尔为非，故以其国予朕。今尔与明市马，是助明也。尔当以察哈尔为戒，其改之！”硕垒遣伟徵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命察罕喇嘛往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币。二年，献所产兽曰獭喜。三年，献马及甲冑、貂皮、雕翎，俄罗斯鸟枪，回部弓箭、鞍辔，阿尔玛斯斧、白鼠裘，唐古特玄狐皮。诏岁贡九白，他物毋入献。

顺治三年，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遣子本巴等以兵三万援，大军败之。师旋，诏责硕垒曰：“苏尼特本察哈尔属部，向化来归，尔诱之使叛。朕遣兵追剿时，犹诫勿加兵於尔。詎意尔反称兵抗拒，以致上苍降谴，立见败衄。倘非朕饬令班师，大兵既压尔境，何难长驱直入耶？今尔若知自悔，欲赎前愆，其速擒腾机思来献！”五年，腾机思乞降，硕垒遣使献驼

百、马千入谢，诏遣子弟来朝。九年，以妄争岁贡赏，谕责勿贡。十二年，巴布继其父硕垒为车臣汗，遣子穆彰墨尔根楚琥尔来朝，诏宥前罪，贡九白如初。是年，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命车臣汗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责之。

康熙二十一年，以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会贡使至，谕曰：“朕闻尔属众与界内蒙古互相窃夺，彼此效尤，恐乖生计。朕已饬界内人毋许出境滋扰，尔亦当约束所属，守分安居。违者即拘治之，毋稍姑息。”二十二年，诏毋越噶尔拜瀚海游牧。巴布卒，子诺尔布嗣车臣汗。二十六年，偕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表上尊号，谕卻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至克噜伦河。时诺尔布及长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相继卒，孙乌默客幼，台吉纳木扎勒等携之来归，从众凡十万馀户，诏附牧乌珠穆沁诸部界，乌默客袭汗号如故。寻理藩院奏降众日多，请授纳木扎勒等为扎萨克辖之，报可。命科尔沁亲王沙津等往示内地法度，谕曰：“朕因尔等为厄鲁特所掠，怜而纳之。今观尔等并无法制约束部曲，恐劫夺不已，离析愈多。爰命增置扎萨克，分掌旗队，禁止盗贼，各谋生业。尔等果能遵而行之，寇盗不兴，祸乱不作，庶副朕抚育归降、爱养群生之至意。”二十九年，选所部兵赴图拉河，随尚书阿喇尼侦御噶尔丹。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王、贝勒、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部佐领，而以车臣汗乌默客统其众。自是始称车臣汗部。

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东路。三十四年，遣官往购驼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师次克噜伦河，乌默客等以兵从。凯旋，所部沿途庆献，日亿万计。明年，诏归克噜伦河游牧。五十五年，谕所部选驼六千，以兵五千领之，由郭多里巴

勒噶逊运军粮赴推河。六十年，调兵防护乌梁海降众於巴颜珠尔克。

雍正九年，选兵三千赴察罕度尔军营从剿噶尔丹策凌。十一年，复诏以所部兵千屯游牧西界，训练防守，并追缉巴尔呼逃众。十三年，撤还。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塞勒壁口。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七年，选兵四千驻防巴颜乌兰。二十年，随大军剿达瓦齐於伊犁。二十一年，以所属齐木齐格特人肆窃，命参赞大臣纳穆扎尔等往缉，寘之法。谕扎萨克等曰：“朕因尔等不善经理游牧，以致盗贼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缉。念皆起於饥寒，复令发帑赈给贫户，以贍生业。尔等游牧，始皆宁谧。尔等习於玩愒，徒知盗贼已除，不复为贫者筹画生计。又或目前尚知约束，日久渐至废弛。当各统率所属，详察贫困之由，俾谋生有策，不至为非。即有顽悍不悛之徒，亦当严加约束，有犯必惩。务令上下安全，共享升平之福。”

荡平准部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巴雅尔什第、扎萨克辅国公达尔济雅均以俘叛贼包沁副总管阿克珠勒等功，巴雅尔什第晋亲王，达尔济雅晋贝子，扎萨克一等台吉成衮扎布多尔济以察逆贼青衮咱卜造伪符撤汛兵之诈，督兵严守各汛，予公品级，而贝勒旺沁扎布以死事伊犁，予优恤。

先是车臣汗部编佐领，置十一旗，后增十二旗。扎萨克二十有三，盟於克噜伦巴尔河屯，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六：车臣汗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郡王晋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

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三，一由贝子降袭，二由辅国公降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二十五年八月，命车臣汗部落一体与土谢图汗等三部落充派兵诸差。三十年，以是部扎萨克贝子旺沁扎布能约束属下，捕获私贸俄罗斯民人、蒙古等，上嘉之。四十七年，是部郡王桑斋多尔济旗与黑龙江属之呼伦贝尔巴尔虎处争界，谓呼伦贝尔总管将音陈、阿鲁布拉克等卡伦私自挪移。四十八年，呼伦贝尔总管三保会桑斋多尔济及贝勒车凌多尔济带同耆老斟酌地图，由界内挖出旧设卡伦所埋记木，贝勒车凌多尔济将所属人等全行收回，桑斋多尔济仍称阿鲁布拉克一卡往外展占五十里。五十年，黑龙江将军恆秀等查办是部人等报称阿鲁布拉克卡并未外展占越，桑斋多尔济坐罚俸。咸丰四年正月，是部车臣汗阿尔罕什达捐银助军，受之，却王公等捐军需之请。

同治二年，是部郡王等旗又与黑龙江巴尔虎争界，寻命吉林将军阜保勘之。三年。调是部兵援古城，溃归。四年，扎萨克车林敦多布以逗留严议。六年，调车盟兵戍卡伦。九年，回匪东扰图盟，是部供军需，增戍役，应捐输，劳费与图盟等。九年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以回匪东扰乌里雅苏台境，奏派是部贝勒幹丹准车林赴额尔德尼昭会剿。寻撤回。十年六月，以回匪踞图盟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图犯库伦，又派幹丹准车林统驻库蒙兵赴噶尔沁图里克、托里布拉克二台协剿。十一年十二月，以窜乌、库两城回匪均回肃州老巢，撤车盟官兵一半。十二年二月，张廷岳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全顺西征，库伦筹备驼只，张廷岳派员赴图、车二盟劝谕各王公等竭力捐助。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调车盟兵驻库伦。寻以约定撤之。二十二年，将军崇欢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摊车盟规费特重，

请禁之。库伦办事大臣桂斌以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任参赞大臣作俑，请追款，谕免之。是年，桂斌奏车盟报应袭台吉已报未袭者有六百馀员，积压未题者有三次之久。谕理藩院迅速核办，不准积压。二十五年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车臣汗德木楚克多尔济阻挠矿务，与俄人交密，形状可疑，谕撤去差使。十一月，是部王公等又呈理藩院请停办矿务，命昆冈等往勘缓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调是部各旗官兵自备饷项，巡防边卡。泊呼伦贝尔为俄兵所据，巴尔虎诸处避难官民均至是部界内，盟长等防守抚辑，均协所宜。二十八年，丰升阿以是部王公异常出力，请予奖励。於是车盟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加亲王衔，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车林尼玛挑御前行走，参赞扎萨克辅国公那尔莽达琥赏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

宣统二年二月，内盟蒙匪托克托等窜扰是部贝子桑萨赖多尔济旗，三多遣驻库宣化练军营官郑春田等迎击失利。电谕周树模飭呼伦道汛派兵往接应，而蒙匪窜俄境。是年，是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闰六月，是部扎萨克贝子多尔济车林等报效办理新政银两，奖之。十一月，哲布尊丹巴称尊号于库伦，胁是部王、公、扎萨克等附之。

是部车臣汗阿尔塔什达、车林多尔济父子皆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有矿，有盐池，有成吉思汗陵。佐领共有四十。

赛因诺颜部，称喀尔喀中路，至京师三千馀里。东界博罗布尔哈苏多欢，西界库勒萨雅孛郭图额金岭，南界齐齐哈尔，北界齐老图河。

元太祖十七世孙伟徵诺颜诺诺和有子五：长阿巴和，为土谢图汗部祖；次塔尔呢，无嗣；次图蒙肯；次巴赉。今赛因诺颜部二十四扎萨克，自厄鲁特二旗外，皆其裔。图蒙肯子十三：

长卓特巴，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托多额尔德尼、诺尔布扎布、台吉图巴三旗祖；次丹津喇嘛，号诺扪汗，为扎萨克亲王善巴、辅国公旺舒克、车凌达什、台吉齐旺多尔济、素达尼、多尔济六旗祖；次车凌，次罗雅克，皆无嗣；次济雅克，号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阿玉什一旗祖；次扎木本，其番不列扎萨克；次察斯喜布，号昆都棱，为扎萨克台吉伊达木、纳木扎勒二旗祖；次丹津，号班珠尔，为扎萨克超勇亲王策棱子亲王成衮扎布、郡王车布登扎布二旗祖；次毕玛里吉哩谛，号巴图尔额尔德尼诺颜，为扎萨克台吉丹津额尔德尼一旗祖；次锡纳喇克萨特，号琿台吉，为扎萨克台吉阿哩雅、萨木济特二旗祖；次桑噶尔扎，号伊勒登和硕齐，为扎萨克台吉沙噜伊勒都齐一旗祖；次扣肯，号巴扎尔，为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一旗祖；次衮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授扎萨克郡王，今袭贝勒，其曾孙额墨

根，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巴赉子一，曰噶尔玛，为扎萨克镇国公素泰伊勒登一旗祖。

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因诺颜号，令所部奉之视三汗。图蒙肯卒，次子丹津喇嘛复受诺扪汗号於达赖喇嘛。

崇德三年，遣使通贡，优赉遣归。五年，赐敕奖谕。顺治四年，以偕其旗土谢图汗衮布等合兵援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诘责之。七年，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诏偕衮布约誓定议。十一年，额尔德尼诺木齐复奉表，谕曰：“尔奏言喀尔喀左翼四旗皆尔统摄，凡有敕谕，罔弗遵行。今即如所请，可速飭尔部长遣子来归。有不遵者，即行奏闻。”十二年，偕衮布等各遣子弟来朝，诏宥前罪。寻设八扎萨克，命丹津喇嘛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十八年，赐“遵文顺义

“号，给之印。

康熙三年，诏所属毋越界游牧。丹津喇嘛卒，子塔斯希布袭。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袭，赐信顺额尔克岱青号。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善巴率属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界。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善巴等王、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属佐领，隶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善巴从弟策棱来归。策棱者，图蒙肯第八子丹津之孙，台吉纳木扎勒之子，后授固伦额驸和硕超勇亲王、定边左副将军兼称喀尔喀大扎萨克者也。三十六年，诏善巴等各归旧牧。五十六年，选兵赴阿尔台军侦御策妄阿喇布坦。

雍正三年，上以所部系出赛因诺颜，较三汗裔繁衍，而额驸策棱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贝勒纳木扎勒、齐素咙，贝子策旺诺尔布，辅国公阿努哩敦多布、额琳沁、扎木禅旺扎勒，台吉格木丕勒、齐旺、锡喇札布、达尔济雅、根敦、车布登、巴朗、延达博第、呢玛特、克什、诺尔布扎布，凡十九扎萨克，别为一部，以其祖赛因诺颜号冠之，称喀尔喀中路，不复隶土谢图汗部。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

九年，所部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棱，击其众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大败之。十三年，撤还。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桑锦托罗海。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寻调所部兵二千驻防锡喇乌苏。十九年，移塔密尔军营于是部中前旗之乌里雅苏台，以是部兵分驻扎布堪。二十五年，随大军剿达瓦齐，平之。二十六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台站，留侍卫四员，馀撤之。

先是喀尔喀分设中路时，但以赛因诺颜名其部，以示别於三汗，未议袭号。三十一年，亲王成衮扎布奏所部来归。初，

亲王善巴为同族长，又世掌丹津喇嘛所遗印，请视三汗例，以善巴曾孙亲王诺尔布扎布袭赛因诺颜号。诏允其请，俾与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均世袭罔替。荡平准部之役，成衮扎布长子额尔克沙喇以剿叛贼巴雅尔功，封辅国公。策凌次子辅国公车布登扎布积俘准部宰桑库克辛等、平达瓦齐、诛贼固尔班和卓、征哈萨克功，历晋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品级。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积捕获乌梁海宰桑、复设台站及招降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功，历晋封至郡王。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克扎布以协济军需，复予袭辅国公。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额以得叛贼布库察罕功，予公品级。而贝子罗布藏车邻以死事乌鲁木齐，晋其子贝勒。

初，所部十九旗，后增三旗，附额鲁特二旗。扎萨克二十有四，盟於齐齐哈尔，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三十有三：扎萨克和硕亲王二；附固山贝子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二；公品级一等台吉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镇国公晋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镇国公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五，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九；附辅国公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

三十八年九月，以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四十二年十月，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率本部王、公、扎萨克、台吉等进大行皇帝斋醮马驼，温谕却之。四十五年六月，以赛音诺颜部落占据土谢图汗游牧，谕博清额查明，毋使侵占。十月，定赛音诺颜、土谢图汗两部界址。

嘉庆四年，是部亲王御前大臣拉旺多尔济等请调集本盟兵

马助剿教匪，温旨止之，并命理藩院传知蒙古各盟，停其预备。七年八月，定喀尔喀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二部事务在乌里雅苏台会集，与定边左副将军一同办理。八年，以是部齐巴克扎布旗容留种地民人，命交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永保办理。十二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木丕勒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之。

道光三年七月，以赛音诺颜盟长德木楚克扎布等于大路抢劫官人财物不能捕缉，诏严议。十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奏：“乌里雅苏台地方，请准令商民等每年驮运茶七千馀箱赴古城兑换米面。如不敷，令凑买杂货，仍照例给发印票，不准另往他处。”六年十一月，回疆军兴，赛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输驼只助军。七年十月，纶布多尔济调库伦办事大臣。十二月，以车林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八年，以哈萨克阑入卡伦，命车林多尔济统赛、扎两盟，杜尔伯特等蒙兵逐之。十九年正月，给驱逐哈萨克之赛、扎两盟蒙古官兵俸赏行装银。四月，命车林多尔济调兵驱逐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八月，以驱逐哈萨克妥速，赉车林多尔济亲王俸一年。二十五年二月，赛盟郡王图克济扎布以不赴军营，革副将军，阿尔塔什达代之。

咸丰三年，赛、扎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却之。十一年，阿尔塔什达调库伦，以车林敦多布代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各城，调是部兵援古城，竟无功。五年七月，李云麟奏：“与明谊等会商，拟将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两部额兵全行派出，共一千八百名。其本爱曼操防之兵，徐为布置。旋因察汉乌苏卡伦闻警，当与麟兴等熟商。北路既有警报，拟每爱曼仍留五百兵备防本境。复商之车林敦多布，转传各盟长，将西两盟额兵以外之壮丁，每盟再挑五百

名，於八月派齐，随后继发。”并谓北路寇至不能御，差务不暇给，保贝勒晋丕勒多尔济遇事勇敢，其才为喀尔喀四部王公之冠。適车林敦多布乞病，诏即以晋丕勒多尔济代之。李云麟寻率赛、扎两盟兵西进。十一月，至呼图古兰台，扎盟兵变，赛盟兵亦溃，李云麟自奏回乌城，诏严责之。七年，晋丕勒多尔济倡捐布伦托海新城经费，偕郡王桑噶西哩等捐银二万五千两有奇。予晋丕勒多尔济王衔，餘给奖有差。

九年二月，肃州回匪东窜，扰是部推河以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蒙兵溃于哈尔呢敦。闰十月己巳，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回匪窜偪乌城，福济、荣全督蒙兵二百在城防守，参赞大臣晋丕勒多尔济督索伦、满、汉兵五百迎击，驻头台。窜匪三千现已抵二台。”辛未，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等奏：“回匪踞博克多山、推河口、额尔德尼昭等处。十月九日，窜至第十一乌特台，文报不通，南台蒙兵闻警先遁。”十一月戊申，福济及参赞大臣荣全奏：“十月九日，贼千余人由东南至西南山沟来扑东西南三门，东沟又来贼数千。初更，贼四面放火，毁栅而登，城池失陷。二十三日，贼由西南窜去。福济遇救尚存，荣全奔向西北，於闰十月四日折回，定边将军印信遗失，荣全亲兵护出伊犁将军印信，暂时借用。”命福济、荣全革职留任，谕杜嘎尔统察哈尔马队及已调吉林、黑龙江官兵赴乌城进剿。寻回匪西窜金山卡伦，晋丕勒多尔济回乌里雅苏台。谕整饬台站，疏通道路。十二月，谕晋丕勒多尔济将张廷岳撤回官兵分布防守推河等处，福济妥设霍呢齐及推河粮台。癸酉，晋丕勒多尔济奏饬赛、扎两部落拣兵分扎乌城台站，并防各旗游牧。乙酉，允福济等请，设乌城驻班台站扎萨克二员、管台二员。谕福济迅将哈尔呢敦等台赶紧预备，催绥远城所遣达尔济一军前进。是月，喇嘛棍噶扎拉参一军自科布多援

乌城。

十年正月，谕严催晋丕勒多尔济设复乌城以南台站。晋丕勒多尔济劾福济谬妄贻误，自顾身命，将仓库存项酬谢贼匪，眷属皆系自尽，非为贼所害。福济亦劾蒙古官员规避差使，请捏病告假规避，或饬传故意迟行及始终不到者，均革职任，无职任者销爵，仍令来营，从之。设霍呢齐台转运总局，福济饬贡果尔带察哈尔马队驻守之。荣全奏：“亲往催办乌城以南二十台，行抵推河，见水台氈房驼马渐集。推河至哈尔呢敦五台照旧布置，略有规模。请给自备驼马帮台之蒙古台吉丁户一半钱粮。”从之。以回匪复图再扰乌城，谕福济等整顿台站，杜嘎尔军毋得逗留。二月，谕福济等妥为布置哈尔呢敦、额尔德尼昭、推河三处防守，并以达尔济一军行抵哈尔呢敦阻滞，饬督令各台站妥为供支，毋误戎机。三月，以乌属各台尚未备齐，致滞师行，谕切责福济，并令传知蒙古王公等率属守御，予乌城殉难蒙兵恤。杜嘎尔奏派苏彰阿带黑龙江兵五百赴乌城，并调贡果尔一军赴前敌各路。谕杜嘎尔赴察尔呢敦等处防剿。

四月，予赛盟台吉车登丕勒吉雅捐银面奖。杜嘎尔进驻贡鄂博地方。谕福济等饬蒙古台站应付驼马等项。晋丕勒多尔济以请归游牧，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下院严议，以扎盟中左翼左旗贝勒多木沁扎木楚代之。福济亦革任，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署之。回匪复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游牧，焚掠固尔班赛汗等处。谕杜嘎尔会奎昌等迅速追剿。五月，回匪窜萨哈尔呢敦附近之萨巴尔图河、推河一带，杜嘎尔遣纳鲁肯一军驻翁吉驿防之。六月，回匪窜扰霍尔哈顺、霍呢齐二台。谕庆春饬达尔济於推河等处防守，杜嘎尔拨队扼要驻扎，保护粮路。福济等奏乌城调到吉林、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三千二百五十名，发图、车、赛、扎四盟采买驼马等银各一万两。八月，回匪复

窜入阿米尔密特旗，至巴彦罕山，逼近翁吉河。福济等饬赛盟速派蒙兵五百名赴南台哈尔呢敦堵截。九月，达尔济一军剿窜翁吉河之匪，殄之。杜嘎尔遣福珠哩率兵剿匪于阿米尔密特旗之那林浑第等处，殄之。是旗附近肃清。达尔济亦败贼於喀雅喀拉乌苏地方。

十一年正月，肃州回匪复窜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旗游牧西南之济尔哈朗图地方。谕金顺、奎昌等各设法保护所属台站。杜嘎尔奏派富珠哩一军扼扎哈尔呢敦一带。四月，回匪窜扰白托罗盖及金山卡伦游牧，奎昌等遣马队追剿。九月，连败之於沙尔鲁尔顿及库尔库噜地方，匪自阿育尔公旗窜扎哈沁。

十二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回匪屡扰赛、扎两盟牧，暂令扎盟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旗移於边界相当之赛音诺颜部落右翼右后旗副将军王格里克扎木楚、扎萨克玛尼巴拉等旗游牧，赛盟扎萨克阿米尔密特旗移於本部赛音诺颜旗亲王车林端多布等旗游牧。两盟南界金山卡伦，亦令暂撤，俾作清野之计。奏入，得旨，下所司知之。十三年正月，乌城解严，长顺等拨察哈尔新兵五百，令佐领依楞额统赴科布多，裁乌城赛、扎两盟防兵五百，侍卫丰升阿统察哈尔马队仍驻扎巴罕河。

光绪六年，以改议俄约，调赛、扎两盟蒙兵二千名驻乌里雅苏台。七月，以将军春福等奏辅国公额尔奇博尔豁地方作为官屯。九月，予赛盟扎萨克济尔哈朗报效屯地奖。七年六月，以俄约成，撤驻乌城之赛盟蒙兵。将军杜嘎尔奏暂停办博尔豁屯田。十一年九月，复设金山卡伦。十三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祥麟等奏：“管理推河、扎克等台吉巴扎尔等报所属都特库图勒等三台鼠灾，请将都特库图勒台暂移在诺们汗沙毕游牧内拜达里克河边之敖尔楚克哈克图地方，扎克、和博勒库根两台向前移在赛盟右翼右后旗郡王吹苏伦扎布旗属之扎绥额奇叟

吉、哈拉布拉克等地方。体察鼠灾定息，青草暢茂，再饬各归原台当差。”允之。十九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病免，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二十一年十二月，修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修乌里雅苏台河桥及河堤。二十五年九月，将军崇欢奏查阅边卡供给，每台有加至百五十两之事，此次免去。查阅南二十台驼马两厂，专查五十五座台卡供给应付，概从删减。二十六年，崇欢奏以古城一带蝗灾，改采购戍守官兵日需米面於归化城。是年以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将军连顺等调赛、扎两盟及乌梁海兵择要防守，各王、公、扎萨克等挑选壮丁，筹帮军食，均能严约属下，勿欺凌俄商，保全大局。二十八年，请将奏入予赛盟盟长扎萨克郡王吹苏伦扎布、亲王那木囊苏伦、副将军扎萨克镇国公刚珠尔扎布、副盟长扎萨克郡王固噜固木扎布等奖有差，特予参赞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黄马褂。

二十九年，设乌城中、俄通商事务局。三十年八月，连顺等以赛、扎两盟呈报去冬今春雪灾，牲畜倒毙。三十一年，是部中左末旗亲王那彦图请裁佐领所遗差户。护将军奎焕饬由本盟各旗分派，按旗接充。入夏亢旱，驼马疲瘦，请缓查阅台站，允之。三十二年，赛盟盟长吹苏伦扎布卒，将军奎焕等请于参赞大臣贝勒车登索诺木、亲王那木囊苏伦二员内简一人为盟长。得旨，授那木囊苏伦盟长。定例，盟长由理藩院请简，此出将军保奏，非恆格也。那木济勒端多布之后，是部中左旗贝勒车登索诺木、中右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相继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十四年六月，御史常徽劾车登索诺木“捏报灾情。本盟应派差使，不遵奏章赴边。防守之差，以贿为定，蒙情不服，咸有戒心。如牧厂未报地界，任令开荒。驼马捏报倒毙。孳生以多报少，弊混不可枚举”。宣统元年，将车堃岫查覆，多为宽解，惟谓车登索诺木於本旗充当各差，或有互调他旗，

以远易近，避重就轻。管理旗务之扎萨克齐阿莫滕混自专，请革之，而为车登索诺木请免议。

二年，是部亲王那木囊苏伦、那彦图为资政院钦选议员。

三年，库伦独立，是部王公附之，将军奎芳被迫去职。

是部额駙策凌之后，亲王拉旺多尔济、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多至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为外扎萨克诸部所莫及。是部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池，向称饶富。共有佐领三十一。

扎萨克图汗部，称喀尔喀西路，至京师四千馀里。东界翁锦、西尔哈勒珠特，西界喀喇乌苏、额埒克诺尔，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賚尔琿台吉有子七，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牧图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琿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鄂特欢诺颜同掌之。今扎萨克图汗部十九扎萨克，自厄鲁特一旗外，皆其裔。阿什海达尔汉琿台吉子二：长巴延达喇，子賚瑚尔汗，为原封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及扎萨克贝勒卓特巴，台吉喇布坦、额尔德尼衮布三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号琿台吉，为扎萨克贝勒根敦，辅国公沙克扎齐巴克扎布，台吉纳玛琳藏布、达什朋素克五旗祖。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生土伯特哈坦巴图尔，子二：长崆奎，号车臣济农，为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贝子博贝、辅国公索诺木伊斯札布，台吉乌尔占、哈玛尔岱青五旗祖；次赛因巴特玛，号哈坦巴图尔，为扎萨克辅国公衮占、台吉伊达木扎布二旗祖。德勒登昆都伦生锺图岱，号巴图尔，为扎萨克台吉诺尔布一旗祖。鄂特欢诺颜生青达玛尼默济克，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通谟克、台吉普尔普车凌二旗祖。

初，赉瑚尔为喀尔喀右翼长，所部以汗称，传子素巴第，始号扎萨克图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同时称三汗。硕垒通好最先，衮布次之，素巴第最后。崇德三年，以其部谋掠归化城，上统师征，所部遁，素巴第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谕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蒙古、察哈尔诸部皆以异朕。尔等皆其所属，当即相率归诚，不则亦惟谨守尔界。乃反兴兵构怨，谋肆侵掠，岂以远处西北，即为征讨不及之区耶？今与尔约，嗣后慎勿复入归化城界，重贻罪戾。”五年，复赐敕诫谕。

顺治四年，素巴第闻诏责硕垒、衮布等纳苏尼特叛人腾机思及掠巴林罪，欲代为解，偕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上书乞好。上因其书不称名，词近悖慢，切责之。七年，俄木布额尔德尼等诡称行猎，私入归化城界掠牧产，遣官饬归所掠。会素巴第卒，子诺尔布嗣，称毕锡呼勒图汗，遣使入贡。谕曰：“朕本欲许尔等和好，故命察归所掠以赎前罪。今尔等反以朕留尔逃人为词，是何心耶？朕统一四海，尔等弹丸小国，勿恃荒远，勿听奸词，致隕尔绪。”十二年，诺尔布偕俄木布额尔德尼各遣子来朝谢罪。十四年，复偕同族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奉表乞好。诏宥前罪。十六年，遣大臣赉服物谕赉之。

先是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诺尔布及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各领右翼扎萨克之一。诺尔布卒，子旺舒克袭，仍号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卒，子额璘沁袭，号罗卜藏台吉。康熙元年，额璘沁以私憾袭杀旺舒克，奔就厄鲁特。其叔父衮布伊勒登避难来归，封扎萨克贝勒，驻牧喜峰口外察罕和朔图。详喀尔喀左翼部总传。九年，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辑其众。二十三年，成衮以额璘沁之乱，属众溃，多往依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屢索不获，与构衅。

命阿齐图格隆等谕解之。会成衮卒，厄鲁特噶尔丹谋掠喀尔喀，诱成衮子沙喇攻察珅多尔济。沙喇因会噶尔丹於固尔班赫格尔，台吉德克德赫等从往。察珅多尔济恶之，追杀沙喇及德克德赫。二十七年，噶尔丹以兵三万掠喀尔喀，至杭爱山，所部大溃。沙喇弟策旺札布偕同族色凌阿海等相继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以所部屡经变乱被芟夷，诏封色凌阿海等王、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令集所属编佐领抚辑之。而以成衮子策旺札布为扎萨克图汗，特封和硕亲王，统其众。自是始称扎萨克图汗部。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西路。三十六年，诏归杭爱山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贍之。寻命策旺札布仍袭扎萨克图汗号。

雍正四年，遣额駙策凌等赴阿尔台勘所部与准噶尔界。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所部扎萨克等内徙游牧。十年，以准噶尔败遁，谕曰：“去岁朕降旨令尔等徙居内地，并不感悦遵行，屡次催促，始勉强迁移。今幸大军於苏克阿勒达呼及额尔德尼昭两败贼众，尔等始得安居，否则岂能保护牲畜乎？朕思尔等本属一体，岂有甘居庸懦受人庇廕之理。嗣后各宜激烈奋发，不惟永享升平，亦且垂光史册矣。”

先是扎萨克图汗策旺札布以从征退缩罪削爵，诏郡王朋素克喇布坦子格呼克延丕勒袭汗号。十二年，调兵驻防察罕度尔。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二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奏：“喀尔喀四部防秋兵皆驻鄂尔坤，扎萨克图汗部驻牧扎克拜达哩克西南，距鄂尔坤尤迩。请即令在彼驻防，徵调无难即至。”诏如所请。五年，谕曰：“前以军务方兴，恐尔部游牧被贼侵扰，悉令内徙。今噶尔丹策凌谨遵朕旨，奏称不敢越阿尔台游牧，甚属恭顺。朕亦降旨令尔部游牧毋逾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尔等当遍谕所属，永远遵行。

倘有违令生事者，严行治罪。况今虽许准噶尔和好，罢息干戈，而平日不可不训习武备，尔等其留意，毋忽！”六年，命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哈里勒迈。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六年，敕禁所部越境与准噶尔及回众私市。十七年，选兵千驻防锡喇乌苏。二十年，随大军进剿达瓦齐。二十二年，以其部和托辉特郡王青衮咱卜叛，诛之。寻谕扎萨克图汗部曰：“前因青衮咱卜负恩背叛，散布流言，众喀尔喀间有煽动。经朕训谕，尔等旋知悔悟，各奉职守。今逆贼就诛，党附人等应分别治罪，以彰国宪。但尔等为国家臣仆百馀年，误听浮言，致干罪戾，并非有心附贼，免其查究。嗣后益宜仰体朕恩，湔涤前愆，约束所属，各安本业，绥静边隅，长享太平之福。”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荡平准、回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青衮咱卜、贝勒连登扎布皆以叛诛，而辅国公旺布多尔济积俘青衮咱卜及准部叛贼呢玛功，晋袭贝勒，予郡王品级。一等台吉扎萨克朗衮扎布积取库车援贼及克库车功，晋至镇国公。二等台吉诺尔布以不从叛贼策登扎布，授扎萨克一等台吉。死事於阿里固特之二等台吉齐巴克扎布，追封辅国公，并授其子巴图济尔噶勒扎萨克。其扎萨克一等台吉噶尔丹达尔扎，以率其属户口自准部特穆尔图诺尔游牧复归，授一等台吉，其后授其子拉克沁噶喇扎萨克，编佐领隶是部。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分十旗，后增八旗，附厄鲁特一旗。扎萨克十有九，盟於扎克毕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二：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一；附公品级三等台吉一，由辅国公降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镇国公二，一由贝勒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一由贝子降袭；附辅国公一；

扎萨克一等台吉八；附辅国公一；厄鲁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乾隆四十五年，以是部扎萨克巴哈图尔侵占杜尔伯特游牧，严飭查办，促令交还。嘉庆七年十月，收扎萨克图汗布尼喇特纳等进马五百匹。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驼马助军需。二十五年，定扎萨克图汗盟支差章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牲畜分作二分，一分牲畜津贴佐领等出差；扎萨克台吉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所有牲畜，依佐领等一律按户扣除大牲畜一双，馀次牲畜，均与应派佐领下人等正项差务一律出派，其贫苦台吉佐领下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各均相监之。咸丰三年，是部汗、王、公、扎萨克等以军兴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等城，古城诸城被围，调是部蒙兵援之。五年十一月，李云麟奏扎盟蒙兵抵呼图古兰台，劫掠变乱。寻溃归。九年六月，肃州回匪扰是部境。十月，窜聚博提哈拉乌苏、库努克等处杀掠。十一月，匪于陷乌城后，窜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十一年十月，奎昌等奏移翰克巴雅尔所部察哈尔马队驻扎盟察罕淖尔地方防回匪犯乌城。九月，回匪窜是部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游牧。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自备军装军火粮饷，督台吉官兵，于十六、十七日再挫匪于景色图及巴彦察汗地方，匪向西遁。事闻，予贝子衔。十二月，扰科城之回匪窜聚於扎部南境，奎昌派达尔济带队攻剿。

十二年正月，奎昌等奏回匪于十一月窜扎盟所属之那玛勒吉幹昭地方，官军于是月十一日进攻败之，匪即北窜。追剿至十二日，匪又向察罕布尔噶奔窜，山势险隘，负固相持。达尔济趕带马队前进，匪又越山遁聚巴里坤、扎盟交界地方。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扎盟牧南各旗毗连肃州，屡被回匪扰害，奏暂移公棍楚克扎布、右翼前扎萨克桑青齐苏隆、右翼后

末玛呢达拉等旗於本部扎萨克图汗及右翼中参赞公密帕散布、中右翼末旗达什拉布坦、扎萨克车德恩多尔济等旗游牧，扎萨克图汗旗移本部落右翼左公銜扎萨克班扎班咱尔扎布、右翼末次扎萨克达散巴拉等旗游牧。俟贼匪肃清，即令各归旧牧。下所司知之。十月，回匪窜扰图谢公游牧，旋扰察幹河及莫尔根地方。长顺等遣卓凌阿剿匪于图谢公游牧之库布奇尔果罗地方，胜之，救出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馀名。科布多所遣防御喜莫得等率兵败匪于阿育尔公旗库伦喇嘛地方，救出被胁蒙民男妇三四百名。会栋呢特多尔济军败之於乌兰坝，匪向翰克扎萨克旗以南逾山逃遁。十三年三月，予扎萨克图汗等捐助乌里雅苏台城奖。

光绪初，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解严。七年，徵是盟兵戍科布多。俄约成，撤去。二十一年，是部以甘肃回匪滋扰，文报改由台路，撤回边界游牧牲畜，为坚壁清野之计。二十三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等劾盟长扎萨克镇国公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假公摊派，请革职，允之。二十四年，是部与赛音诺颜部王、公、扎萨克等输昭信股票银，并请报效，仍予奖。二十五年，是部扎萨克蕴多尔济旗与科布多之扎哈沁争界，志锐等奏所争一为巴尔鲁克鄂博，一为翰吉尔图鄂博，一为田德克库与喀拉占和硕界线，请飭理藩院秉公剖断，允之。二十六年，拳匪肇衅，边防戒严，是盟王、公、扎萨克等于徵兵筹饷均得出力。二十八年，予扎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副将军扎萨克辅国公洛布桑端多布奖有差。宣统二年，索特那木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胁是部汗、王等附之。

是部有矿，有盐。佐领有二十一。

列传三百九

藩部五 青海额鲁特

青海额鲁特部，在西宁边外，至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馀里，即古西海郡地。分左右二境，左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洮赉河界，八百馀里；南自博罗充克克河北岸，北至西喇塔拉界，四百馀里；东南自拉喇山，西北至额济讷河界，四百馀里；东北自永昌县界，西南至布隆吉尔河界，三千馀里。右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界，二千五百馀里；南自漳腊岭，北至博罗充克克河南岸，千五百馀里；东南自达尔济岭，西北至塞尔腾、西尔噶拉金界，二千馀里；东北自克腾库特尔，西南至穆噜乌苏河界，千五百馀里。

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罗斯；曰土尔扈特，姓不著。部自为长，号四卫拉特。金称厄鲁特，即明时所谓阿鲁台也。有辉特者最微，初隶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徙俄罗斯境，辉特遂为四卫拉特之一云。青海蒙古分牧而处，有和硕特，有土尔扈特，有准噶尔，有辉特，统以厄鲁特称之。

和硕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其始祖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子二：长阿鲁克特穆尔，今内扎萨克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鲁科尔沁、四子

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八部，其裔也。次乌噜克特穆尔，九传至博贝密尔咱，称卫拉特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继之。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布噶斯，次昆都伦乌巴什，次图鲁拜琥，次色棱哈坦巴图尔，次布雅鄂特欢。哈纳克土谢图为公中扎萨克台吉车凌纳木扎勒一旗祖。拜布噶斯子鄂齐尔图汗及阿巴赖诺颜，牧西套，后准噶尔灭其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今驻牧珠都斯之和硕特部四旗，其裔也。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分青海部众为二翼，子十人领之。居左翼者，曰达延，曰鄂木布，曰达兰泰，曰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居右翼者，曰伊勒都齐，曰多尔济，曰瑚噜木什，曰桑噶尔扎，曰袞布察琿，曰达什巴图尔。达延号鄂齐尔汗，为扎萨克镇国公噶勒丹达什，辅国公诺尔布朋素克、车凌三旗祖。别有附察哈尔之和硕特，亦其裔也。鄂木布号车臣岱青，为扎萨克台吉罗卜藏察罕、济克济扎布、达玛璘色布腾、阿喇布坦四旗祖。达兰泰为扎萨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台吉车凌多尔济二旗祖。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为扎萨克台吉扎布一旗祖。别有阿拉善厄鲁特一旗，亦其裔也。伊勒都齐为扎萨克亲王察罕丹津、辅国公阿喇布坦札木素、台吉察罕喇布坦三旗祖。多尔济号达赖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达什车凌、台吉伊什多勒扎布三旗祖。瑚噜木什号额尔德尼岱青，为扎萨克贝子丹巴、台吉色布腾博硕克图二旗祖。桑噶尔扎号伊勒登，为扎萨克贝子索诺布达什一旗祖。袞布察琿无嗣。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叛逃准噶尔，后就擒，宥之，隶内蒙古正黄旗。顾实汗弟色棱哈坦巴图尔，号扎萨克陀音，为扎萨克台吉哈尔噶斯一旗祖。布延鄂特欢三传至阿布，子二：长达瓦，次鄂尔奇达逊，隶准噶尔，号扈鲁玛台吉，后来归。达瓦封公品级，寻卒。鄂尔奇达逊授伯爵，隶内蒙古正黄旗。

土尔扈特设扎萨克四，其始祖曰翁罕。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为扎萨克台吉索诺布喇布坦多尔济、色特布木二旗祖。别有土尔扈特部十二旗，亦其裔也。贝果鄂尔勒克弟翁贵，为扎萨克台吉达尔扎、丹忠二旗祖。

准噶尔设扎萨克二旗，始祖曰孛罕，六传至额森。子二：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所自始，今驻牧乌兰固木之杜尔伯特部十六旗，自辉特二旗外，皆其裔也。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所自始，七传至和多和沁，号巴图尔琿台吉，驻牧阿尔台。子十一：曰车臣，为其弟噶尔丹所杀；曰卓特巴巴图尔，徙牧青海，为扎萨克郡王色布腾扎勒一旗祖，色布腾扎勒再传，嗣绝；曰班达哩，孙车木伯勒，袭色布腾扎勒所遗扎萨克；曰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阿喇布坦一旗祖；曰温春，子丹济拉，以来归，封扎萨克辅国公，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曰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号琿台吉，再传，为其本族达瓦齐所篡，嗣绝；曰噶尔丹，以掠喀尔喀，为大军所败，窜死；曰布木，号额尔德尼台吉，其曾孙即达瓦齐，大军平其部，俘至京，寻释之，封亲王，不列藩部；曰多尔济扎布，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所戕；曰朋素克达什，孙噶勒藏多尔济，以来归，封绰罗斯汗，寻叛，为从子扎纳噶尔布所杀；曰噶尔玛，三传至三济札布，以来归，授侍卫，隶内蒙古正黄旗。

和多和沁弟曰墨尔根岱青，子二：长丹津，号噶尔玛岱青和硕齐，孙阿喇布坦，以来归，封扎萨克郡王，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次阿海，三传至达什达瓦，嗣绝，妻车臣哈屯携众来归，编佐领，置直隶承德府境，不设扎萨克。

辉特设扎萨克一，其始祖曰纳木占，再传至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贡格一旗祖。

厄鲁特诸扎萨克外，设喀尔喀公中扎萨克一。别有察罕诺扃汗，授扎萨克喇嘛，辖四佐领，自为一旗，不列诸扎萨克盟。

天聪初，蒙古诸部内附，厄鲁特犹私与明市，上以远，弗之禁。崇德二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七年，偕达赖喇嘛等奉表贡。八年，遣使存问达赖喇嘛。以顾实汗击败唐古特藏巴汗，敕曰：“有败道违法而行者，闻尔已惩治之。自古帝王致治，法教未尝断绝。今遣使敦礼高贤，尔其知之！”并赐甲胄。使未至，顾实汗请发币使延达赖喇嘛，允之。顺治二年，顾实汗子达赖巴图尔贡马至，奏：“闻天使召圣僧，臣等自当遵奉。”三年，以厄鲁特台吉等入甘肃境要粮赏，诏所司议剿抚。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命辖诸厄鲁特。嗣间岁辄遣使至，厄鲁特台吉等附名以达。

和硕特族曰都尔格齐诺颜，曰色棱哈坦巴图尔，曰鄂齐尔汗，曰鄂齐尔图汗，曰阿巴赖诺颜，曰达赖乌巴什诺颜，曰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曰额尔德尼琿台吉，曰阿哩禄克三陀音，曰噶尔第巴台吉，曰玛赖台吉，曰诺木齐台吉，曰绰克图台吉。土尔扈特族曰罗卜藏诺颜，曰楚琥尔岱青，曰博第苏克。准噶尔族曰巴图尔琿台吉，曰墨尔根岱青，曰杜喇勒和硕齐，曰楚琥尔乌巴什，曰罗卜藏呼图克图。以顾实汗为之首。

五年，甘肃巡抚王世功奏青海蒙古驻西宁，需索供应，请定贡使入关额，馀驻关外给口粮，许之。九年，顾实汗导达赖喇嘛入觐，先奉表闻，并贡驼马方物。十年，诏封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赐金册印。十三年，顾实汗卒。上念其忠勤修贡，遣官致祭。

会青海属复为边患，谕顾实汗子车臣岱青及达赖巴图尔等曰：“分疆别界，向有定例。迩来尔等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守臣奏报二十馀次，屡谕不悛。今特遣官赴甘肃、西宁等处勘

状。或尔等亲至，或遣宰桑来质，诬妄之罪，各有攸归。番众等旧纳贡蒙古者听尔辖，傥系前明所属，应仍归中国。至汉人蒙古交界，与市易隘口，务宜详加察覈，分定耕牧，毋得越境妄行。”十五年，复谕车臣岱青曰：“前因尔等频犯内地，遣官往勘。据奏尔等入边，向番取贡，辄肆攘夺。咎自难辞，朕悉宥尔前愆。但中外本无异视，疆圉自有大防。尔等向属番取贡，酌定人数，路由正口，遣头目稟告守臣，方准入边。至市易定所，应从西宁镇海堡、川北、洪水等口出入，毋得任意取道。如或不悛，国宪具在，朕不尔贷也。”

康熙四年，甘肃提督张勇奏蒙古番众游牧庄浪诸境，情形叵测，请增甘肃、西宁驻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恋西喇塔拉水草饶，乞驻牧。张勇以其地为甘肃要隘，不容偏处，往责之，谢罪去。因设永固营，联筑八寨。至是蒙古等复相继徙近边。上以渐不可启，诏如张勇请。五年，勇复奏：“青海虽通西藏，不过荒徼绝塞，朝廷曲示招徕，准开市，自应钤束部落，各安边境。乃迩来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曾遣谕徙，复抗拒定羌庙，官军败之，犹不悛，声言纠众分入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请设兵备。”诏严防御，仍善抚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固筑边墙。六年，川陕总督卢崇峻奏青海诸头目侦於八月将入寇，因赴庄浪所备之，遣总兵孙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势固守。达赖喇嘛寻檄厄鲁特诸台吉毋扰内地，驻牧黄城兒、大草滩。蒙古悉徙去，献驼马羊等服罪，请撤驻防兵，允之。

十四年，西宁诸镇兵屯河东剿叛贼王辅臣，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营副将陈达御之，阵歿。孙思克屯凉州，宣示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会达赖喇嘛使至，命传谕达赖巴图尔等戢部众，勿为边患。

十六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袭杀驻牧西套之鄂齐尔图汗。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庐幕数千避居大草滩，抚远大将军图海等饬归故巢。十七年，西套诸台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等为防御计。上闻之，谕张勇曰：“噶尔丹侵青海，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往，则听之。若欲经大草滩，则令坚立信约，勿扰内地。”寻噶尔丹以从者异志，且距青海远，行十一日撤兵归。遗书张勇，诡称其祖多克辛诺颜偕顾实汗取青海，和硕特族独据之，欲往索，以将军所辖地，故不果。既而惧和硕特诸台吉袭己，密遣使议婚，以女布木妻博硕克图济农子根特尔。张勇谍得状，奏噶尔丹仇青海、蒙古，议婚后，恐复往侵，甘肃当往来冲，请增防，上报可。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者，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子也，驻牧西套，以避噶尔丹侵，乞假内地赴青海，许之。会噶尔丹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潜掠乌喇特户畜，青海墨尔根台吉闻之，遣使诘归所掠。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亦以厄鲁特掠所部，阴侦之，告额尔德尼和硕齐、和啰理及青海台吉茂济喇克等。游牧额济讷河，则未知其为何厄鲁特也。十八年，遣使谕达赖巴图尔等曰：“尔墨尔根台吉将被盗劫掠人察护解送，朕甚嘉之。夫劝善惩恶者，国之法也。迺闻厄鲁特众栖处额济讷河，尔达赖巴图尔及墨尔根台吉，其照汝例，严加治罪。”使至，称茂济喇克、和啰理皆无掠乌喇特事。额尔德尼和硕齐为准噶尔属，已徙牧去。诏檄噶尔丹收补之，不从。

二十九年，大军败噶尔丹於乌兰布通，青海诸台吉附达赖喇嘛表上尊号，诏不允。三十年，甘肃提督孙思克奏：“噶尔丹巢距边月馀，从子策妄阿喇布坦虽交恶，恐复合，有侵青海举，道必经嘉峪关外。肃州密迩青海，请设兵三千为备。”上报可。三十二年，昭武将军郎坦奏称青海诸台吉私与噶尔丹通

问，请屯兵哈密，绝往来踪。上以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遁后，乏边警，且青海诸台吉素恭顺，寝议。噶尔丹寻屯牧巴颜乌兰，偏内汛，诏西宁设戍兵。唐古特部第巴阴比噶尔丹，诡为达赖喇嘛奏称青海诸台吉无异志，请撤戍。谕曰：“此为征剿噶尔丹计，非防青海诸台吉也。”会议剿噶尔丹，诏檄青海众勿惊惧。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败之，获青海通噶尔丹使。以博硕克图济农及萨楚墨尔根台吉为所部长，遣使赉敕谕曰：“尔青海厄鲁特尊崇达赖喇嘛法教，事本朝，聘问贡献，恭顺有年，朕亦频加恩赉。乃噶尔丹违达赖喇嘛法教，不遵朕旨，朕统军至图拉，剿而灭之。博硕克图济农等遣往噶尔丹使，为朕所擒，俱言达赖喇嘛脱绁已久，第巴匿之，且噶尔丹诡言青海诸台吉谋与彼同犯中国。今噶尔丹亡命西走，青海诸台吉如欲仍前修睦，其各防守边界，遇噶尔丹即行擒解。若知而故纵，此后永仇绝之。”我使至察罕托罗海宣谕善巴陵堪布，盖达赖喇嘛遣理青海蒙古务者也。善巴陵堪布召青海诸台吉集盟坛言曰：“噶尔丹杀鄂齐尔图汗，我等与仇。但素奉达赖喇嘛言，应遣议。”时达赖喇嘛示寂久，唐古特达赖汗寻约和硕特八台吉遣使庆捷。达赖汗即鄂齐尔图汗子也，世长唐古特。鄂齐尔图汗弟自衮布察珥无嗣外，馀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称和硕特八台吉。

三十六年二月，上视师宁夏，诏额驸阿喇布坦、都统都思噶尔、巴林台吉德木楚克、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携青海诸台吉使及赏物往招抚之。复以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内附，诏青海厄鲁特勿扰哈密境。三月，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罗海，察罕诺扈汗迎告曰：“皇上令青海众得享安乐，永受恩泽，何幸如之！”时顾实汗子惟达什巴图尔存，阿喇布坦等宣谕之。达

什巴图尔议遣博硕克图济农及额尔德尼台吉代入觐。阿喇布坦等语曰：“皇上驾临宁夏，尔当率众往朝，毋自误！”达什巴图尔偕察罕诺扞汗、善巴陵堪布及唐古特达赖汗子拉藏等檄诸台吉议，欲四月起行。达尔寺垂臧呼图克图、温都逊寺达赖绰尔济喇嘛及囊素通事等咸请从，私向使问狮象状，且相谓曰：“我等往朝，殆必以所未见文物相示。”闰三月，阿喇布坦、德木楚克自青海归。议诸台吉至，若露处，未协朝典，应令秋后入觐京师。诏如议，命都思噶尔、商南多尔济留驻镇海堡俟之。扈跸诸臣奏：“青海厄鲁特与准噶尔同部，闻噶尔丹败窜，咸惊惧。皇上定策安集所部，身至如归，诚非常举。请行庆贺礼。”谕曰：“青海职责有年，来朝亦常事耳。可勿贺。”诸臣固请，因奉表贺曰：“青海向虽修贡，未隶臣属。今举部归诚，噶尔丹益无窜路。皇上安内攘外之心，自此允惬矣。”四月，谕留粮骑及羊九千馀於达希图海，俟青海众至给之。十一月，达什巴图尔偕诸台吉入觐，谕曰：“朕非威慑尔等前来，不过欲令天下生灵各得其所。朕何物不备，朕之尊不在尔等来否，所望尔等各遂安全，副朕好生至意耳。”诏所从诸宰桑咸列坐预宴，以御用冠服、朝珠赐达什巴图尔，赏诸台吉鞍马、银币有差。复传谕曰：“尔等自祖父来，岁修职责，故特优锡，以宠尔归。”十二月，上大阅玉泉山，达什巴图尔等扈驾往观，战栗失色，奏：“天朝兵威若此，何敌不克？”三十七年正月，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诸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有差。

先是噶尔丹诡与青海媿，实谋往侵，惧大军讨，乃寝。第巴以策妄阿喇布坦不附噶尔丹，阴间之，伪为达赖喇嘛疏，奏策妄阿喇布坦将侵青海及唐古特，上斥其妄。会噶尔丹使至，谕曰：“青海诸台吉奉贡久，傥噶尔丹属犯青海，朕必往讨之。

“至是噶尔丹就灭，策妄阿喇布坦憾达什巴图尔等内附，诡请大军征青海，讨前助噶尔丹罪。谕曰：“青海诸台吉闻朕出师宁夏，远徙游牧。嗣噶尔丹平定，亲来称庆。伊等并无过端，岂肯遽为加兵？朕统驭天下，惟原宇内群生咸获安堵，岂有使尔等构衅之理？”二月，上幸五台山，诏达什巴图尔等从。将旋跸，召觐行幄，温谕遣归，给驼马。三十九年，策妄阿喇布坦声言兵击第巴，遣使赴青海阴觐强弱。上以策妄阿喇布坦将不靖，诏廷臣留意汉赵充国所议五事，为防御计。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府，达什巴图尔等来朝，扈驾阅驻防兵，奏：“禁卒精练，天下无敌。外省军容复如是。亿万年可永享升平。”赐宴遣归。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掠哈密。上以邻青海左翼牧，诏兵备之，准噶尔败遁。初，达赖汗子拉藏偕青海诸台吉定议内附，寻袭唐古特汗，以第巴私立伪达赖喇嘛，袭杀之，而自立博克达之伊什扎穆苏为达赖喇嘛瑚毕勒罕。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讦其伪，奏里塘之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诏内阁学士拉都琥往验。寻遣侍卫阿齐图召青海两翼议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以弭争端。贝勒色布腾扎勒、阿喇布坦鄂木布、朋素克旺扎勒，台吉达颜、苏尔扎等僉请徙。察罕丹津不从，将偕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盟，率兵攻异己者。阿齐图疏至，王大臣等奏察罕丹津若先攻诸部，色布腾扎勒等来奔，应置边内。察罕丹津牧距松潘仅四五日程，请备兵待。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设兵备之。

五十五年，察罕丹津畏罪，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至西宁宗喀巴寺。阿齐图奏请集诸台吉定盟，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等领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领左翼，令永睦，允之。会噶尔丹由沙拉袭青海，掠台

吉罗布藏丹济卜等牧畜，复谋盗噶斯口官军驼马。谕曰：“准噶尔侦噶斯口兵势稍弱，潜来侵扰青海，不可不严筹之。著西安兵会青海左翼，四川督标兵会青海右翼，协力防御。”

五十六年，遣使赴青海测分野。未几，靖逆将军富宁安谋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赴唐古特，驰疏闻。上以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事初定，拉藏汗或阴导准噶尔侵青海，诏理藩院尚书赫寿谕拉藏汗勿得与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构兵。复谕遣侍卫色楞等赴青海，曰：“准噶尔若侵拉藏汗，尔即与青海诸台吉等定义协剿，务令绝无猜忌，不至滋变方善。或拉藏汗导准噶尔侵青海，尔即谕察罕丹津等曰：‘策妄阿喇布坦屡抗大军，今拉藏汗与同谋，是显为仇敌也。国家始终仁爱，保护顾实汗子孙，尔等正当奋志报效而行。’”寻察罕丹津等以准噶尔侵拉藏汗告，谕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西安将军额伦特等分屯青海要地。

五十七年，拉藏汗乞援疏至，诏色楞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察罕丹津谋拉藏汗被戕，谋诱准噶尔至青海迎击之。准噶尔惧，不至。先是哈密伯克额贝都拉献西吉木、达里图、西喇郭勒地，诏设赤金、靖逆二卫及柳沟所，听兵民耕牧。五十八年，以其地错青海左翼牧，遣官偕贝子阿喇布坦、台吉阿尔萨兰等勘定界。阿喇布坦等曰：“青海众荷厚恩，何惜隙地？可耕者听给兵民，留我等牧地足矣！”因集所属宰桑等画地标识，议勿私越。时抚远大将军固山贝子允统兵驻西宁，请自索诺木至柴达木路设站五，站置青海兵十，别令左、右翼兵各三百屯近军地，防准噶尔贼，从之。允复遵旨集两翼王、台吉，以上意宣谕曰：“唐古特部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尔祖顾实汗所设。今准噶尔戕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原置禅榻，

广施法教，今唐古特民人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计，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从往，其定议具奏。”两翼王、台吉等金称原听命。五十九年，所部兵从大军败准噶尔於札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因护达赖喇嘛入藏。捷闻，诏留兵二千屯青海侦防准噶尔。

雍正元年，谕曰：“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日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应各酌加封赏。其率兵进藏，至驻防噶斯、柴达木等众，应令各处将军分别加赏。”是年罗卜藏丹津叛，命大军往讨，越岁而定。罗卜藏丹津初袭其父达什巴图尔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觊为唐古特长，阴约策妄阿喇布坦援己，复诱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罗海，令如所部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而自号达赖琿台吉以统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从，偕镇国公噶尔丹达什来奔。上以和硕特族自相残，不忍遽加兵，诏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善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时兵部左侍郎常寿驻西宁理青海务，命传谕罗卜藏丹津罢兵，不从则惩治之。罗卜藏丹津诡言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谋据唐古特，诸台吉不服，将率兵与决胜负。盖以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首不附己，欲诬以罪，因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尔汗驻唐古特以遥制青海也。

察罕丹津为罗卜藏丹津所偪，继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挈众至。敕川陕总督年羹尧曰：“罗卜藏丹津自其祖顾实汗敬谨恭顺，达什巴图尔慕化来归，晋封亲王，复令其子罗卜藏丹津袭封，自宜仰体宠眷，敬奉法纪。乃妄逞强梁，骨肉相仇，欺凌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恣行倡乱。朕甫闻其事，遣使往谕，令伊讲和修睦，式好无尤。乃肆意称兵，侵袭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以致投入

内境。是其深负朕恩，悖逆天常，扰害生灵，诛戮不可少缓。朕欲大张天威，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兵，往声罗卜藏丹津罪。如敢抗拒，即行剿灭。其党有惧罗卜藏丹津势，暂为胁从者，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

“罗卜藏丹津诡罢兵，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留之，遣叛党分掠西宁诸路，煽贼番等为应。副将军阿喇纳自吐鲁番驰赴噶斯，断由穆鲁乌苏往藏路；副将王嵩、参将孙继宗等击贼党於布隆吉尔及镇海堡、申中堡、北川、新城等处。四川提督岳锺琪以杂谷土司等兵剿归德堡外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及南川口外郭密诸番，复檄前锋统领苏丹等协剿，所至告捷。罗卜藏丹津惧，送常寿归，请罪。谕年羹尧曰：“伊乃深负国恩、与大军对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其与罗卜藏丹津同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既经背叛，即宜削爵。伊等或来归顺，或被擒获，不必更论封爵，但视行事轻重，可宽宥者从宽，应治罪者治罪。”

二年，诏以岳锺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锺琪奉命进剿，侦从贼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自乌兰博尔克遁，尾击之，至伊克喀尔吉，擒其党阿喇布坦鄂木布。遣西宁总兵黄喜林由西尔哈罗色赴柴达木，断噶斯路。侦罗卜藏丹津走乌兰木和尔，锺琪复分兵驰击，擒其母阿尔泰，俘户畜无算。罗卜藏丹津偕贼党分道窜。侍卫达鼐等擒丹津琿台吉於华海子，阿布济车臣台吉於布哈色布苏，吹喇克诺木齐、扎什敦多卜等於乌拉克，罗卜藏丹津走准噶尔。逆党悉槛送京师，诏行献俘礼。

是役也，以兵拒罗卜藏丹津者，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也。不从罗卜藏丹津逆者，郡王色布腾扎勒，台吉阿喇布坦、噶勒丹岱青诺尔布、巴勒珠尔、察罕喇布

坦、旺舒克喇布坦也。为罗卜藏丹津胁从者，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辅国公车凌、台吉诺尔布也。始附罗卜藏丹津、寻以悔罪宥者，贝勒罗卜藏察罕、车凌敦多布，贝子济克济扎布、拉扎布，台吉衮布、色布腾、纳罕伊什也。其附罗卜藏丹津者，首恶曰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从党曰巴勒珠尔阿喇布坦、扎什敦多布、格勒克阿喇布坦、巴苏泰及察罕丹津从子塔尔寺喇嘛堪布诺扪汗也。有中甸者，隶云南丽江府，罗卜藏丹津给伪劄令附己。大军至，率户三千馀请降。洮、岷界外诸番旧为青海属，悉就抚，其不顺者剿诛之。阿冈、多卜藏玛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棋子山、先密寺、兴马寺、阿罗、西脱巴、上笃尔素华藏、上扎尔的诸番众以次底定，青海患始靖。御制平定青海文，立石太学。

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奏青海王、台吉等应论功罪定赏罚，游牧地令各分界，如内扎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者为半佐领，以扎萨克领之。设协理台吉及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岁会盟，令奏选盟长，勿私推。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九年一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西川边外纳喇萨喇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又罗卜藏丹津之吹宰桑及察罕丹津从子丹衷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请各授千、百户等官。又喀尔喀居青海者，勿复隶和硕特旗，令别设扎萨克，土尔扈特及准噶尔、辉特如之。至西番部众，凡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潘、打箭炉、里塘，云南所属中甸等处，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卫营伍诸官。今番众悉归化，应择给土司千百户、巡检等职，令附近道及卫所辖。又青海及巴尔喀木、藏、卫旧称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侵据之。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巴尔喀木粮富，令子

孙游牧青海，而巴尔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地，旧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今以青海叛，取其地，应令四川、云南诸官管理。又达赖喇嘛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里塘、巴塘，向喇嘛等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纳税。请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免取税，岁给达赖喇嘛茶五千斤，班禅喇嘛半之。又西宁各寺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以五六百，易藏奸，前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抗大兵。请於塔尔寺喇嘛选老成者三百给印照，嗣后岁察二次，庙舍不得过二百，喇嘛多者百馀，少者十馀。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度各寺岁用给之。又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蒙古诸部恋牧大草滩及昌宁湖。请於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筑城堡，令蒙古等勿妄据。又肃州西洮赉河、常玛尔、鄂敦塔拉等处，应募民垦膏腴地，庶渐致富饶。至宁夏险要，无过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或徙至山前。请令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所属归阿拉善山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悉为内地。又甘州、西宁界各设营汛，令蒙古等不敢覬觎。又巴尔喀木等部众，自鲁隆宗东察木多、乍雅外，诸番目悉给印照，视内地土司例。又青海属左格诸番，请徙内地。阿巴士司头目墨丹桂等从剿有功，请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西宁边内可耕地，请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遣犯，能种地者，官给牛具籽种，三年后起科如例。又甘州喀黄番，应招抚为青海藩篱。青海诸部，令各守牧地，不得强据，妄掠商贾。察汗诺扃汗喇嘛庙毋得私聚议事。遣官赉敕往，不论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有背贰者必惩。上从其议。

三年，诏以博罗充克克地给阿拉善郡王阿宝居之，钐青海族属，越七载始撤归。是年，青海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

辉特、喀尔喀及察罕诺扪汗各授扎萨克，铸“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关防，遣大臣赉镇其地，辖所部扎萨克。岳鍾琪复奏：“亲王察罕丹津、镇国公拉扎布等游牧河东，地近河州、松潘各路。前议市纳喇萨喇地，地狭，恐不给蒙古需。请改市河州及松潘。河州定於土门关附近双城堡，松潘定於黄胜关之西河口，二地并有城屋，水草美，互市可久。又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色布腾扎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宁，请改市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岁资牲畜，请每年六月后听不时当易，庶蒙古商众获利益。”允之。

六年，唐古特部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叛，扰唐古特，谋通准噶尔，大军诛之。七年，上以准噶尔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因决策进讨。王大臣等议噶斯为准噶尔通青海及唐古特要隘，请选青海扎萨克兵千五百分屯噶斯及柴达木、得卜特尔、察罕乌苏诸路，允之。会噶尔丹策凌遣使告将猷罗卜藏丹津，闻大军就道，惧，仍携归。八年，诏暂缓进兵，谕噶尔丹策凌速猷罗卜藏丹津，当宥罪。复命青海扎萨克备兵游牧听调。准噶尔寻袭科舍图汛，谕青海兵速赴噶斯，准噶尔遁。

九年，遣二等侍卫殷扎纳传谕左右翼扎萨克选兵万屯青海适中地，官兵皆赏装。复命所部采买牲畜，勿滋扰。扎萨克公诺尔布、拉扎布等寻徙牧，叛。诏曰：“朕因准噶尔贼乘西路军不备，盗驼马，因念青海各扎萨克人众恐招逆贼侵害，谕令派兵防护。其采买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牧畜得变价值，可获利益，并非需此区区助也。朕曾谕殷扎纳，一切派兵采买，听蒙古便，不可丝毫勉强。并虑王、台吉等科派所属，谕令严行禁约，岂肯令遣往人逼迫蒙古从事乎？今拉扎布等无故他徙，或殷扎纳不能宣扬朕谕，使众心共晓，而采买马羊又不听

从其便，以致拉扎布等心怀疑畏，渐避差徭。特颁旨谕拉扎布等，令其速归本处，准噶尔贼或由喀喇沙尔前赴噶斯，潜行骚扰，或增人众窥伺青海。所部蒙古兵丁尚未齐集，器械亦未周备，难望捍御贼锋，亦令官兵善为保护。”会拉扎布等不奉命，诸扎萨克擒献。复集兵七千为备，军械及马不给。上悯之，谕廷臣曰：“朕所以聚此兵者，特为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计，非为征伐调遣用也。今闻其生计情形，朕心深为恻然。俟从容料理，必有加恩之处。所聚七千，著选派三千，照前所降恩旨，官员赏给本年俸银，兵丁赏银五两。戍卒驻防日久，赏斧维艰，著给茶币等项，及每月所食青稞。遣归兵四千名，官员等著给三月俸银，兵丁等著赏银三两，令各回游牧。准噶尔贼或潜扰青海，朕意欲将伊等预行从容迁徙，令贼由远路来一无所得，不待战而力尽。我官兵与贼交战时，青海三千兵但追袭贼后，量力驱贼马匹，所得即赏之，仍计马匹多寡，加恩议叙。”

十年，以喀尔喀败准噶尔於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谕青海扎萨克等曰：“喀尔喀奋勇剿贼，尔等何独不能？各宜鼓舞振兴，踊跃效命。贼众侵扰青海，止有噶斯一路，尔等须防守隘口，俟准噶尔前来，务期协力追杀，悉行剿除。”十三年，诏撤驻防大军，所部仍选兵二千屯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汛，以台吉达玛璘色布腾、色特尔布木领之。

乾隆十一年，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众佛保遵旨宣谕诸扎萨克岁防汛，议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长子索诺木丹津及扎萨克台吉衮布喇布坦、色特尔布木、多尔济色布腾、萨喇等防得卜特尔汛，以郡王衮楚克达什、车凌喇布坦，贝子丹巴，辅国公纳木扎勒车凌，扎萨克台吉达玛璘色布腾等防伊克柴达木汛。十人分为五班，三年一察军械。十二年，以准噶尔使赴藏煎茶，道噶斯，复议自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外，设汛

哈济尔、察汗乌苏。

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罗卜藏丹津就擒。谕曰：“罗卜藏丹津负恩背叛，逃往准噶尔，偷生三十馀载。今两路大军至，伊无路奔窜，仍就擒获，实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

“罗卜藏丹津俘至，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世宗宪皇帝有罗卜藏丹津至仍宥罪之旨，诏免死。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授蓝翎侍卫，其戚属处伊犁者，诏勿内徙。

二十三年，大军剿玛哈沁，侦沙拉斯玛呼斯贼窜呼尔塔克罗卜诺尔。以地近噶斯，通青海，诏副都统济福赴西宁宣谕所部集兵千为备，复遣识噶斯道者侦贼踪。既而所部兵集扎噶苏台，诏归牧听调，勿遽就道。济福遵旨谕之，请遣近牧者归，仍量留远道兵屯乌图，备不虞。上鉴其诚，诏酌赏遣归兵。久之，噶斯无贼踪，乃撤乌图兵还。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青海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处设汛屯兵，为防准噶尔计。今准噶尔及回部悉底定，请撤青海驻防兵。”从之。先是阿睦尔撒纳叛，大军分道进剿，所部购马二千、驼四百，送巴里坤军。诏予值，毙者半。至是复输马七百馀、驼三百二十馀，请偿毙数，诏仍如值给。

二十七年，以所部翁扎萨克请给罗卜藏丹津旧牧地，杨应琚遵旨往勘，奏：“洮赉河等处系西宁、肃州镇标马厂及番族牧地，不便拨给。西喇郭勒及西尔噶拉金东西五百馀里，南北三十馀里，地旷，且距扎萨克等游牧近，请给。其西尔噶拉金逾河即产矿山场，久封禁，请飭扎萨克等就近守视。”诏以西喇郭勒给之，西尔噶拉金河东听驻牧，河西铅矿，勿得越界私采。是年复设西宁办事大臣，辖蒙古、番子事务。

所部扎萨克，自察罕诺们汗外，旗二十有九。爵三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一由亲王降袭，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多罗

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辅国公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四，一由镇国公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六，一由贝勒降袭，二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降袭；附固山贝子一；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

二十九年十一月，命青海各扎萨克每年轮派兵丁设卡防果洛克。三十年九月，以果洛克肆行劫杀，谕青海各扎萨克协力剿之。三十一年六月，青海王、贝子、扎萨克等请留办事大臣七十五，不许。七月，谕四川禁果洛克土司番人越境掠窃青海蒙古牲畜。九月，移青海附近果洛克之各扎萨克驻牧地方，添设卡兵。十月，以青海扎萨克罗布藏色布腾等游牧为果洛克番贼劫掠，革之。四十年九月，青海扎萨克公礼塔尔以出猎被番贼戕害，谕青海办事大臣福德查办。

五十一年九月，禁青海喇嘛不领路引私自赴藏。分青海纳罕达尔济等三旗兵，罗卜藏丹津、袞楚克二旗兵驻奎屯、西哩克等处，设果洛克防卡。五十六年九月，以青海郡王纳汉达尔济属人勾引番子戕扎萨克沙喇布提，严饬之，并谕各於境内游牧，勿容匿番族。十二月，以大军进藏征廓尔喀，予亲往巡查青海新设台站之贝子罗布藏色布腾贝勒衔、镇国公达玛林贝子衔，仍贲预备驼马之王、公、扎萨克等有差。五十八年，循化等处番族占居蒙古地界，命办事大臣特克慎以兵驱逐之。

嘉庆四年九月，青海郡王那罕多尔济等呈番子抢掳六千馀户，伤害男女二千馀人。诏责办事大臣奎舒讳匿，革逮，以台斐廕代之，命广厚赴西宁查办。十月，以松筠奏命青海蒙古王公抚绥所属，毋致勾引番子抢劫。五年六月，青海贝勒克莫特伊什等番子交出牲畜较少，谕台斐廕下部严议。九月，台斐廕以不准青海蒙古报被番子抢劫免，以台布为西宁办事大臣。六年十月，以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十二月，

台布奏循化番子渡河抢劫。谕飭拨兵防护。

七年二月，台布令西宁镇总兵保青署河州镇总兵，福宁阿拨兵驻守黄河冰桥，防护蒙旗果尔的等，番族均敛迹。谕台布责成蒙古设法自卫。八月，台布奏番子格尔吉族缚献犯事贼番，撤坐卡官兵。四月，以循化、贵德番子扰青海蒙古各旗，劫执贝子齐默特丹巴，谕办事大臣都尔嘉严行查治。五月，谕都尔嘉抚恤青海被扰蒙古，命贡楚克扎布会同都尔嘉查办番案。六月，都尔嘉奏捕获劫杀青海贝子夫人凶番齐克他勒，诛之。命陕甘总督惠龄赴西宁查办野番，抚恤青海被扰蒙古，每口加给官茶一分。七月，命惠宁等妥酌防番卡伦章程。贡楚克扎布等渡河驱逐野番。八月，贡楚克扎布奏野番退出占住蒙古地方，移回番境。命晓谕番目尖木赞交还赃畜，缚献贼目，并飭定善后章程。九年九月，办事大臣玉宁复以青海蒙古被番子抢劫之案甚多入告。

十年六月，以青海郡王纳罕多尔济呈蒙古穷困，谕玉宁遇水旱之灾，酌量赈济。七月，谕玉宁飭郡王纳罕多尔济等勿令商人私挖木植、大黄。九月，玉宁奏青海番子尖木赞等占据诺们汗等旗。命贡楚克扎布赴西宁会同驱逐之。十一年二月，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奏：“贵德、循化番子头目带至闇门内，与宁西镇总兵九十、西宁道庆炆传见晓谕，番目尖木赞、策合洛等请每年各出羊只，租住蒙古空闲地方，今年三四月间，划定界限，设立鄂博，每年春季，再添会哨一次。”六月，贡楚克扎布奏番帐驱逐净尽，请以青海尚那克空地安插野番，允之。二十二年十月，以青海扎萨克台吉恩凯巴雅尔捕获劫夺蒙古果洛克番贼，予花翎。二十四年十二月，护陕甘总督朱勋奏边外番目缚献番贼，交出原抢蒙古人口牲畜，予番目尖木赞四品顶戴。

道光二年正月，以朱勋奏河北插帐之循化等处九族野番及盐池一带挖盐番户抗不回巢，又蕴依、双勿两族，勾结循化、贵德及四川野番，盘踞原为贝勒特里巴勒珠尔六旗游牧之克勒盖、克克乌苏地方，抢掠蒙旗，请增卡防官兵，允之。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会松廷相机办理，设法驱逐。三月，长龄奏调官兵八千馀名，分途并进，迫令迁移。五月，长龄以剿捕蕴依等二十三族野番全数肃清奏闻。谕饬妥筹善后事宜，并晓谕蒙古王公等勉思振励，自相保卫。六月，长龄以贝勒特里巴勒等移居青海已久，惮回原牧，请以克勒盖一带令察罕诺们汗移居，克克乌苏一带令阿里克阿百户住牧，停向年会哨之兵，免究治诺们汗失察属下勾结野番抢掠之咎，允之。寻野番复出劫掠贝子喇特纳希第游牧。八月，长龄以野番一千数百人过河杀掠闻。命那彦成驰往查办，署陕甘总督，责长龄办理不善，撤双眼花翎。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十一月，增设西宁镇镇海协副将、都司、守备各一，大通营游击一，哈拉库图尔营都司一，哈玛尔托亥营都司一，双俄卜营守备一，千、把以下弁兵有差。以那彦成请，以保卫蒙旗，防御番贼。十二月，那彦成奏：“察罕诺们汗所部夥同野番，勾结汉奸，作贼已久，此次将粮茶断绝，立见穷蹙，原归河南游牧，现押令过河。”上以“不劳力、不延岁月、办理认真”嘉之。定清釐河南、循化、贵德番族，安插河北番族及易换粮茶章程，设千户、百户、百总、十总管束之，封闭野牛沟、八宝山等处偷挖金砂窑洞。

三年，赉青海被扰郡王车凌敦多布等二十四旗青稞三万石。十月，允理藩院议覆那彦成奏，分青海河北二十四旗为左、

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每六旗设扎齐克齐一，每三旗设梅楞一，每旗设扎兰一，承办巡防事件。每旗出二十五人，以五人为一班，每季更换，随同官兵巡防。十八年，玉树熟番内雍希叶布、蒙古尔津尼、牙木错、卡爱尔四族，以避果洛克番劫掠，奔赴青海，右翼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原让游牧内空闲地段住牧。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派员勘明其地，东至和达素沟，西至奎田口，北至乌兰麦尔河沿，南至哈利盖边界，于四至高阜处设立鄂博，分定界址。雍希叶布等四族计人户二百有九，男妇大小一千一百有八十名口。议立交纳马贡易换粮茶各章程，盟长等镇百户番目谒见苏勒芳阿，议定应行事宜，额外苛派。九月，奏入，得旨依议。十二月，青海两翼正副盟长郡王车凌敦多布等呈苏勒芳阿：“河南察罕诺们汗一旗被各番贼劫掠，人户失散，现仅存三百余户，日不聊生，不及原来人户四分之一。请将该旗照旧移过河北，与察罕洛亥驻防官兵协同把守渡口，实与蒙古有益。”苏勒芳阿奏：“即飭贵德文武将该旗安分守法之人移过河北，交车凌敦多布代为管理。仍飭留心稽查，如有滋事作贼之人，不准混淆移过，以昭慎重。”从之。

二十二年，果洛克番贼窜青海，掠蒙古及番族。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率兵剿捕，俘番贼多名，得所掠牲畜，赉缎疋奖之。二十三年七月，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奏河北近边及河南番族畏法，酌撤各路官兵，予出力左翼盟长郡王贝子索诺木雅尔吉奖，分给在事蒙、番牛羊一万四千六百有奇。二十四年三月，录斩擒偷渡河北番贼功，予左翼副盟长贝勒罗布藏济木巴双眼花翎。五月，番族喀布藏与蒙古挟仇报复，蒙兵败之。六月，富呢扬阿奏派防兵并蒙古、番兵，按季于出巡前赴青海南適中之贡额尔盖地方会哨。是年，侨居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

特旗之雍希叶布等四番族仍回原牧。六平番贼复出劫掠，命甘肃提督胡超赴永固剿之，饬西宁办事大臣德兴驻丹噶尔。六月，陕甘总督布彦泰等奏剿黑错寺，番族窜遁，酌量撤兵。

咸丰二年，以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饬暂驻永安城之蒙古郡王等回牧，裁察罕洛亥等处蒙古兵一半。四年，陕甘总督易棠奏于野牛沟三处招募猎户各一千名开采金沙，堵御番匪。同治三年，饬山西筹解青海蒙古王公等岁俸。以青海剿贼出力，予扎萨克王乌尔琿扎布等奖叙。

光绪元年九月，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捕获柴达木抢杀番目之蒙古人犯。谕免扎萨克达什多布吉议处，仍饬认真约束。四年十一月，予青海历年剿匪出力之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等奖。

二十三年二月，甘肃回匪刘四伏等率溃贼数万人由南山水峡口窜青海格德地方，贝子纳木希哩率蒙兵，右翼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贝子吹木丕勒尔布、察罕诺们汗旗及刚咱族总千户均派兵会合堵剿。纳木希哩等阵亡，寻赠纳木希哩郡王衔，恤之。是月十四、十五等日，匪窜左翼郡王翰克济尔噶勒游牧都蓝果立地方，翰克济尔噶勒派兵进击，匪遂窜柴达木，势张甚。陕西巡抚魏光燾派道员严金清率马队由水峡口尾追，甘肃提督董福祥派马队从丹噶尔日月山出口，会兵海南一带，齐至都蓝果力地方前进。刘四伏等窜踞遐力哈净并腮什唐等地，负隅死拒。柴达木住牧之左翼盟长贝子恭布车布坦、贝勒车琳端多布、台吉索木端多布等亲率蒙兵迎击。时口外盛雪严寒，回匪无所得食，饥冻毙者大半。刘四伏等见势不支，遂向西分窜安西、敦煌各境。陕甘总督陶模派道员潘效芬分兵由扁都口进战，西宁办事大臣奎顺饬大通住牧之右翼正盟长郡王棍布拉布坦、公齐克什扎布、台吉丹把、台吉齐莫特林增，阿里克族百户格拉哈官布等亲督蒙、番兵丁，会合官军，分途兜剿。公齐

克什扎布手带枪伤，裹创力战。刘四伏率匪西遁，馀贼降，於贝子恭布车布坦旗安插管束，青海肃清。陶模请奖奏入，于郡王翰克济尔噶勒等奖有差。陶模等於丹噶尔 设局，以银布粮茶赈被难各旗。

宣统二年四月，郡王巴勒珠尔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四月，青海左翼正盟长扎萨克贝勒车林端多布卒，广恕奏以本翼郡王翰克济尔噶勒暂代之。

其地有矿，有盐，林木亦富。佐领共一百有三。

列传三百十

藩部六

杜尔伯特 旧土尔扈特 新土尔扈特 和硕特

杜尔伯特部，游牧金山之东乌兰固木地。东萨拉陀罗海、纳林苏穆河，接唐努乌梁海；南哈喇诺尔、齐尔噶图山，接科布多牧场及明阿特；西索果克河，接阿尔泰乌梁海；北阿斯哈图河，接乌里雅苏台卡伦。本额鲁特绰罗斯种，与内扎萨克之隶科尔沁右翼一旗同名异族。

厄鲁特旧设四卫拉特，杜尔伯特其一也，辉特隶之，后并称卫拉特。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虐诸昆弟子姓，兄子策妄阿喇布坦弃之，徙博罗塔拉，杜尔伯特诸台吉从往，分牧额尔齐斯。迄准噶尔族乱，杜尔伯特内附，设扎萨克十有四，附辉特扎萨克二，统称赛因济雅哈图杜尔伯特部。

杜尔伯特祖曰博罗纳哈勒，与准噶尔祖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昆弟。博罗纳哈勒子额什格泰什，三传至达赖泰什。子七：长敏珠，裔不著；次垂因；次陀音，其裔皆隶察哈尔；次鄂木布岱青和硕齐，为扎萨克汗车凌、亲王车凌乌巴什、贝勒刚多尔济三旗祖；次衮布；次达延泰什；次塔尔琿泰什，其裔隶各扎萨克。达赖泰什弟曰保伊尔登，子四。长鄂尔罗斯，为扎萨克台吉恭锡拉、达什敦多克二旗祖；次巴特玛多尔济，为扎萨克贝勒色布腾、贝子班珠尔，辅国公刚、巴图蒙克、台吉额布根五旗祖；次额璘沁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子根敦、玛什巴图，

台吉巴尔三旗祖；次伯布什，为扎萨克郡王车凌蒙克一旗祖。和硕特台吉鄂齐尔图，为卫拉特首汗，绰罗斯诸台吉隶之。

顺治十四年，杜尔伯特台吉陀音遣使哈什哈等自鄂齐尔图所，以贡马至。十五年，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子伊斯扎布复遣使额尔克贡马。

康熙十四年，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鄂齐尔图使入贡，自称为阿勒达尔泰什族。阿勒达尔泰什者垂因子也，时盖为所部长。十六年，噶尔丹戕鄂齐尔图，遣使告，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己令。谕给诸贡使符验，不从，诡称杜尔伯特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虽隶准噶尔，以牧地远，不及给。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噶尔丹使入关额二百人，馀市张家口及归化城，其绰罗斯自贡之噶尔玛岱青和硕齐、杜尔伯特台吉阿勒达尔泰什及和硕特、土尔扈特长如之。

三十三年，台吉巴拜来归。巴拜者陀音子也，噶尔丹以附牧，强取其戚属。巴拜索之不获，畏弗敢争。嗣从噶尔丹侵略喀尔喀，至乌兰布通，欲弃之降，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阴阻。至是偕从子齐克宗至。上以其习边外，不便驻内地，诏隶喀喇沁牧。

三十六年，台吉车凌复来归。车凌为阿勒达尔泰什孙，其父乌尔衮从噶尔丹侵略喀尔喀，为大军所败，携属三百馀窜图拉河境。上闻之，谕遣护军统领玛喇曰：“尔等驰赴图拉，遣人问故。伊等或欲内附，惧为喀尔喀阻；或力不能至而在彼，可收之至。如欲往阿勒台则听之。既不内附，又不前往，则当相机行事。”玛喇至，侦不获踪。噶尔丹再侵略喀尔喀，乌尔衮复从至，和托辉特台吉根敦阵斩之。车凌从噶尔丹畜牧巴颜乌兰，根敦以告。诏使谕车凌降，不至。噶尔丹寻败遁，车凌将乞降，我师不知而击之，乃逸。其属绰克图巴图尔、宰桑莽奈哈什哈、

都喇图巴图尔、班丹哈什哈、宰桑扎尔瑚齐什赉达尔汉、宰桑苏穆齐扎尔瑚齐、阿哈雅扎尔瑚齐、毕哩克扎尔瑚齐等率众百馀内附。时巴拜属从至，诏置张家口外。巴拜遣宰桑博克请赐所属，遣官察给之。巴拜寻来朝，请效力禁廷，谕曰：“尔先众来降，朕自有加恩之处。其仍率所属驻喀喇沁牧。”

车凌败，知噶尔丹不足恃，遣使奏：“杜尔伯特部自始贡中国，至阿勒达尔泰什，往来朝请已五世。前蒙恩遣巴扎尔传谕臣属功格额尔克，令臣归诚，许恩待。臣遵旨降，反为将军所击，臣复惧而逃，乞赐恩纶。”谕曰：“车凌来归时，我绿营、蒙古兵不知而击之。今复遣使奏请，理藩院其檄令速降，朕将优恤之。”会遣使招噶尔丹，诏以其使从。至则车凌他徙，其使赍檄往谕。车凌遣功格额尔克奉表降，自诣大将军费扬古所告曰：“乌兰布通战后，臣父乌拉袞降志诚，不获达。臣前为大军击，心甚惧，率残卒十馀奔达玛尔，遇噶尔丹，偕赴萨克萨克图固哩克。未浹旬，弃之走额克阿喇勒。臣知噶尔丹罪，与彼伍，徒就死。闻上抚厄鲁特降人咸得所，集臣属二百五十馀户内徙，道逾汗阿林翁吉，阅四月始至。乞以此情代奏。”费扬古驰疏闻，留其孥属於张家口外，遣车凌覲行营。诏授散秩大臣，巴拜如之。

明年，诏以巴拜、车凌属隶察哈尔正白旗，编佐领二：车凌属六品官班丹毕哩克及壮丁百馀，以功格额尔克为骁骑校领之；巴拜属五品官戴和硕齐、纳木喀琳沁、额尔德尼达木巴，六品官达尔扎巴图蒙克、色棱泰墨尔根伊什德克及壮丁百馀，以达木巴领之。后巴拜卒，无嗣。车凌卒，子策旺达尔济嗣。

五十四年，诏招降台吉丹津於阿勒台。丹津者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孙也，与车凌为昆弟，游牧阿勒台，户千馀。和托辉特台吉博贝请赴阿勒台招丹津降，抗即以兵取之。谕车凌遣使赍

书从。比至，丹津徙策旺阿喇布坦牧。

五十九年，靖逆将军富宁安擒台吉垂木伯尔於伊勒布尔和硕。盖是时策妄阿喇布坦假兵力据四卫拉特，令诸台吉环牧乌鲁木齐、额尔齐斯为负隅计。我大兵因屯巴里坤、阿勒台两路遏之，侦准噶尔袭唐古特，诏大军往讨罪，复以兵分击准噶尔境。垂木伯尔者丹津族台吉也，率属驻乌鲁木齐，设哨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路。富宁安以兵至阿克塔斯设哨，贼遁，尾至伊勒布尔和硕击之，擒垂木伯尔归，乌鲁木齐众闻之咸窜。

乾隆十八年冬，台吉三车凌来归。三车凌者：曰车凌，曰车凌乌巴什，曰车凌蒙克，统称杜尔伯特台吉，巴约特其属部也。杜尔伯特以车凌为长，车凌乌巴什次之。巴约特以车凌蒙克为长，聚族额尔齐斯。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布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尔丹策凌倚任之。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袭杀噶尔丹策凌嗣而自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构兵，各令杜尔伯特族助。车凌等欲拒之，不敌，欲事之，莫知所从，集族言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有喀尔喀卒额璘沁达什者，为准噶尔所掠，闻其谋，脱归以告。诏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俟车凌等至，察其诚可纳之。既而三车凌弃额尔齐斯牧，由准噶尔东乌兰岭乌英齐而行，越旬有九日至博东齐，遣使巴颜克什克、都图尔噶等驰赴巴颜珠尔克，以降故告，而留其众於额克阿喇勒以待。成衮扎布遣守汛者视，虑诈，檄喀尔喀兵备之，以闻。谕曰：“车凌等降，非叵测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勒构兵，车凌等助之，胜负难预定，幸而从者胜，卒为人役，不若归降之为得计也。既遣使以情告，若仍令处汛外，恐遣兵至或有失，可即徙入内汛，暂给牧畜，徐议安置事宜。先以车凌、车凌乌巴什及从至者酌遣数人，令

其瞻仰朕躬，朕自优加恩赉。”遣侍郎玉保赉赏物往谕。甫就道，上念所部习边外，以未出痘者生身，若即令至内地，虽伤一仆从不忍，诏俟明岁受朝塞外，勿遽来京师，以负矜恤意。而三车凌惧准噶尔兵袭，请急徙入汛，且献马为贄。成衮扎布纳之，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桑禡木特以兵袭，不及乃逸。玉保至，三车凌怖迎十里外，宣谕之。诡奏：“噶勒丹策凌时，思内附，以众志未变，且法严，故不获间。今避乱来归，思覲天颜，蒙恩軫念避痘，令缓入覲期，请先以宰桑等朝京师。”车凌使曰和通、巴颜克什克，车凌乌巴什使曰哈锡塔，车凌蒙克使曰巴图。明年正月，使至，诏与朝正诸藩臣宴。上以所部间道至，驼马疲甚，且乏畜产，不忍遽远徙，诏视推河、扎克拜达里克、库尔奇勒可耕地置之，穀种取诸归化城。复赐车凌、车凌乌巴什羊各五千，车凌蒙克羊三千贍之。寻定牧扎克拜达里克。

车凌乌巴什属巴启、齐伦等叛逸。喀尔喀卒盗车凌属伊尔都齐马，索不给，且射杀之。诏喀尔喀扎萨克以鄂尔坤防秋兵百视牧，复檄诸扎萨克邻汛者弋叛贼务获。后巴启等就擒论罪。四月，谕曰：“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咸设正副盟长，董理牧务。今新降台吉车凌等携至户口，悉编旗分佐领，其设正副盟长如内扎萨克及喀尔喀例，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五月，驾幸热河，驻蹕避暑山庄。三车凌率诸台吉至，赐宴万树园，命观火戏。谕曰：“杜尔伯特台吉等皆准噶尔渠酋，向慕仁化，率万馀众倾心来归，宜敷渥泽，锡予封爵，以示怀柔至意。其各钤所属，令安分谋业，勿负朕恩。”时所部设扎萨克十有三，自三车凌外，曰色布腾，曰蒙克特穆尔，曰根敦，曰班珠尔，曰刚，曰巴图蒙克，曰禡什巴图，曰达什敦多克，曰恭锡喇，曰巴尔，封亲、郡王、贝勒、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后蒙克

特穆尔以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逃，别授其弟额布根为扎萨克，馀仍爵，详列传。秋七月，将军策楞请徙三车凌牧於归化城青山东。时议备兵征达瓦齐，谕曰：“巴朗等甫叛窜，若徙之，将滋新降疑惧，且非办理准噶尔本意，其令安处旧牧，勿他徙。

三车凌之至也，告族台吉讷默库留准噶尔户千馀，刚多尔济、额尔德尼、巴图博罗特如之，将乘间内徙。至是果偕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至，诏赐牧畜，置塔楚，邻三车凌牧。十月，驾由盛京旋，驻蹕避暑山庄。讷默库等入觐，复赐宴，锡之爵。曰讷默库，封郡王；曰刚多尔济，曰巴图博罗特，封贝勒；曰布图克森，曰额尔德尼，曰罗垒云端，封贝子；曰布颜特古斯，曰蒙克博罗特，封辅国公；曰乌巴什，曰伯勒克，封一等台吉。凡设扎萨克十，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例，分左、右翼，设正副盟长各一。讷默库者，车凌乌巴什兄子。刚多尔济、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乌巴什、伯勒克，皆车凌乌巴什曾祖察衮裔。布颜特古斯、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亦戚族也。后讷默库晋亲王，子喇嘛扎卜授贝勒，以叛除爵。布图克森、罗垒云端、乌巴什，皆无嗣停袭。伯勒克卒，子多第巴袭。多第巴卒，子尼尔瓦齐袭。尼尔瓦齐卒，无嗣，以多第巴弟布颜德勒格尔袭。布颜德勒格尔卒，无嗣停袭。布颜特古斯卒，子舍 凌袭，以叛除爵。刚多尔济无嗣，以从子达瓦丕勒袭。额尔德尼卒，无嗣停袭。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皆以叛除爵。故自刚多尔济外，皆不立传。

二十年，乌梁海降臣察达克招服包沁，察获杜尔伯特属以献，诏给所部。寻从大军征达瓦齐。三车凌既入觐归，诏选兵二千，以车凌领其一，隶北路；车凌蒙克、色布腾从之，以车凌乌巴什领其一，隶西路：各授参赞大臣。讷默库等继至，请从军，诏隶西路。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皆幼不更事，诏调车

凌蒙克赴西路军，从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等行。而是时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副将军，讷默库其妻弟也，固请隶北路军，允之。以故偕三车凌至者隶西路副将军萨拉勒队，偕讷默库至者隶北路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队。赐车凌整装银二千，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各减十分之二，给从军者羊及餼有差。复诏使车凌及车凌蒙克遣宰桑以善耕卒百赴额尔齐斯，盖杜尔伯特众兼耕牧业，视喀尔喀专以牧为业者异。将遣绿旗及喀尔喀兵屯耕额尔齐斯，以所部识水泉道，且善耕，命简卒往导，俟大功成，遣牧众归额尔齐斯。会北路军奏至，以讷默库参赞列名，诏西路军奏如之，列三车凌及色布腾名，次参赞大臣鄂容安后。复谕定北将军班第，俟伊犁定，遣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新降诸台吉入觐。

初，议征达瓦齐，上以卫拉特诸台吉后先附，凡数万众，错处内牧，非得地众建之不可。诏俟准噶尔定，将复设四卫拉特，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别以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以噶尔丹策凌子姓为绰罗斯汗。车凌等赴军时辄闻命。大兵抵伊犁，达瓦齐就擒。班第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及新降之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台吉巴雅尔等列入觐初班。驾幸木兰，车凌等至，召觐行幄慰谕之。旋蹕避暑山庄，御淡泊敬诚殿受朝，诏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诸扎萨克隶之。扎萨克而下，设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时阿睦尔撒纳觊辖四卫拉特，知不可得，叛窬。班珠尔以附逆，械至。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仍各赐汗爵，统所部众。谕曰：“准噶尔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诸台吉、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效

绩。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汗，令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其各董率所属，务勤养教，共图生聚，受朕无疆之福。”其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从子扎纳噶尔布戮之，所部就灭。辉特汗巴雅尔以叛为大军所擒诛。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怀贰志，副都统雅尔哈善歼其众於巴里坤。惟杜尔伯特部恪守臣节，世受封爵罔替。

是年十二月，车凌等以乏牧产，请徙额克阿喇勒。谕曰：“前议平定伊犁后遣归旧牧额尔齐斯，若额克阿喇勒，距额尔齐斯较扎克、拜达里克路更迤，且附内汛外，调所部兵亦易。俟擒获阿逆后，仍当遣归旧牧。所部生计既艰，其给籽种六百石，务令及时耕种，毋误农期。至从军所给驼马，自应交纳。但念往返道远，牲畜不无疲瘠，可姑缓期二载。”

讷默库之将从征达瓦齐也，请徙牧拜达里克北扎布堪河源博罗喀博齐尔至鄂尔海、喀喇乌苏界，允之，谕努力成功，勿念游牧众。至是以车凌等将徙牧，诏往会。而讷默库隐有叛志，谋窜就阿睦尔撒纳。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布颜特古斯等阻之，卒不戢，率众复乘间劫驿骑，戕守汛弁，夺运粮商民驼物及赏。二十一年春，驻防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阿兰泰偕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以兵擒讷默库及其孥，械至，论如律。诏不附逆诸扎萨克各安游牧，勿疑惧。复谕曰：“刚多尔济等属妄行劫掠，应交部议扎萨克罪。但念伊等新降，未谙内地禁例，姑从宽免。”夏，以所部邻扎哈沁，盗不戢，谕曰：“伊等生计全赖牧畜，若复盗窃相仍，不获蕃孳，生计焉能充裕？其各钐束部众，务期守分安生，副朕休养群生至意。”

有伯什阿噶什者，伊什扎布之曾孙也，祖扎勒，父车凌多尔济。伯什阿噶什兄曰布达扎卜、曰达瓦克什克，弟曰达瓦济特、曰格咱巴克，聚牧伊犁河西沙拉伯勒，境邻哈萨克牧。达

瓦齐虐其众，伯什阿噶什将弃之，惧袭而寝。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班第遣使招，因献籍三千馀户降。将遣从车凌等入觐，告哈萨克数掠所部，请归视。比抵牧，侦哈萨克集兵，遣告，且请大军援，谕嘉其恭顺。

会阿睦尔撒纳叛，逆党扰伊犁，遣和硕特辅国公纳噶察赉敕往谕曰：“准噶尔内乱频仍，各部人众咸失生业。朕为一统天下之君，怀保群生，无分中外，特发大军往定伊犁。方欲施恩立制，永安反侧，乃逆贼潜怀叛志，妄思并吞诸部，肆其荼虐，罪状已著，畏诛潜遁。朕已命将穷追，务期弋获。逆贼一日不获，诸部一日不安。尔台吉输诚归命，果能仰体朕旨，去逆效顺，或以兵协剿阿逆，或俟至尔牧擒献之，朕必大沛殊恩。尔其奋勉自效！”达瓦齐复奏伯什阿噶什及库木诺颜、台吉诺尔布必无异志，命遗之书，未达，而伯什阿噶什徙牧。初传偕诺尔布内附，久之不至，或以居博罗塔拉告。诏将军策楞等侦之，无其踪。时阿睦尔撒纳败窜，谕参赞大臣侍郎玉保等侦阿逆赴伯什阿噶什牧，即谕擒献，或故纵，以兵剿之。伯什阿噶什养子博东齐寻偕宰桑诺斯海挈众至，以哈萨克侵牧告。宰桑赛音伯勒克，得木齐恩克、济尔哈尔等踵至，告哈萨克追掠，间走乃免。诏博东齐以兵迎其父，暂置从众於额尔齐斯，诺斯海护视之。赛音伯勒克或从博东齐往，或留牧额尔齐斯，惟其便。博东齐将行，伯什阿噶什携户八百馀抵额尔齐斯，请内附。乌巴什其族台吉也，从至。诏封伯什阿噶什为扎萨克和硕亲王，乌巴什为扎萨克固山贝子，赐谕曰：“尔诚心感戴，率众投诚。前大军抵伊犁，即谒将军大臣，甫欲加恩封赏，旋遇阿逆背叛，未获举行。尔为哈萨克所掠，展转迁徙，始克内附。尔众甫至，不必简兵往从大军，亦无须徙内地，即游牧额尔齐斯所。尔族台吉车凌等将归旧牧，尔等聚族而处，实为允协，不必远

离故土，徒劳往返也。”命甫下，伯什阿噶什等携众抵哈达青吉勒，诏暂留，俟明岁归额尔齐斯牧。

七月，车凌、车凌乌巴什、刚多尔济等以徙牧额尔齐斯，请定入覲年班。谕嘉其诚悃，诏自来年始，定三班，前给从军驼马，姑缓期纳，示恤。九月，伯什阿噶什来朝，弟达瓦济特及兄子丹巴、都噶尔、布鲁特扣肯以视牧故，各遣宰桑代至。赐宴，赉马七百、牛百五十、羊三千，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及刚多尔济等来归例。别为一盟，以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乌巴什副之，丹巴都噶尔授协理台吉。

伯什阿噶什甫归牧，其妻卒，遣侍卫佛保往醮。伯什阿噶什寻卒，无子，诏副都统唐喀禄赙祭，宣谕以丹巴都噶尔为扎萨克固山贝子，以达瓦济特为扎萨克公，辖伯什阿噶什众，听归车凌牧及内徙。而丹巴都噶尔与佐领色布腾互攘畜产，佛保将至牧，驼马为所掠。诏撤恩命还，复谕乌巴什勿惊惧，俟事定归车凌牧。后乌巴什卒，停袭。

二十二年，车凌以哈萨克不擒献阿逆，诸厄鲁特叛扰边，请由额尔齐斯徙牧乌兰固木避之。时喀尔喀贝子车布登扎布遵旨遣兵剿掠佛保贼，收伯什阿噶什属户给喀尔喀，将遣博东齐归车凌牧，族台吉布图库、班珠尔、布林等挈属至，称与车凌等析处久，请异牧，允之。布图库等抵汛，闻佛保自哈达青吉勒归，和硕特台吉桑济复掠诸道，遣从卒驰马迎。上闻之，谕曰：“车凌等自归诚以来，感激朕恩，约束属众，甚为宁谧。迩因叛贼纷起，亟请内徙游牧，其归附之心益坚，可允所请，并给穀种，令为谋生资。博东齐虽与杜尔伯特同族，若往归之，反仰赖车凌等养贍，著遣往乌里雅苏台，交车布登扎布，酌徙呼伦贝尔、通肯呼裕尔等处。布图库、班珠尔等迎接侍卫佛保，俟至乌里雅苏台军所，各给币赏之。”后博东齐及布图库等咸

置呼伦贝尔。布图库、班珠尔以内附诚，各授二等台吉。而贝勒巴图博罗特、辅国公舍棱不从车凌等徙牧，叛应阿睦尔撒纳，副都统瑚尔起以兵擒诸辉巴朗山，妻孥悉论诛。

先是杜尔伯特及乌梁海未内属，错牧额尔齐斯。后杜尔伯特诸台吉至，游牧扎克拜达里克，初徙牧额克阿喇勒，再徙额尔齐斯。乌梁海就抚，以乌兰固木地给之。车凌等复请由额尔齐斯往徙，遣都统纳穆扎尔往勘杜尔伯特及乌梁海牧界。车凌复请以乌兰固木为屯耕地，而游牧於科布多、额克阿喇勒，允之，诏严禁所属勿攘窃。寻以错牧不便，定乌兰固木为杜尔伯特牧，别以科布多为乌梁海牧。

二十四年，乌梁海以科布多产貂不给捕，请徙就阿勒台阳额尔齐斯。谕车凌乌巴什等曰：“额尔齐斯为尔旧牧，今尔移处乌兰固木，乌梁海察达克请游牧额尔齐斯地，向曾降旨，尔等若原归旧牧，听尔便。今哈萨克已全部内附，伊犁厄鲁特贼众复歼无子遗。若尔果原归旧牧，可即徙往额尔齐斯，所遗乌兰固木，自可给乌梁海处之。但哈萨克新附，非尔等久为内属者比，务宜严飭所属安静无事。若尔部众既遵铃束，而哈萨克反来肆扰，可即擒诛之。尔等或安土重迁，则额尔齐斯地与其为哈萨克、俄罗斯所窃据，不若令乌梁海往徙之也。”车凌乌巴什等奏：“察达克所请地，系乌梁海旧牧，距臣等牧远。且乌兰固木地肥不瘠，臣等游牧久，请勿徙，以额尔齐斯地给乌梁海。”诏如所请。是年十月，以大军定回部葳功，谕车凌乌巴什等知之。十二月，侦哈萨克袭乌梁海，以兵三百馀击走，得旨奖赉。

二十五年四月，以所部有温图呼尔者，贫不给，闻其弟居察哈尔牧，告诸扎萨克往就之。谕曰：“杜尔伯特自归诚以来，编设旗分佐领，原欲伊等各安生业。若不善恤之，渐至析处，

殊为可悯。其各加意抚绥，令守分谋生，勿至流离失所，副朕恫 一体之怀。”七月，车凌乌巴什等扈蹕行围，奏所部蒙恩安置，牧产渐饶，嗣请自备驼马。上嘉其诚悃，不忍骤劳之，诏仍官给驼马。

二十七年，诏左、右翼各设副将军一，右翼用正黄旗纛，左翼用正白旗纛，以敕印军符给之。所部旗十有六，爵如之：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二；扎萨克固山贝子二；扎萨克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辅国公二；扎萨克一等台吉四；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四十五年，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查办喀尔喀侵占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界址。

道光二年，修科布多众安庙。三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定蒙民、商民贸易章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均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杜尔伯特汗、王、公、扎萨克等献驼马助军。十二月，以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复输驼助军，上嘉赉之。九年，杜尔伯特贝子奇默特多尔济呈控科布多参赞大臣额勒锦需索马匹，扰累各部。鞫实，罢之。十八年，是部以兵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驱逐阑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十八年十二月，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奏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乌梁海八部落，地方辽阔，多兴讼端，允增置帮办大臣。十九年，给是部官兵俸赏行装银。咸丰三年二月，是部汗、王、公等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乌鲁木齐等城回匪滋事，调是部兵援之。寻以不得力，撤归。八年，以杜尔伯特汗嗣绝，将军麟兴等奏：“左翼汗旗下旧管十佐领户一千五百有奇，右翼亲王旗下旧管一佐领户一千二百上下，右翼贝勒旗下旧管二佐领仅一百六十馀户。以爵而论，贝勒较轻；以户口而论，不过抵汗三十分之

一。拟亲王棍布扎布令折回承袭汗爵，以贝勒巴杂尔扎那承袭亲王，贝勒一缺如无可承袭之人，俟汗王袭爵定后，即将贝勒暂行停袭。”下所司。九年，命以故汗密什多尔济族弟噶勒章那木济勒袭汗，棍布扎布等袭亲王、贝勒如故。回匪东窜，陷乌里雅苏台。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等奏：“匪扑乌里雅苏台地方，各台溃散，科城街市商民惶惑，调附近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盟长、总管等，即发兵来城听候调遣。”寻奏杜尔伯特左翼兵四百名、右翼及明阿特、额鲁特兵各二百名、扎哈沁公兵及总管兵各五十名，均到科城收伍，命拨科布多饷银十万两。十一年十一月，予办差无误之杜尔伯特右翼盟长棍布扎布等奖。是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长顺等奏：“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匪径扑本城，参将英华督弁兵登壁迎击，匪始败退，守备贺遐龄等阵亡。十九日，匪复攻扑南关，不得逞。二十日，由东南山路仍向扎哈沁部落奔窜。”自后回匪出没於扎哈沁、土尔扈特诸部之地，是部警备益严。至西路肃清，始息警撤戍。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增城科布多之戍，事定，撤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北路戒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议举办蒙古团练，令杜尔伯特每旗挑选兵丁二百名，一半马队，一半步队，驻防本旗。十月，事定，裁撤。二十八年四月，瑞洵以杜尔伯特正副盟长等保全俄商遗弃货物，毫无损失，请准奖叙，允之。七月，赈杜尔伯特右翼公多诺鲁旗灾，并给籽种大小麦一百石，引渠溉旧垦波什图、那米拉、察罕哈克三处之地。二十九年闰五月，予杜尔伯特左翼正盟长副将军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紫缰，副盟长贝勒纳逊布彦、左翼扎萨克郡王图柯莫勒、右翼正盟长副将军扎萨克亲王索特纳木扎木柴三眼花翎，左翼扎萨克贝勒纳逊布彦等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

是年，办布伦托海屯田渠工，以杜尔伯特左、右翼助借驼只，均给帮价银。其后参赞大臣连魁等议开乌兰固木等屯田。

宣统二年四月，索特纳木扎木柴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喀尔喀四部无梗抗者。是部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独不附，听参赞大臣溥 节制如故。

其地杂耕牧，有矿，有盐。共有佐领三十五。

杜尔伯特附近之部同隶科布多参赞大臣者，曰扎哈沁，东扎萨克图汗部，南新疆镇西，西阿尔泰乌梁海，北科布多屯田官厂。

初，禡木特，额鲁特人，号库克辛，为准噶尔之扎哈沁宰桑。扎哈沁者，译言“汛卒”，以宰桑领之。禡木特守阿尔泰汛，游牧布拉罕察罕托辉。其东为喀尔喀，有乌梁海界之；其西为准噶尔，有包沁杂准及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界之。包沁为回族，准噶尔呼砲曰“包”，以回人司砲，故名。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皆准噶尔鄂拓克。鄂拓克如各旗佐领。

乾隆十一年，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遣禡木特请赴藏熬茶。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弃准噶尔来降，台吉达瓦遣禡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复逸出。谕责驻防乌里雅苏台达青阿罪。明年春，达青阿诱擒之，诏宥罪遣归。有准噶尔宰桑，别号通禡木特，游牧诺海克卜特尔，近索勒毕岭，为布拉罕察罕托辉下游。禡木特将掠通禡木特，为请降计，通禡木特觉，诱执之。内大臣萨喇勒谍得状，由乌兰山阴以兵骤至，通禡木特就擒，索得禡木特，责负恩罪。禡木特请徙牧内属，遣扎哈沁得木齐招所部六百馀户降。萨喇勒槛禡木特至军，诏仍释之。入觐京师，上鉴归附志诚，授内大臣，赐冠服。二十年，诏与朝正会宴。以通禡木特卒，谕禡木特善视其戚属。时议征达瓦齐，诏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以禡木特参赞

军务。禡木特密奏：“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诏授禡木特总管号。

初，准噶尔定扎哈沁、包沁纳赋例，比年献脯，间年供牲贍喇嘛，遇军事令助。诏如旧例，恤免期年赋。禡木特与阿睦尔撒纳会军于额德里克，寻抵伊犁。诏晋禡木特三等公爵，赐信勇号，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常服之。先是谕班第俟伊犁定，偕禡木特议准噶尔善后事。至是班第以禡木特兼管扎哈沁、包沁牧，请仍至阿尔泰，增喀尔喀藩篱，允之。寻撤大军还，扎哈沁兵三百遣归牧，禡木特以疾留伊犁。闻阿睦尔撒纳骤叛，将脱归牧之兵卫，为逆党哈丹等所遮，胁之降，不从，擒赴阿睦尔撒纳所。阿睦尔撒纳慰之，禡木特唾而骂之，为阿睦尔撒纳缢杀。明年二月，定西将军策楞谋阿睦尔撒纳戕禡木特，以闻。谕曰：“禡木特年就迈，效力行间，甚为奋勉。今逆贼戕之，深为悯恻！其孙扎木禅，令仍袭公爵。”大军定伊犁，械逆党至，讯得禡木特就死状，上制诗悯之。扎木禅乾隆二十一年袭三等信勇公。

三月，以阿睦尔撒纳煽乌梁海梗赴哈萨克，诏从北路将军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九月，赐牧哲尔格西喇呼乌苏。谕曰：“扎哈沁既与喀尔喀邻牧，即设哨附近卡伦，视喀尔喀例支领钱粮，以资养贍。”二十四年，从参赞大臣齐努浑追剿玛哈沁，至阿尔齐图。以兵先遇贼哈喇呼山，奋击之，屡就擒，奖赉币。二十五年，扎木禅子门图什扈蹕行围，乞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代请驼马勿官给。上以扎哈沁甫定牧畜之生计，谕仍官给。二十六年，理藩院议禡木特归诚后，扎哈沁属相继附，置佐领九，得二千馀口，虽补总管，未给印，请以总管扎哈沁一旗总管印给扎木禅辖其众，允之。四十年，扎木禅卒。以扎哈沁原非禡木特之阿尔巴图，撤出佐领，设一旗属科布多参赞大臣。其扎

木禅族丁及其阿尔巴图三十馀户，亦附近科布多之乌裕克齐、博多克齐游牧。至四十五年五月，谕将军巴图等不可令扎萨克图汗部侵占扎哈沁之乌英济等处隙地。

嘉庆五年，以扎木禅之孙托克托巴图之属已足百五十丁，复编一佐领，即以托克托巴图为总管。十一年，以前科布多参赞大臣恆博招民人开采是部煤窑，议处。道光二年，定是部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助驼马。

同治三年，以乌鲁木齐失陷，调杜尔伯特诸部兵援古城。旋仍令撤回。四年，以古城陷，撤是部南境察罕通古等通古城三台，归沙扎盖以北五台支应西路各差。九年十月，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而复窜去，科布多告警，参赞大臣奎昌等调是部二旗兵各五十名赴城收伍。是部东南通扎萨克图部，南接新疆，为用兵要冲。十一年十月，回匪由是部犯科布多，不得逞，仍窜是部，聚扎盟南境。十二年九月，匪扰察罕通古台站，掠景廉军营军装饷银，窜新土尔扈特贝子游牧布拉噶河一带，科城西南两路台站纷纷逃散。匪又由巴里坤红柳峡一带窜踞扎哈沁之博东齐。十月，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率兵败之於博东齐以西，匪窜扎盟阿育尔公旗。光绪二年四月，回匪由布伦托海窜沙扎盖地方，额勒和布等派官兵剿之。金顺以索伦各队扼扎乌鲁木齐，堵截分窜。其后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十二年，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以古城属汉三塘驿，来往商贾，时有劫案，咨科布多大臣饬属缉匪沙克都林扎布。因奏：“汉三塘驿与科城所属土尔扈特、扎哈沁等旗地界毗连，万里沙漠，四通八达，更兼白塔山商贾由此经过，屡被劫掠，又北八站一带抢台劫站之案，亦层见迭出。请将扎哈沁旗内拣派驻察罕淖尔官兵移驻鄂隆布拉克台，保安商民，搜捕盗匪。”允之。

二十六年，拳匪事起，边戍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是部信勇公策林多尔济、总管三保、额鲁特总管喇嘛札布、明阿特总管达什哲克博举办团防，保护俄商货物，用弭边衅。二十九年闰五月，一再请奖。奏入，予策林多尔济贝子衔，三保等均二品顶戴。三十一年五月，瑞洵奏：“科布多所辖扎哈沁应用之五台，尤为大雪封坝。复赴阿尔泰必由之路，信使络绎，地当其冲。扎哈沁共二旗，最为瘠苦，公一旗户口甚稀。帮办大臣英秀由哈巴河回科布多，臣赴新疆督办收抚，信勇公策林多尔济调集乌拉，奔走恐后，保其子台吉棍布瓦齐尔，请赏二品顶戴。”允之。宣统三年，参赞大臣溥 奏赈扎哈沁灾，公旗贫民三百五十六丁口，总管旗贫民一千有一十一丁口，将赏银五千两分别重轻散放。下所司。

额鲁特、明阿特亦与是部同隶科布多。额鲁特本台吉达木拜属。达木拜有罪削爵，以其众属科布多，游牧在新和硕特之西。明阿特本出乌梁海，复为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之属，乾隆三十年撤出。设一旗属科布多，游牧在阿尔泰乌梁海之西。乾隆五十七年，设额鲁特、明阿特总管各一，参领以下有差。同治十年，以防守科城及供大兵西进劳，额鲁特、明阿特总管与扎哈沁信勇公及总管均予奖。两旗皆无扎萨克，论者谓此蒙部之同於郡县者也。

旧土尔扈特，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子四，长珠勒扎幹鄂尔勒克，生子一，曰和鄂尔勒克，居於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琿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牧额济勒河，俄罗斯因称为己属。

顺治十二、三、四年，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

诺颜、罗卜藏诺颜相继遣使奉表贡。书库尔岱青子朋苏克，朋苏克子阿玉奇，世为土尔扈特部长，至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绝。五十一年，复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赉敕往，历三载乃还，附表奏谢。自是时因俄罗斯请於中朝，遣所部人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所部使吹扎布等入觐，称奉其汗惇罗布喇什令，假道俄罗斯，三载方至，请赴唐古忒谒达赖喇嘛，遣官护往。二十二年，自唐古忒还，颁惇罗布喇什币物。

二十三年，伊犁平，有附牧伊犁之土尔扈特族台吉舍棱等奔额济勒河。既而惇罗布喇什卒，子渥巴锡嗣为汗。三十五年，舍棱诱渥巴锡携所部之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人众於十月越俄罗斯之坑格图喇纳卡伦而南，俄罗斯遣兵追之不及。渥巴锡既入国境，由巴尔噶什淖尔而进，至克齐克玉子地方，与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之众相持。伊犁将军令哈萨克毋许土尔扈特越游牧而行，渥巴锡遂向沙喇伯可而进，布鲁特群起劫之。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牲畜十存三四。三十六年，至他木哈地方，近内地卡伦，布鲁特始敛兵退。将军伊勒因遣侍卫普济问来意，渥巴锡与其台吉、喇嘛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献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先是上闻渥巴锡之来，命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经纪其事。至是因受其降，存七万馀众，赈以米、麦、牛、羊、茶、布、棉裘之属，用帑二十万两。三十六年九月，渥巴锡等入觐热河，封渥巴锡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渥巴锡从子额墨根乌巴什固山巴雅尔图贝子，拜济瑚辅国公，从弟伯尔哈什哈一等台吉，均授扎萨克，各编一旗。四十七年，均予世袭罔替。

初分所部为四路，南路凡四旗，曰扎萨克卓理克图汗旗，曰中旗，曰右旗，曰左旗。三十七年，赐牧斋尔。三十八年，徙牧珠勒都斯，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与北路三旗、东路二旗、西路一旗统受节制於伊犁将军。

嘉庆四年，高宗大行，旧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之母请纳俸讽经，不许。道光六年，回匪张格尔扰喀什噶尔等城，徵是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兵赴阿克苏一带助剿。十月，击退犯浑巴什河之贼，赉贝子巴尔达拉什、台吉乌图那逊等及兵丁等缎疋、翎顶、银两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徵其兵。十年十一月，以贝子巴尔丹拉什率兵援喀、英等城，卒于军，命其子蒙库那逊晋袭贝勒。十八年六月，以是部南路盟长福晋喇什丕勒指修喀喇沙尔城垣，予奖。二十一年六月，又献伊拉里克水源，却之。二十七年，布鲁特扰喀什噶尔等城，亦徵是路蒙兵防剿，事定撤回。

同治三年，回匪变乱，库车失陷，徵是路兵剿之，不利，退守游牧。是年，喀喇沙尔等城均失陷，是路部落屡与回匪接战，被蹂躏离散。六年十二月，盟长布雅库勒哲依图请赴京，允之，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设法安插其部落游牧。七年三月，布雅库勒哲依图请率属剿回逆，上嘉之，命赴布伦托海候李云麟酌办，并饬户部筹拨历年俸银俸缎，李云麟接济所属游牧人众。六月，以旧土尔扈特蒙兵接仗失利，移至大小珠勒都斯，催布雅库勒哲依图赴布伦托海，命明瑶等接济照料。十一月，麟兴奏布雅库勒哲依图困苦情形，下所司议。八年三月，赉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贝勒固噜扎布、辅国公曼吉多尔济等旗银二万两。六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安插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及随带官兵。

光绪元年，布雅库勒哲依图卒，以福晋恩克巴图署盟长。

二年八月，拨部库银予恩克巴图抚绥人众，择地安插。三年，刘锦棠等军复喀喇沙尔。四年十二月，伊犁将军金顺奏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自逆回构乱以来，逃散伊犁空吉斯及西湖等处，署盟长派员前往收集，约计一万余人，现已移回珠勒都斯游牧。谕以其部人众困苦，赏银四万恤之，由左宗棠发给。八年，是部难民由伊犁续归三百三十余丁口，旧有府第，兵燹之后，尚未修复，大小水渠，年久淤积。钦差大臣刘锦棠奏：“恩克巴图请赈恤，并筹借银两。权为筹拨银一万两，作为渠工宅第经费。喀喇沙尔善后局员照章给赈，通融接济牛种，待赈丁口粮，俾资耕作。请分别核销及作正开销。”允之。九年，设新疆喀喇沙尔直隶抚民同知兼理事衔，兼管土尔扈特游牧事宜。十三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土尔扈特等蒙众向隶办事领队管辖者，应改归地方官管辖。恐各蒙民未能户晓，请飭理藩院申明新设定制，转行各蒙部。”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年三月，甘肃回匪西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电奏贼窥珠勒都斯，檄南部落署盟长福晋色里特博勒噶丹等拣选有枪马之蒙兵五百名，由贝勒恭噶那木扎勒统之，分派参领奔津等各带官兵驻哈布齐沿山口及哈尔达尔巴罕、达兰达巴罕等处，扼珠勒都斯之东，逼喀喇沙尔、库尔勒要隘。八月，事定，撤回。

新疆置省后，旧土尔扈特诸部仍隶伊犁将军，俸银俸缎均由伊犁发给。蒙古惟旧土尔扈特等部之在新疆者，汗、王、公、扎萨克等卒，袭子不及岁，以前皆由已歿汗、王、公等之妻或母署印。有盐，有矿，地兼耕牧。佐领共五十四。

北路凡三旗，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东噶扎尔巴什诺尔，南戈壁，西察汉鄂博，北额尔齐斯河。渥巴锡族子策伯克多尔济等，乾隆三

十六年，从渥巴锡来归，献金削刀及色尔克斯马。三十七年，入觐，封策伯克多尔济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授其弟奇哩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右翼，赐牧霍博克萨里，为旧土尔扈特北路，以策伯克多尔济领之，授盟长。四十年，授奇哩布弟阿克萨哈勒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左翼。四十三年，策伯克多尔济卒，奇哩布袭，销右翼印。五十年，授策伯克多尔济之子公品级一等台吉恭格车棱扎萨克，诏辖其父属众，别铸右翼扎萨克印赐之。五十七年，封辅国公。道光二年，卒。子多尔济那木扎勒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

同治四年，塔城回变，亲王策林拉布坦以调兵迟延，为参赞大臣锡霖劾革其爵，以捐输复之。九年，奎昌等立塔尔巴哈台新界鄂博，奏饬亲王策林拉布坦、图普伸克什克、扎萨克喇扎尔巴达尔随时留意侦察，旧界亦有割弃。十二年十月，回匪窜扰是部萨巴尔山地方，劫掠牲畜衣物，乌素图等三台逃散。十二月，参赞大臣英廉奏匪已远窜，饬策林拉布坦等妥为安插被难蒙民，一面将原设七台照旧安设。寻论设台站之劳，予黄缰。

宣统元年，以阿尔泰乌梁海复在是部萨里山阴度冬，提每年租马十成之一给是部三旗作水草之租。是部金矿颇著名，地杂耕牧。有佐领十四。

东路凡二旗，跨济尔哈朗河。东奎屯河，接甘肃绥来，南南山，西库尔喀喇乌苏，北戈壁。渥巴锡族弟巴木巴尔等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多罗毕锡埒勒图郡王，弟奇布腾固山依特格勒贝子，盟名亦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初隶库尔喀喇乌苏大臣，统仓，统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治末，俄人以北路旧土尔扈特取所属哈萨克马驼，执是部贝子普尔普噶丹为质，寻释之。光绪初，给抚恤银一万两。十一年，

设库尔喀喇乌苏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件。清末，袭郡王者帕勒塔尝请出洋，又入贵胄学堂，以本旗事为伊犁将军广福劾，议处。是部共有佐领七。

西路一旗，当天山之北精河东岸。东精河屯田，南哈什山阴，西托霍木图台，北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渥巴锡族叔父默们图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济尔噶朗贝勒，赐牧精河，受伊犁将军节制。咸丰十年，贝勒鄂齐尔以捐饷予双眼花翎。光绪初，以被扰，予抚恤银一万两。十三年，设精河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有佐领四。

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西南，当金山南乌隆古河之东。东新和硕特，南胡图斯山，西与北均阿尔泰乌梁海，东南扎哈沁。

土尔扈特翁罕十四世孙舍棱率诸昆弟附牧伊犁，为准噶尔属台吉。大军征准噶尔，获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以叛相次诛灭，舍棱独抗不降，窜匿库库乌苏、喀喇塔拉境。乾隆二十三年，诏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剿之。舍棱奔俄罗斯，我军追及之於勒布什河源，舍棱乃诡约降，计戕我副都统唐喀禄，驰逾喀喇玛岭，归额济勒土尔扈特游牧。三十六年，复诱其汗渥巴锡来踞伊犁，抵他木哈，知内备固，计无所出，不得已，随渥巴锡归顺。诏宥舍棱罪。三十七年，与从子沙喇扣肯入觐热河，封舍棱多罗弼里克图郡王，沙喇扣肯乌察喇勒图贝子，均授扎萨克。舍棱所部曰左翼旗，沙喇扣肯曰右翼旗，定盟名曰青色特启勒图，舍棱充盟长，沙喇扣肯副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隶科布多参赞大臣。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输马驼助军。咸丰三年，是部王、贝子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徵是部兵援古城等城，以散溃，撤之。六年，於是部之布伦托海地方设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七年五月，

布伦托海兵民溃变，李云麟走青格里河。谕福济、锡纶前往查办明瑶、棍噶扎拉参，晓谕解散。七月，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龙古河。九月，以棍噶扎拉参挑噶尔为喇嘛成军，谕福济等督率进剿布伦托海变民，拨部库银十万两解科布多，为布伦托海剿匪及赈济难民之用。调福济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十月，以守科布多城出力，予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亲王衔。十二月，以是部仍属科布多管辖。八年二月，以哈萨克围杀布伦托海变民，命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进剿。四月，福济迁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代之。七月，布伦托海变民伤俄国卡兵，棍噶扎拉参营于克林河，谕福济等疾筹进剿，饬知遵行。是月棍噶扎拉参剿变民于和博克托里，胜之。八月，棍噶扎拉参复布伦托海，变民降，收抚之，贼首张弼等伏诛。谕福济等筹给布伦托海难民口食。九月，命塔城额鲁特暂安旧居，阿尔泰山俗众居青格里河。十月，徙布伦托海人众于阿尔泰山，予布伦托海在防之索伦及绿营官兵银两。十一月，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撤回旗、绿官兵，命索伦、额鲁特领队大臣及棍噶扎拉参应办事宜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经理，改派奎昌办布伦托海与俄分界事宜。

十二年九月，肃州回匪窜是部贝子旗布拉噶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托伦布等调回驻察罕淖尔之黑龙江马队暨蒙古马队，分赴布拉噶河防剿。十一月，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奏：“七月十六日，率所募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闻东路布尔根河一带有警，科布多属之扎哈沁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边界皆被扰，阿尔泰附近之乌梁海台站逃散，匪由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喇嘛营子西窜至青格里河。”十二月，锡纶奏：“回匪扰及乌梁海部落，臣带民勇民团追匪至噶扎尔巴尔淖尔，匪已由萨勒布尔山南窜沙山子，即由山北取道布凌河，疾驰至霍博克河上游之库克辛仓，探得匪在河下游之科科墨顿林木中

扎营五座，於夜分潜师进薄贼垒，击溃贼三营，又取后一营，匪众败遁，寻由阿雅尔淖尔窜绥来县之大小拐，回玛那斯。”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奏：“十月十九日，亲率马队由吉庆淖尔西行，二十七日抵土尔扈特之青格里河。贼窜布伦托海，经锡纶进剿，斩获甚多。匪已西窜，臣将官兵驻青格里河，檄飭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扎哈沁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其后乌鲁木齐、玛纳斯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光绪九年，划科城中、俄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安插归国之哈萨克，以奎峒山左右暨哈巴河源诸山为夏季游牧，以阿拉别克河东暨果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为冬季游牧。实皆是部地。二十九年，瑞洵奏创修布伦托海渠工，开办屯田，给土尔扈王旗、贝子旗借用驼只帮价银，飭扎哈沁、土尔扈特、乌梁海左右翼择水草较好地，从扎哈沁沙扎盖台起，至布伦托海止，安设十三台。二十九年闰五月，录科布多所属各旗保护俄商遗弃货物有裨大局之劳，予土尔扈特正盟长扎萨克郡王密锡克栋古鲁布紫缰，副盟长扎萨克贝子玛克苏尔扎布双眼花翎。三十二年十二月，划科布多、阿尔泰分辖之界，以是部二旗及新和硕特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均隶阿尔泰。

是部地兼耕牧，有金矿。布尔津河通轮船。共有佐领三。

近是部者，有哈弼察克新和硕特。乾隆三十六年，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族蒙袞率属来归，原附新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之旗。诏予一等台吉，给半佐领，令其附居。五十七年，移杜尔伯特近处哈密察克游牧。嘉庆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蒙袞妻察彦率子布彦克什克诣言生齿日繁，求给扎萨克印，不食俸。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后至咸丰初，是部皆偕杜尔伯特诸部捐马驼、捐饷助军。同治末，回匪北窜，是部与新土尔扈特同被扰。署伊犁将军荣全以商论伊犁事，自科布多西行，是部

设台供支。光绪二十九年，录庚子举办防团保护俄货之劳，予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镇国公銜。三十三年正月，卒，以子达木鼎第得恩袭。初有出缺请旨之例，实亦世袭。牧地东扎哈沁，南与西皆新土尔扈特，北阿尔泰乌梁海。有佐领一。

和硕特部，在新疆焉耆府北。东乌沙克塔尔，南开都河，西小珠勒都斯，北察罕通格山。旧为四卫拉特之一，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有博贝密尔咱者，始称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嗣之，有子六，牧青海、西套、伊犁诸境。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其第三子昆都伦乌巴什，第四子图鲁拜琥，裔蕃衍。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其裔或称青海厄鲁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或称阿拉善厄鲁特，设扎萨克一；或隶察哈尔旗，设爵三，皆不著。和硕特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子十六：长迈玛达赖乌巴什，次乌巴什琿台吉，次多尔济，次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次第巴卓哩克图，次噶布楚诺颜，次蒙固，次青巴图尔，次伊纳克巴图尔，次伊勒察克，次赛巴克，次哈喇库济，次罗卜藏达什，次塔尔巴，次色棱，次朋素克。今和硕特设扎萨克四，皆多尔济及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裔。

崇德七年，昆都伦乌巴什遣索诺木从达赖喇嘛使贡驼马，赐布币及朝鲜贡物。顺治八年，贡所产马及黑狐皮。九年，复贡驼马。嗣数遣使至。康熙十六年，迈玛达赖乌巴什子丹津琿台吉遣达尔汉宰桑入贡。二十一年，复遣杭勒岱等至，诸昆弟遣使从，凡百余人。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使入关以二百人为额，谕所部知之。详杜尔伯特部传。

时准噶尔稍强，和硕特族惧其威，咸奉令。后噶尔丹乱定，顾实汗诸子姓游牧青海者咸内附。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偪和硕特族与同处，表请青海复旧业如噶尔丹时，将阴谋为己属。上烛其奸，谕责之，令遣和硕特归旧牧，勿私据，不从。有罗

卜藏车凌者，多尔济曾孙也，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妻之。雍正八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屯科布多，将击准噶尔。或告曰：“噶尔丹策凌以兵万授罗卜藏车凌，遣御哈萨克，设汛阿里马图沙拉伯勒境。罗卜藏车凌弃之，率户三千馀由噶斯走青海，将内附。噶尔丹策凌遣宰桑乌喇特巴哈曼集等追之，为所败。复遣喀喇沁宰桑都噶尔往袭，不之及也。”傅尔丹以闻，诏副都统达鼐：“侦防噶斯路。俟罗卜藏车凌降，遣入覲，以兵监从众，置内汛，勿堕诡降计。”久之，罗卜藏车凌不至。

乾隆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有善披岭集赛之得木齐苏克都尔格齐霍什哈及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齐和通喀喇博罗莽鼐、伊什克特咱玛博勒等，告旧为罗卜藏车凌属，献籍六百馀户。罗卜藏车凌子曰诺尔布敦多克，游牧额琳哈毕尔噶，遣长子鄂齐尔驰降。定北将军班第遣招其族，台吉三济特闻之，献籍三百户。

丹津琿台吉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长噶尔丹敦多布，生沙克都尔曼济；次敦多布车凌，生明噶特。达瓦齐善沙克都尔曼济，倚任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沙克都尔曼济击之，歼其孥。班第等至，达瓦齐窜格登，沙克都尔曼济乃降。有班珠尔者，顾实汗裔也，与辉特阿睦尔撒纳异父同母，阴比之。前避达瓦齐乱来归，授多罗郡王。诏俟厄鲁特定，将以为和硕特汗。时从大军抵伊犁，私夺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诸台吉属产。班第禁之，乃稍戢。寻定入覲次，以沙克都尔曼济及班珠尔列初班，三济特、鄂齐尔次之。阿睦尔撒纳阻其行，诡称沙克都尔曼济将叛迎达瓦齐，请以班珠尔屯特穆尔图诺尔护降众，班第斥词妄。班珠尔诡入覲，赴塔密尔牧，取阿睦尔撒纳孥，谋偕遁，参赞大臣阿兰泰擒之。沙克都尔曼济入覲避暑山庄，上御澹泊敬诚殿受朝，诏封和硕

特汗，授盟长，谕董所属勤养教，图生聚。三济特、鄂齐尔继至，诏授三济特扎萨克一等台吉，鄂齐尔閒散一等台吉，遣归牧。

定西将军策楞将以大兵剿阿睦尔撒纳，诏沙克都尔曼济往会，甫就道，谍者以阿睦尔撒纳据伊犁告。谕遣亲信宰桑驰谕所部备兵，勿为逆煽，而以身从大军击贼。班珠尔械至禁狱所，请遣三济特、鄂齐尔书，令和硕特众分剿阿逆。三济特既得书，言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皆邻牧，且族台吉玛尼巴图、巴苏泰、玛赉乌巴什、弩库特图鲁孟克、阿穆尔弩斯海、萨望等皆无异志，当以书遗之。鄂齐尔称原归告父共剿逆。而我副将军萨拉尔集伊犁宰桑等定义，约诺尔布敦多克及沙克都尔曼济子图扞以兵至博罗塔拉、布尔哈苏台、阔勒奇岭剿阿睦尔撒纳。诺尔布敦多克、图扞各遣使至巴里坤告故，诺尔布敦多克表曰：“臣父罗卜藏车凌，前噶尔丹策凌时谋内附，不获间。大军征达瓦齐，臣族班珠尔倚阿睦尔撒纳夺臣属，臣原奋志剿贼。”上嘉其诚，诏封公爵，以班珠尔所夺给之。班珠尔寻伏诛。

二十一年，诺尔布敦多克来归。萨拉尔等既定谋，阿睦尔撒纳侦知之，先备。诺尔布敦多克以兵击诸伊犁之诺罗斯哈济拜姓，不胜，偕萨拉尔间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时沙克都尔曼济抵策楞军，诏令遗书其子图扞，以兵护牧。书未达，明噶特附阿睦尔撒纳叛，胁所部众。图扞不之从，掣戚属抵珠勒都斯，请内徙，上悯之，诏封多罗贝勒，赐银千两，赏双眼孔雀翎，谕由额琳哈毕尔噶往会沙克都尔曼济。有图什墨勒厄尔哲者，从大军剿阿睦尔撒纳，中道强取诺尔布敦多克属，诏责之，察所取以归。

诺尔布敦多克及子鄂齐尔寻相继卒，诏以鄂齐尔弟博尔和

津袭公爵，谕曰：“诺尔布敦多克旧牧与哈萨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归额琳哈毕尔噶，惟其便。”沙克都尔曼济携子图扪及博尔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统雅尔哈善以闻，谕曰：“沙克都尔曼济以旧牧乏生计，跋涉远至，殊堪悯恻。准噶尔频年不靖，诸部生计维艰。然使台吉等各收其属，安处游牧，以耕畜为业，善自谋生，不数年间，可复旧业。今沙克都尔曼济等虽暂处巴里坤，究非故土，难以久处。又喀尔喀附近之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俱将遣归旧牧，且谕令各安生业，严戢盗贼。沙克都尔曼济等自宜仍归旧牧，但甫从远道至，遽令之归，不免困顿，可令暂处巴里坤附近地，赏给粮米如户口数。”复遣使谕沙克都尔曼济及绰罗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曰：“尔等自入觐归牧后，遵朕谕旨，约束所属，守分安居，已逾一载，甚劳远念。今特遣官存问，并令赏赐食物佩饰，以示优眷。逆贼阿睦尔撒纳现窜匿哈萨克，苟延残喘。朕遣官兵征剿经年，时届寒冬，暂行撤还。第逆贼狡诈百出，僥遣人赴尔等游牧，诡计煽惑，尔等即行擒献。至沙克都尔曼济奏请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谕酌赐口粮，俟明春复赏给籽种，耕耨度集额卜齐布拉克地，秋收后遣归旧牧。尔等其善自谋生，永享升平之福。”沙克都尔曼济寻献所部盗马者请论罪，谕曰：“厄鲁特劫夺成风，不可不严加惩创。尔等擒获窃贼，解送内地，甚属恭顺。嗣后可自治之。”复以博尔和津幼不更事，谕沙克都尔曼济留心护视，并令其族摩罗及宰桑新登等暂理牧务。

既而诸卫拉特复不靖，巴雅尔诡称沙克都尔曼济掠所部牧，将以兵袭巴里坤。噶尔藏多尔济及兄子扎纳噶尔布叛扰边境，有普尔普者，以其主沙克都尔曼济私通扎纳噶尔布告，诏雅尔哈善察之。时沙克都尔曼济设汛哨内防御，遣谍赴巴里坤

侦大军状，子图扞死，不以告。雅尔哈善召之，称病不至，疑果叛，宵抵其营歼之，斩众四千馀，察获博尔和津。奏请安置地，诏徙京师，停袭公爵。沙克都尔曼济弟桑济窜徙额尔齐斯境，掠奉使杜尔伯特之侍卫佛保驼马，佛保奋击之，乃逸。杜尔伯特汗车凌遣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追剿，桑济走死，和硕特叛党始靖。

而其族多尔济之裔恭格等，有偕土尔扈特部游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境者，三十六年，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自俄罗斯来归。寻入觐，诏封恭格为土谢图贝勒，族叔父雅兰阿穆尔聆贵为贝子，授族弟诺海及巴雅尔拉瑚一等台吉，均为扎萨克，各编一旗，赐盟名曰巴图色特启勒图，馀悉如土尔扈特例。三十七年，赐牧珠勒都斯。四十年，设正副盟长各一。嘉庆二年，恭格从子博腾特克卒，无嗣。十一月，以所管佐领分给贝子鄂齐尔二，扎萨克台吉齐业齐三，乌尔图那逊一，除其爵。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徵是部兵协剿。败回匪于阿克苏之浑巴什河，予缎疋、银两及翎顶各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偕土尔扈特兵应徵调，统隶於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回乱，是部被蹂躏，户口散失大半，中路左旗扎萨克台吉喇什德勒克率馀众避居博尔图山中，竭力保守。光绪三年，刘锦棠收复托克逊，喇什德勒克谒刘锦棠。八月，进兵，以后随同官军驰驱，於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具陈实状。师逾开都河，遂迁其部於河东。钦差大臣左宗棠请奖，疏入，予花翎。先是中旗贝子多尔那齐那木札勒、右旗扎萨克洞鲁布旺扎勒皆避出，至是始归所牧。是部佐领尚呈左宗棠，请以其两旗人众隶喇什德勒克。事寻寢。八年，设喀喇沙尔直隶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蒙、民交涉事。二十二年，甘肃回匪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檄是部贝子棍布扎普派扎萨克台吉

贡噶那木扎勒统兵驻都木达塔什哈地方，扼博斯腾淖尔通罗布淖尔之径，事定，撤归。

其地出产同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佐领共十一。